

通鑑吐蕃史料



K287.5/2

西藏研究丛刊之四

苏晋仁编

通鑑吐蕃史料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拉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32125

932125



责任编辑：张 力
封面题字：何应辉
封面设计：张福祥

通鉴吐蕃史料

苏晋仁 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
成都铁路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字数 150,000 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书号：3170 247

《西藏研究丛刊》出版前言

《西藏研究丛刊》是一部以藏、汉文西藏资料为主的丛书。其中将择要收录有关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和民俗等方面的专著、论文和其它文献史料，以及摘编散见于史书和实录中有关西藏的记述。近期成篇的西藏研究著作，亦将酌情收入丛刊，以便学术界和关心藏事者使用。

编印《西藏研究丛刊》实为形势所迫，各方面的急需促使我们不得不作一次尝试。

其一，西藏各族人民正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西藏的历史，从中取得借鉴，以继承和发扬西藏各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加快建设新西藏的步伐。

其二，我们祖国大家庭中已经建立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使各兄弟民族人民迫切需要相互增进了解，不断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共同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

其三，在学术领域里，西藏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西藏学的同行们极其需要一些基本资料，以求快出人材，多出成果，为伟大祖国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其四，十年动乱中，藏、汉文史料都遭到了空前浩劫，幸存的一些古籍文献，有些久未重版，业已老化变质，很难提供使用；有些著作仅有手抄本传世，濒于失传。因此，急需做一些抢救工作，为后人保存下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整理有关西藏文献古籍，亦为当务之急。

但愿《西藏研究丛刊》问世之后，能在上述四个方面起到点滴作用。编印这套丛书的工作量很大，困难很多，只能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逐年去做。计划在一九八二年付印的有下列汉文史料：《通鉴吐蕃史料》、《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西藏宗教源流考》、《番僧源流考》、《藏事辑要》、《民元藏事电稿》、《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明实录乌斯藏史料》、《清实录西藏史料》、《西藏研究论文选集》十二种（十册）。一九八三年内，除继续编印汉文史料外，还将编印几种藏文西藏史料。嗣后，准

备把一些重要的藏、汉文史料，分别以汉、藏文译出，编入丛刊。

《西藏研究丛刊》是一种史料性质的丛书，为保存史料的本来面目，编辑过程中只作标点和必要的校订工作，对史料的内容不作删节和改动。由于历史的局限，某些著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封建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糟粕，以及诸如讹传妄断之类的谬误，请读者使用时自行抉择。

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加之缺乏经验，对西藏情况所知有限，编印这样一部长达千万字的丛书，深恐力不从心，其中选择不妥，编辑不当之处，敬请学术界和熟悉藏情的朋友们不吝赐教。

有关西藏的藏、汉文史料尤其是藏文史料，浩如烟海，十年动乱中散失严重。我们是一面搜集，一面编印，热诚盼望一切关心西藏学发展的同志，给予关怀和支持。若能以珍藏的藏、汉文献见赐，我们将择优收入丛刊，并致谢意。

《西藏研究》编辑部一九八二年于拉萨

资治通鉴吐蕃史料序言

藏族从隋、唐初叶起，在松赞干布率领之下，统一了西藏地区，建立吐蕃王朝。后来势力逐步发展到甘、青、川、滇、西域等地，成为当时我国西部地区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地方政权，时间亘续二百余年。但与唐中央王朝关系密切，影响深远；对祖国西部的开发和建设，贡献也极为巨大。是研究中古亚洲历史和民族关系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汉文关于吐蕃历史的记载，最早有后晋刘昫撰的旧唐书，稍后有北宋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其中都有专篇陈述吐蕃王朝发生、发展、衰亡过程的吐蕃列传。但是由于体例的限制，许多有关事迹，分别记载在本纪和其他列传之中，既失之分散，也显得凌乱，在系统和全面这两点上，都存在一定的缺点。

宋神宗时，司马光经历十九年的时间，将战国至后周一千三百六十二

年、十六个朝代的历史，撰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他「网罗众说，成一家言」^(一)，比较细致地反映出这一阶段的历史面貌，是我国古代一部编年史巨著。里面所纪吐蕃事迹，日月明确，前后连贯，取材广泛，记事翔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书就是从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五个朝代中辑出的。

通过这本史料，可以看出，资治通鉴的编写，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资料丰富。唐、五代的史料，「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二)，在北宋期间仍大量存在。司马光在有关吐蕃的史实中，就曾引用了唐代各朝的实录、唐历、唐统纪、补国史等史籍^(三)。这些著作，虽大部均已亡佚；但是从引文中，还可窥豹一斑，看出它的重要性。

其次是融会贯通。历史事件，大多是头绪纷繁，人物混杂，相互牵涉，因果交织。这就有赖于史学家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手法，剪裁熔铸，才能把复杂的现象扼要地条理井然地表达出来。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十月，吐蕃大将马重英率军队自涇州过邠州占领长安，代宗避往陕州，吐蕃立

广武王承宏为皇帝，改年号。这在唐蕃关系史上，是一重大事件，而旧、新唐书·吐蕃列传都只有数百字的记载，远不及资治通鉴逐日叙次的详尽^(四)，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是分析判断。历史上有些事件，常异说纷纭，莫衷一是。需要史学家深入钻研，旁征博采，衡量情理，予以定夺。司马光在「代宗永泰元年十月，郭子仪以回纥破吐蕃于泾州」条说：「今二虜围泾阳，及子仪与回纥盟，及破吐蕃日，皆从汾阳家传。事则兼采众书，择其可信者取之。」^(五)又「代宗大历八年十月甲子，马璘为吐蕃所败」条说：「今日从邠志、唐历、段公家传，事从实录、旧传，兼采诸书。」^(六)至于有些纪录，司马光则根据事实，批驳不用。如「代宗大历十二年九月，段秀实为泾原节度使」条说：「云三四年间（吐蕃）不敢犯塞，盖史家溢美辞耳。」^(七)这些都说明作者在去取上的审慎态度。

四是不遗细节。如人名的订正^(八)，地名的考核^(九)，时间的核实^(十)，名人的生卒等^(十一)，司马光「抉择幽隐，校计毫厘。」^(十二)都不轻易放过。这种

一丝不苟的精神，正是作者具有高度学术修养的表现。他自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卷三〕，其呕心沥血，均体现在字里行间。四库提要评之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是符合实际的。但书中也充满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时代的局限性，则无法苛责于封建社会的史学家了。

元代胡三省历时数十年，三易其稿，作成通鉴音注，详释史事，旁及典章制度，照应前后，给予阅读通鉴以极大的便利。所以本书除个别重复的注音外，全部用单行小字，注在正文之下。每段之末均注明原书两种版本的卷页，一为光绪丙申上海蜚英馆石印翻胡克家的仿元本卷页，另一为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排印标点本的页数。

编者另外辑有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一书（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为本书的姊妹篇，可以互相参照。

本书辑成于五十年代初期，虽几经修订，讹误恐仍所不免，敬希读者指正。

苏晋仁 一九八二年于中央民族学院

注：

〔一〕刘恕：通鉴外纪后序

〔二〕晁说之：嵩山文集十七送王柱之序

〔三〕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十至卷二二，引用的书有：长孙无忌太宗实录；武后高宗实录；魏元忠则天皇后实录；吴兢中宗实录；令狐岷玄宗实录；代宗实录；元载肃宗实录；沈既济建中实录；蒋义德宗实录；沈传师宪宗实录；卢耽文宗实录；韦保衡武宗实录；张鹭朝野僉载；韩琬御史台记；陈岳唐统纪；柳芳唐历；李肇国史补；凌准邠志；陈翊汾阳家传；马宇段公别传；李繁邠侯家传；杜牧牛僧孺杂志；韦皋西南夷事状；杨绍复续会要；林恩补国史；赵凤后唐懿祖纪年录、献祖纪年录；贾纬唐年补录；刘义夏长历；不知撰人的宣宗实录、懿宗实录、僖宗实录、昭宗实录等。

〔四〕见通鉴卷二二三

〔五〕〔六〕〔七〕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七

〔八〕如资治通鉴考异卷十六「代宗广德二年十月怀恩引回纥吐蕃至邠州」条

〔九〕如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三「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三月威戎军」条

〔十〕如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三「玄宗开元十八年十月吐蕃遣名悉猎入贡」条

〔十一〕如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二「武宗会昌二年十二月吐蕃来告达磨赞普之丧」条

〔十二〕〔十三〕司马光：进书表

资治通鉴吐蕃史料目录

前言

唐纪

高祖

武德(二)

太宗

贞观(三)

高宗

永徽(一二)

乾封(二五)

仪凤(二九)

永淳(三〇)

显庆(二三)

总章(二五)

调露(二九)

龙朔(二三)

咸亨(二六)

永隆(二八)

麟德(二五)

上元(二九)

开耀(三〇)

(二二)

(三)

(二)

则天后			
垂拱	(三二)	永昌	(三四)
延载	(三七)	天册万岁元年	(三七)
神功	(四二)	圣历	(四三)
中宗		久视	(四五)
神龙	(四八)	景龙	(四八)
睿宗			
景云	(五五)		
玄宗			
开元	(五七)	天宝	(八四)
肃宗			
至德	(二〇三)	乾元	(二〇六)
代宗		上元	(二〇七)
广德	(二〇八)	永泰	(二二五)
		大历	(二三八)
		宝应	(二〇八)
			(二〇三)
			(五七)
			(五五)
			(四八)
			(四五)
			(三七)
			(三六)
			(三二)

德宗

(二六〇)

建中 (二六〇)

兴元 (二六〇)

贞元 (二七九)

顺宗

(二三九)

永贞 (二三九)

宪宗

(二四〇)

元和 (三四〇)

穆宗

(二五七)

长庆 (二五七)

文宗

(二五八)

太和 (二五八)

开成 (二六三)

武宗

(二六五)

会昌 (二六五)

宣宗

(二七五)

大中 (二七五)

懿宗		(二八六)
咸通	(二八六)	
僖宗		(二九〇)
乾符	(二九〇)	
昭宗		(二九二)
大順	(二九二)	
昭宣帝		(二九四)
天祐	(二九四)	
后梁纪		
太祖		(二九五)
乾化	(二九五)	
后唐纪		
庄宗		(二九六)
同光	(二九六)	
中和	(二九二)	
乾宁	(二九三)	
天复	(二九四)	

明宗

天成 (三九八)

后晋纪

齐王

开运 (三〇〇)

后周纪

太祖

广顺 (三〇二)

显德 (三〇二)

五

(三九八)

(三〇〇)

(三〇一)

资治通鉴吐蕃史料

唐 纪

高 祖

武德六年（癸未，六二三）

〔十二月〕庚申，白简、白狗羌并遣使入贡。〔白简〕，恐当作「白兰」，隋书附国有

白兰、白狗等种，风俗略同党项，或役属于吐谷浑，或附附国。新书：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器。武德六年，使者入朝，明年以其地为维、恭二州。白狗羌与东会州接，胜兵才千人。使，疏吏翻。

（卷一九〇·页三一 五九七五）

武德七年（甲申，六二四）

〔正月〕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维州，维川郡，以白狗羌降户，姜维故

城置。其地乃汉蜀郡徼外冉豲之地，蜀将姜维、马忠讨汶山羌于此，故垒在焉。恭州，即西恭州，后改曰宕州。又戎州都督府所领羁縻州有曲州，本隋之恭州，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八年改曲州，故朱提郡地，非此也。刘昫曰：维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骠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纽山，夏禹生于石纽是也。其城在岷山之孤峰，三面临江，距成都四百里许。杜佑曰：维州在当州北二百六十里。

(卷一九〇·页三一下 五九七六)

太宗

贞观八年(甲午、六三四)

〔十一月〕甲申，吐蕃赞普弃宗弄赞〔考异曰：太宗实录「赞普」作「赞府」。高宗实录

「弃宗」作「器宗」。今从旧传。遣使入贡，仍请婚。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

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胜音升。然未尝通中国。其王称赞普，俗

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

有发羌唐旄等，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鹈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

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凉秃发乌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偃檀，为乞伏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降沮渠蒙逊。沮渠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为赞普。其地直长安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刘昫曰：吐蕃，秃发氏之后，语讹曰吐蕃。宋白曰：樊尼奔沮渠蒙逊，署临松郡丞。沮渠灭，建国西土，改姓勃罕野。时人谓丞为赞府，语讹为赞普。吐，从曠入声。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畏之。上遣使者冯德遐往慰抚之。

（卷一九四·页十四上 六一〇七—六一〇八）

贞观十二年（戊戌，六三八）

〔七月〕乙亥，吐蕃寇弘州。〔弘，恐当作「松」。

（卷一九五·页十下 六一三八）

〔八月〕初，上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駮，九勿翻。谷，音浴。遣使随德遐入朝，朝，直遥翻。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上未之许。使者还，言于赞普，弃宗弄赞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许尚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相离间，间，古宽翻。唐礼遂衰，亦不许婚。」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

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余万屯松州西境，党，底朗翻；帅，读曰

半。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寻进攻松州，败都督韩威；败，补逆翻；下败吐同。羌

酋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贞观五年，以党项降羌，置

羁縻州，有阔州、诺州，皆属松州都督府，无阎州。酋，慈由翻。连兵不息，其大臣谏不听而自缢

者凡八辈。缢，于计翻，又于赐翻。壬寅，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

甲辰，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

领军将军刘简〔严，「简」改「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

吐蕃攻城十余日，进达为先锋，九月，辛亥，掩其不备，败吐蕃于松州

城下，宋白曰：松州之地，汉、魏诸羌居之，及晋内附，以其地属汶山郡。后魏时，邓至王像舒据之，遣使朝

贡，始置甘松县，后周置龙洞防，唐置松州，去长安二千二百五十里。斩首千余级。弄赞惧，引兵

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复，扶又翻。上许之。

〔卷一九五·页十下 六二三九—六二四〇〕

贞观十四年（庚子，六四〇）

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按唐国子监在安上门西。唐制：仲春、仲秋释奠于

文宣王，皆以上丁、上戊，以祭酒、司业、博士三献。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

生高第帛有差。

同官有师氏、保氏。汉始置祭酒博士，晋始立国子学。唐国子祭酒，从三品，掌邦国儒学

训导之政令。是时上大徵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

大经已上皆得补官。

唐取士，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

羊传、谷梁传为小经。数，所角翻。已上，时掌翻。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

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

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

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丽，力知翻。长，知两翻。考异曰：旧传云：「八千余人，」今从

新书。……

（卷一九五·页二三下 六一五二—六一五三）

〔十月〕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

请婚。

相，息亮翻。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文成公主，宗女也。妻，七细翻。

（卷一九五·页二八上 六一五七）

贞观十五年（辛丑、六四二）

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观，古玩翻。上嘉禄东赞善

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竟不从其志。史言夷狄之人犹能以礼自处，而中国乃不能以礼处之。

（卷一九六·页一上 六一六四）

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尚，辰羊翻。夏，户雅

翻。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慕中国衣服、仪卫之美，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服纨绮以见公主。其国人皆以赭涂面，公主恶之，为，于伪翻。处，昌吕翻。恶，乌路翻。赞普下令禁之，亦渐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

（卷一九六·页一下 六一六四—六一六五）

〔四月〕丁巳，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帅，读曰率。考异曰：旧传云：「鄯州刺史杜凤举与威信王合兵击丞相王，破之，

杀其兄弟三人。「今从实录。」初，丞相宣王专国政，阴谋袭弘化公主，帝以宗室女为弘化公主，

下嫁吐谷浑。劫其王诺曷钵奔吐蕃。诺曷钵闻之，轻骑奔鄯善城，隋炀帝破吐谷浑，置

四郡。鄯善郡治鄯善城，即古之楼兰城。鄯，时战翻。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买为之讨诛

宣王。国人犹惊扰，遣户部尚书唐俭等慰抚之。

（卷一九六·页四上 六一六七）

贞观十七年（癸卯，六四三）

「闰六月，丁巳」薛延陀真珠可汗，从刊入声。汗，音寒。使其侄突利设来纳

币，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庚申，突利设献馐，馐，彼恋翻。

又敏陵翻。上御相思殿，按褚遂良疏云：「御幸北门，受其献食。」则相思殿盖在玄武门内。大飧群臣，

设十部乐。增乐为十部，见一百九十五卷十四年。突利设再拜上寿，赐赆甚厚。

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与婚。」契，欺乞翻。苾，毗必翻。上曰：「吾已许

之矣，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对曰：「臣非欲陛下遽绝之也，愿且迁延

其事。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使亲迎，迎，鱼敬翻。虽不至京师，亦应至

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有名矣。夷男性刚戾，既不成婚，其下复携贰，

不过一二年必病死；二子争立，则可以坐制之矣！」上从之。乃徵真珠可汗使亲迎，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真珠大喜，欲诣灵州，其臣谏曰：「脱为所留，悔之无及！」真珠曰：「吾闻唐天子有圣德，我得身往见之，死无所恨。且漠北必当有主，我行决矣，勿复多言！」上发使三道，受其所献杂畜。

薛延陀先无庖厩，真珠调敛诸部，畜，许救翻。调，徒钓翻。敛，力贍翻。往返万里，道

涉沙磧，无水草，磧，七迹翻。耗死将半，失期不至。议者或以为聘财未备而与

为婚，将使戎狄轻中国。上乃下诏绝其婚，停幸灵州，追还三使。

褚遂良上疏，以为「薛延陀本一俟斤，俟，渠之翻。陛下荡平沙塞，万里萧

条，谓平突厥也。塞北皆沙磧，故曰沙塞。余寇奔波，须有酋长，玺书鼓纛，立为可汗。

见一百九十三卷二年。玺，斯氏翻。纛，徒到翻。比者复降鸿私，许其姻媾。比，毗至翻。见上卷

十六年。西告吐蕃，北谕思摩，中国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门，受其献食，群

臣四夷，宴乐终日。乐，音洛。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爱一女，凡在含生，孰

不怀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所顾甚少，

少，诗沼翻。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搆边患。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

慚，恐非所以服远人，训戎士也。陛下君临天下十有七载，裁，于亥翻。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此二语考之旧书褚遂良传亦是如此，然其意又难于强解。或曰：「力」，当作「益」，言负延陀之约为无益也。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卒，于恤翻。夫龙沙以北，部落无算，匈奴庭谓之龙城，无常处，故沙幕因谓之龙沙。中国诛之，终不能尽，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则尧、舜、禹、汤不及陛下远矣！上不听。

（卷一九七·页八上 六一九九—六二〇二）

贞观二十一年（丁未，六四七）

〔十二月〕龟兹王伐叠卒，弟诃黎布失毕立，龟兹，音丘慈。诃，虎何翻。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上怒，戊寅，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自古相传，西域有昆仑山，河源所出。又尔雅曰：三成爲昆仑丘，故曰昆丘道。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将兵击之，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骁，紧尧翻。将，即亮翻。

（卷一九八·页二八下 六二五〇—六二五二）

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六四八）

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大破之。东宫十率府，各有长史，正七品上。新书作「那伏帝阿罗那顺」，无「王」字。率，所律翻。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

或曰婆罗门，去京师九千六百里，居葱岭南，幅员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濒海，北天竺

距雪山，东天竺际海，与扶南、林邑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都城曰茶博和罗城。杜佑

曰：天竺，塞种也。颜师古曰：塞，释也。

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

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

从，才用翻。

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

西境，以书徵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泥婆罗

国直吐蕃之西乐陵川，臣于吐蕃。

玄策与其副蒋师仁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博和

罗城，博，音博。新书曰：茶博和罗城滨伽毗黎河。

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

水溺死者且万人。溺，奴狄翻。

阿罗那顺奔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

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

水经注曰：昆仑山，释氏曰阿耨达

山，河水出其东北隅，屈从其东南流注于蒲昌海。自蒲昌海潜行地下，南出积石而为中国河。其昆仑山西，有大水出焉，曰新头河，西南流迳乌长国，又东南流迳中天竺国，亦曰恒河，又西迳四大塔北，又西迳陀卫国北。所谓乾陀卫江盖即此也。

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降，户江翻。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唐制：文散阶朝散大夫，从五品下。散，悉夏翻。

（卷一九九·页十一下 六二五七—六二五八）

贞观二十三年（己酉、六四九）

〔十月〕上以吐蕃赞普弄赞为驸马都尉，汉武帝置三都尉：曰奉车都尉，曰驸马都尉，曰骑都尉。唐以骑都尉为勋官，驸马都尉以授尚主者，奉车都尉不复除授。

封西海郡王。赞普致书于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吐蕃以太

宗晏驾，固有轻中国之心矣。

（卷一九九·页十五下 六二六九—六二七〇）

高宗

永徽元年（庚戌，六五〇）

五月，壬戌，吐蕃赞普弄赞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孙为赞普。赞普幼弱，政事皆决于国相禄东赞。禄东赞性明达严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强大，威服氐、羌，皆其谋也。

（卷一九九·页十六上 六二七二）

显庆三年（戊午，六五八）

十月，庚申，吐蕃赞普来请婚。

（卷二〇〇·页十六下 六三二〇）

显庆五年（庚申，六六〇）

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

（卷二〇〇·页二十七上 六三二二）

龙朔二年（壬戌，六六二）

〔十二月〕颉海道总管苏海政，越笔翻。受诏讨龟兹，敕兴昔亡、继往绝二

可汗发兵与之俱。至兴昔亡之境，继往绝素与兴昔亡有怨，事见上卷显庆二年注。

密谓海政曰：「弥射谋反，请诛之。」阿史那弥射是为兴昔亡可汗。时海政兵才数千，

集军吏谋曰：「弥射若反，我辈无噍类，噍，才笑翻。不如先事诛之。」先，悉

荐翻。乃矫称敕，令大总管賁帛数万段赐可汗及诸酋长，兴昔亡帅其徒受赐，

海政悉收斩之。其鼠尼施、拔塞干两部亡走，鼠尼施，咄陆五部之一也；拔塞干，俟斤，

得失毕五部之一也。尼，女夷翻。海政与继往绝追讨，平之。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

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

还。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

史那都支及李遮旬收其余众附于吐蕃。为都支、遮旬连兵反张本。

（卷二〇一·页十一上 六三三—六三三）

龙朔三年（癸亥，六六三）

〔五月〕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更，王衡

翻，送也。上皆不许。

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浑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请徙居内地。

旧唐书曰：吐谷浑自永嘉之末，始西度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上以

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凉、鄯相去五百八十里。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

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

吐蕃禄东赞屯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见，吐蕃立国之初，有大论、小论以统国事，后

因以为贵姓。见，贤通翻。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上不许。遣左卫郎将刘文祥

使于吐蕃，降玺书责让之。

（卷二〇一·页五上 六三三—六三三六）

〔十二月〕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

（卷二〇一·页八上 六三三—六三三九）

麟德二年（乙丑，六六五）

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河源之赤水也，本吐谷浑地。畜，吁玉翻。上不许。即

（卷二〇一·页十二下 六三四三）

〔闰三月〕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考异曰：实录作「西川都督」。按于时未有西川之名，必西州也。

（卷二〇一·页十三上 六三四四）

乾封二年（丁卯，六六七）

〔二月〕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罢之。

（卷二〇一·页二十下 六三五二）

总章二年（己巳，六六九）

九月，丁丑朔，诏徙吐谷浑部落就凉州南山。议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发兵击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未可兴师。议久不决，竟不果徙。

（卷二〇一·页二八上 六三五九）

咸亨元年（庚午、六七〇）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阗，徒贤翻。辛亥，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逻娑川，吐蕃赞普牙在焉，有逻些城。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

（卷二〇一·页三二下 六三六三）

〔八月〕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军至大非川，自鄯州都城县西行三百余里，至大非川。将趣乌海，乌海在汉哭山西，

隋属河源郡界。杜佑曰：吐蕃国出郡城五百里，过乌海，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

趣，七喻翻。仁贵曰：「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重，直用翻；下

同，趋，七喻翻。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帅轻锐，

倍道兼行，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帅所部前行，击吐蕃于河口，大破之，

河口，积石河口也。

斩获甚众，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余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仁贵退屯

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杜佑曰：禄东赞，论钦陵本姓薛氏，世为大

论，后遂以官为氏。大论，吐蕃统理国事之官也。

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

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

还，音旋，又如字。

敕大司宪乐彦玮即军按其败

状，械送京师，三人皆免死除名。

钦陵，禄东赞之子也，

禄东赞事始一百九十五卷太宗贞观十四年。

与弟赞婆、悉多、

于勃论皆有才略。禄东赞卒，钦陵代之。

章：十二行本「之」下有「秉政」二字。

三弟将兵

居外，邻国畏之。

（卷二〇一·页三二上

六三六四—六三六五）

〔闰九月〕甲寅，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

（卷二〇一·页三三上

六三六五）

咸亨三年（壬申、六七二）

二月，庚午，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亶水南。

汉书地理志：浩亶水东至允吾入湟。允吾，

唐为鄯州龙支县。

水经注：

浩亶河出允吾西北塞外，东迤浩亶县故城南，又东流注于湟水，俗呼为阎门河。浩，

音浩，亶，音门。

吐谷浑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寻徙灵州，以其部

落置安乐州。

时以灵州鸣沙县地置安乐州。

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

可，从刊入声。汗，音寒。

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

（卷二〇二，页十一下 六三六八）

〔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贡，上问以吐蕃风俗，对曰：「吐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然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诘以吞灭吐谷浑，见上卷龙朔三年。诘，去声。败薛仁贵，见

上卷咸亨元年。

寇逼凉州事，

吐蕃既灭吐谷浑，又破西域，则寇逼凉州矣。

对曰：「臣受命贡献而

已，军旅之事，非所闻也。」上厚赐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黄仁素使于

吐蕃。

（卷二〇二，页三上 六三六八—六三六九）

咸亨四年（癸酉，六七三）

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来降。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诸部离

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

阿悉吉即阿悉结，弩失毕五俟斤之一也。

苏定方之西讨也，见二百

卷显庆二年。

擒阿悉吉以归。

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

咽面，亦铁勒种，居得疑海。咽，于

何翻。面，眠见翻。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

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牘，陵如翻。

（卷二〇二·页五下 六三七一一六三七二）

上元二年（乙亥，六七五）

〔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上不许。

（卷二〇二·页八下 六三七五）

仪凤元年（丙子，六七六）

〔闰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宋白曰：叠州常芬县，旧为吐谷浑所据，周武成三年，逐诸羌，始有其地，乃于三交筑城，置甘松防，又为三川县，以隶常香郡。建德三年，改三川为常芬县，仍立芳州，以色隶焉。取地多芳草以名州。隋废州，唐复置。敕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

发兴、凤等州兵以御之。兴州，汉武都沮县地，后魏改为略阳县，江左为武兴藩王国，后魏以为武兴

郡，置兴州，攻略阳县为顺政县。凤州，汉故道河池县地，晋为仇池氏所据，后魏置梁泉县，西魏废帝置凤州。

部，时战翻。监，古衍翻。己卯，诏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岳。乙酉，以洛州牧周王显为

洮州道行军元帅，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将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以讨吐蕃。并，卑纒翻。二王皆不行。

（卷二〇二·页十三上 六三七九—六三八〇）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叠州。

（卷二〇二·页十三上 六三八〇）

仪凤二年（丁丑、六七七）

五月，吐蕃寇扶州之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令赍书说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升固执不从。吐蕃军还，舍孝升而去，孝升复帅余众拒守。说，输芮翻。诏以孝升为游击将军。晋官品令，游击将军第四品。唐从五品下。

（卷二〇二·页十六下 六三八三—六三八四）

〔八月〕命刘仁轨镇洮河军。鄯州城内，有临洮军。冬，十二月，乙卯，诏大

发兵讨吐蕃。

（卷二〇二·页十六下 六三八四）

仪凤三年（戊寅、六七八）

〔正月〕刘仁轨镇洮河，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轨知

敬玄非将帅才，欲中伤之，仁轨以私怨奏用敬玄，以至败国殄民，矫情以容袁异式，挟怨以陷李敬玄，

得为贤乎！中，竹仲翻。奏言：「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辞。上曰：「仁轨

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丙子，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

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考异曰：实录云：「与仁轨相知镇守。而敬玄之败，仁轨不预。」新旧传皆云

「以代仁轨」，今从之。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以赴之。孝

逸，神通之子也。淮安王神通。

癸未，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问布衣及仕宦。

（卷二〇二，页十七上 六三八四）

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于龙支。

龙支县，属鄯州，汉允吾县地，后汉改为龙蕃县，

后魏改为金城县，又改为龙支。积石山在今县南。

（卷二〇二，页十七下 六三八五）

〔九月〕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

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

(卷二〇二，页十七下 六三八五)

丙寅，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为吐蕃所虏。

盖法：刚克曰僖；又，小心畏忌曰僖；又戴

记，有伐有还曰僖。时审礼将前军深入，顿于濠所，为虏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

救。闻审礼战没，狼狽还走，顿于承风岭，杜佑曰：承风岭在鄯州广威县西南，东北去鄯州

三百一十三里，故吐谷浑界。

阻泥沟以自固；虏屯兵高冈以压之。左领军员外将军黑

齿常之，夜帅敢死之士五百人袭击虏营，虏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遁去，

敬玄乃收余众还鄯州。

考异曰：朝野僉载曰：「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吐蕃至树敦城，闻刘尚书没蕃，

著靴不得，狼狽而走，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言之太过，今不取。

审礼诸子自缚诣阙，请入吐蕃赎其父，敕听次子易从诣吐蕃省之。比至，

审礼已病卒。

易，以鼓翻。省，悉景翻。考异曰：新本纪：「审礼死之。」按旧传，审礼永隆二年，卒于蕃

中，新纪误也。今终言之。

易从昼夜号哭不绝声；号，户高翻。吐蕃哀之，还其尸，易从

徒跣负之以归。

上嘉黑齿常之之功，擢拜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

杜佑曰：河源军在鄯州

西一百二十里。

李敬玄之西征也，监察御史原武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时诏募猛士以讨吐蕃，

师德应募从军。监，古衙门。

及败，敕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复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

将论赞婆迎之赤岭。

宋白曰：石堡城西三十里有山，土石皆赤，北接大山，南连小雪山，号曰赤岭，去

长安三千五百里。自鄯州鄯城县西行二百里，至赤岭。

师德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甚悦，

为之数年不犯边。师德迁殿中侍御史，充河源军司马。

考异曰：御史台记，「充河源军

使」，今从旧传，兼知营田事。

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竟不决，赐食而遣之。

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

宋城县带宋州，旧睢阳县也。隋开皇十八年更名。

言御吐蕃

之策，以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著辨亡之论，无

救河桥之败，

陆机痛吴之亡，著辨亡论，迹吴之所以兴及其所以亡，其论甚悉。河桥之败，见八十五卷晋

惠帝太安二年，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

左传：晋、楚遇于鄢陵，楚大夫养由基，潘党

躡甲而射之，彻七札焉。以示楚共王曰：「君有二臣，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诘朝，尔射死。」及战，

楚师败。杜预曰：济，益也。

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

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

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

观，皆出贫贱而立殊功，

李左车见十卷汉高帝三年。陈汤见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三年。吕蒙见献帝纪六

十五卷至六十八卷。孟观见八十三卷晋惠帝元康九年。未闻其家代为将也。

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

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

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

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苏定方征辽东，

见二百卷龙朔元年，

二年，李勣破平壤，

见上卷总序元年。

赏绝不行，勋仍淹滞，不闻新一台郎，戮一令

史，以谢勋人。

尚书省侍郎，皆谓之台郎。勋转淹滞，则司勋之责耳。司勋令史三十三人。大非川之

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见上卷咸亨元年。即，就也。多使早诛仁贵等，则

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见，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仗内供奉，朝会得随百官入见。

（卷二〇二，页十七上至十九上 六三八四—六三八八）

调露元年（己卯，六七九）

二月，壬戌，吐蕃赞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时器弩悉弄与其

舅鞠萨若诣羊同发兵，

羊同，西戎国名。宋祁载刘元鼎之言曰：黄河上流，由洪济桥西南行二千里，

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阿

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出其间。唐会要曰：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

萨，桑割翻。有弟生六年，在论钦陵军中。国人畏钦陵之强，欲立之；钦陵不

可，与萨若共立器弩悉弄。

上闻赞普卒，

〔章〕十二行本「卒」下有「嗣主未定」四字。

命裴行俭乘间图之。间，古覓

翻。行俭曰：「钦陵为政，大臣辑睦，未可图也。」乃止。

〔卷二〇二·页二一下 六三八九〕

〔六月〕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旬与吐蕃连和，侵

逼安西，

〔甸，蒲北翻。〕

朝议欲发兵讨之。吏部侍郎裴行俭曰：「吐蕃为寇，审礼

覆没，干戈未息，岂可复出师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师为质在京师，

波斯为大食所灭，其王卑路斯入朝，授武卫将军而死，其子为质在京师。洹，户官翻。质音致。考异曰：实录作

「泥涅师」，旧传作「泥涅师」，唐历作「泥洹师」。今从统纪。宜遣使者送归国，道过二虜，以便

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从之，命行俭册立波斯王，

〔过，工禾翻。考异曰：〕

唐纪云：「波斯王卑路斯入朝未还，请遣使送归。」今从实录。唐历、统纪、旧传。仍为安抚大食使。行

俭奏肃州刺史王方翼以为己副，仍令检校安西都护。令，力丁翻。

〔卷二〇二·页二一下 六三九〇—六三九二〕

〔七月〕初，裴行俭尝为西州长史，

见一百九十九卷永徽五年。

及奉使过西州，吏

人郊迎，行俭悉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自随，且扬言天时节方热，未可涉远，须

稍凉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觐知之，遂不设备。觐，丑廉翻，又丑艳翻。行俭徐召四镇

诸胡酋长。四镇，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也。谓曰：「昔在西州，纵猎甚乐，今欲

寻旧赏，谁能从吾猎者？」诸胡子弟争请从行，近得万人。行俭阳为畋猎，

校勒部伍。校，古效翻。数日，遂倍道西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

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使促召相见。都支先与李遮旬约，秋中

拒汉使，汉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汉人，犹汉时匈奴谓汉人为秦人也。猝闻军至，计无所

出，帅其子弟迎谒，遂擒之。因传其契箭，悉召诸部酋长，夷狄无符信，以箭为契

信。西突厥沙钵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授一箭，号十设，亦曰十箭。左五咄陆部，置五大

吸，居碎叶东；右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西。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昼夜进

掩遮旬途中，获都支还使与遮旬使者同来；行俭释遮旬使者，使先往谕遮旬

以都支已就擒，遮旬亦降。赍，则兮翻。于是囚都支，遮旬以归，遣波斯王自还

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碎叶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

曲隐出伏没之状。

（卷二〇二·页二三上 六三九—六三九二）

〔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来告丧，并请和亲；上遣郎将宋令文诣吐蕃会赞普之葬。

（卷二〇二·页二五上 六三九三）

永隆元年（庚辰，六八〇）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

〔考异曰：〕实录：「吐蕃大将

赞婆及素和贵等帅众三万进寇河源，屯兵于良非川，辛巳，河西镇抚大使、中书令李敬玄统众与贼战于湟川，官军败绩。副使、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帅精骑三千，夜袭贼营，杀获二千余级，赞婆等遂退。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诏敬玄留镇鄯州以为之援。」按仪凤三年九月，敬玄已与吐蕃战败于青海，常之夜袭贼营，贼乃退，与此事颇相类。旧书敬玄传，止一败，无再败。常之传：「仪凤中，从敬玄击吐蕃，走破地设，光河源军副使。时赞婆等屯良非川，常之夜袭贼营，走之，擢为大使。」事似同时。新书敬玄传，战青海，又战湟川，凡再败。常之传：「仪凤三年，袭破地设，调露中，袭赞婆。唐历：统纪皆无今年敬玄败事。又实录：今年八月丁巳，敬玄贬衡州刺史。辛巳至丁巳，才三十七日。贾耽皇华四达记，自长安至鄯州约一千七百余里。时高宗又在东都，若敬玄败后，累表称疾，得报乃来，至东都，必数日乃贬，非三十七日之内所能容也。今略去敬玄湟川败事，但云吐蕃寇河源，常之击却之而已。今按刘昫唐书地理志，鄯州在京师西一千九百一十三里。

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

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由是战守有备焉。

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宋白曰：茂州

本冉駹之国，汉开为汶山郡。华阳国志云：宣帝地节三年，武都白马羌反，使骠武平定之。汶山吏民诣武自讼，

一岁再度更赋至重，边人贫苦，无以供给，求省郡。遂省汶山郡，复置都尉。今州即汉蜀郡汶江县。梁普通三年，

置绳州，取桃关之路以绳作桥以名州。后周为汶州，置汶山县。唐改茂州，取界内茂滋山而名。吐蕃以生羌

为乡导，断丁管翻乡，读曰向。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

洱，而志翻。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隴等州，南邻

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党底朗翻。葛音髓。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

胡之盛，莫与为比。

（卷二〇二·页二七上 六三九五—六三九六）

〔八月〕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军既败，屡称疾请还，上许之。

既至，无疾，诣中书视事，上怒，丁巳，贬衡州刺史。衡州，汉酃县、蒸阳、耒阳、

茶陵县地，吴置湘东郡。梁、陈置衡山郡。隋平陈，置衡州。京师东南三千四百三里，至东都二千七百六十里。

（卷二〇二·页二八下 六三九六）

〔十月〕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卷二〇二·页三〇下 六三九九）

开耀元年（辛巳、六八二）

〔五月〕己丑，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将兵击吐蕃论赞婆于良非川，破之，收其粮畜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边。

（卷二〇二·页三三上 六四〇二）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武士護封太原王，妃从其薨，咸亨元年薨。天后请以太平公主

为女官以追福。公主，天后女也。及吐蕃求和亲，请尚太平公主，上乃为立太平观。

以公主为观主以拒之。至是，始选光禄卿汾阴薛曜之子绍尚焉。绍母，太宗

女城阳公主也。据会要，城阳公主先降杜荷，荷诛，降薛曜。新书亦然。

（卷二〇二·页三三上 六四〇二）

永淳元年（壬午、六八二）

〔七月〕吐蕃将论钦陵寇柘、松、翼等州，显庆三年，开置柘州蓬山郡，属松州都督

府。宋白作「拓」，曰「以开拓为称」。今按新、旧书皆作「拓」。翼州本汉蚕陵县地，故城在州西，有蚕陵山，附为翼斜县，唐武德元年，置翼州。隋县名，唐州，取州南翼水为名。诏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发秦、渭等州兵分道御之。

（卷二〇三·页六上 六四二—六四二二）

〔是岁〕吐蕃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白水涧有白水军，注见后。八战八捷。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辞也！」

（卷二〇三·页七上 六四二二）

则天后

垂拱元年（乙酉、六八五）

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燕，因肩翻。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唐诸卫皆有翊府中郎将，郎将。为左玉

铃卫将军兼岷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铃，其廉翻。咄，当没翻。

（卷二〇三，页二八上 六四三五）

垂拱三年（丁亥，六八七）

〔十一月〕太后欲遣韦待价将兵击吐蕃。考异曰：实录，「十二月壬辰，命待价为安息道

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不言师出胜败如何。至永昌元年五月，又云「命待价击吐蕃，七月败于寅识迦河。」按本传不云两曾将兵，今删此事。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太后

曰：「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遂罢之。

（卷二〇四，页四上 六四四六—六四四七）

垂拱四年（戊子，六八八）

〔十二月〕太后欲发梁、凤、巴、蛮，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

羌，因袭吐蕃。贞观五年，太宗置西雅州以处生羌；八年，去「西」字。正字陈子昂上书，以

为：「雅州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为盗。今一旦无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惧诛灭，必蜂起为盗。」西山盗起，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统诸州，皆西山羌也。则

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臣闻吐蕃爱蜀富饶，欲盗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势不能动。今国家乃乱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乡导以攻边，是借寇兵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也。种，章勇翻。乡，读曰响。遣，于季翻。蜀者国家之宝库，可以兼济中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以事西羌，侥幸，工尧翻。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财不足以富国，徒为糜费，无益圣德，况其成败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险也，夫，音扶。人之所以安者无役也；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见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且蜀人阨劣，阨，乌黄翻，弱也。不习兵战，山川阻旷，去中夏远，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废安北，拔单于，以突厥畔援也；弃龟兹，放疏勒，以吐蕃侵逼也。单，音蝉。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今山东饥，关、陇弊，而徇贪夫之议，谋动甲兵，兴大役，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黷兵，愿陛下熟计之。一既而役不果兴。

（卷二〇四·页十二下 六四五五—六四五六）

永昌元年（己丑、六八九）

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

（卷二〇四·页十四下 六四五七）

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穹

州刺史，令统其众。南诏六部号为六诏，浪穹诏其一也。

（卷二〇四·页十四下 六四五七）

〔七月〕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据旧书待价传，寅识迦河当在弓月西南。与吐蕃战，大

败。〔章〕十二行本「败」下有「会大雪，粮运不继」七字。待价既无将领之才，狼狽失据，士

卒冻餒，死亡甚众，乃引军还。太后大怒，丙子，待价除名，流绣州，绣州，

汉阿林县地，至隋犹属郁林郡，唐武德四年分置松州，六年改曰绣州。去长安六千九十里，至东都五千五百里。

斩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其余众，抚安西土，

璟，俱承嗣。太后以休璟为西州都督。

（卷二〇四·页十五上 六四五九）

天授二年（辛卯，六九二）

五月，以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中道召还，军竟不出。

（卷二〇四·页二九上 六四七三）

先是，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

修武，汉山阳县地。修武古地名也，魏、隋以名县，唐属怀州。

杜佑曰：怀州修武县，本殷宁邑。郭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故曰修武。汉山阳县故城在县西北。使

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

考异曰：御史台记作千余人。今从旧传。请立武承嗣为皇太

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

嗣，祥吏

翻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

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

忤，五故翻。

故斥长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还，

下制狱。

下，遐嫁翻。

承嗣又潜辅元。来俊臣又胁长倩子灵原。令引司礼卿兼判

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皆云同反。通为俊臣所讯，五毒备至，终无异词；

俊臣乃诈为通款。冬，十月，己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

（卷二〇四·页三十上 六四七四—六四七八）

长寿元年（壬辰，六九二）

二月，己亥，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

（卷二〇五·页五下 六四八三）

〔五月〕吐蕃酋长曷苏帅部落请内附，以右玉铃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迎之。六月，军至大渡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别部酋长咎捶帅羌蛮八千余人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莱川州而还。咎，子感翻。捶，

止慈翻，新书作「捶」。黎州都督府所管羁縻州有米川州，新书作「叶州」。考异曰：唐纪作「查捶」，今从实录。

（卷二〇五·页六上 六四八二—六四八三）

初，新丰王孝杰从刘审礼击吐蕃为副总管，与审礼皆没于吐蕃。新丰县属

雍州，后改昭应县。刘审礼没，见二百二卷高宗仪凤三年。赞普见孝杰泣曰：「貌类吾父。」厚礼

之。后竟得归，累迁右鹰扬卫将军。光宅改左，右武卫为左，右鹰扬卫。孝杰久在吐

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并四

镇见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

击吐蕃。此时既改武卫为鹰扬卫，不应复以旧官名命忠节，岂史家仍袭旧官名而书之邪？冬，十月，

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卷二〇五·页十下 六四八七—六四八八）

延载元年（甲午、六九四）

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勃论赞刃、突厥可汗倭子等于冷泉及大岭，倭子，西突厥部所立也。倭，吐獫狁，弱也。大岭，谷名。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

破泥熟俟斤等万余人。考异曰：此事诸书皆无，唯统纪有之。统纪又云：「又破吐蕃万泥劼没驮城。」

语不可晓，今删去。

（卷二〇五·页十六下 六四九三）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六九五）

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临洮，洮州。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

之。

（卷二〇五·页三九下 六五〇三）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六九六）

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己巳，以师德

为左肃政大夫，知政事如故。

考异曰：实录云：「己巳，秋官尚书姜师德为肃政御史大夫，知政事

如故。」旧传云：「万岁登封元年转左肃政御史大夫，仍依旧知政事。」证圣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师德与夏官尚书王孝

杰讨之。」按证圣年号在登封前，此传尤为谬误。新传云：「师德为河源、积石、怀远军及河、兰、鄯、廓州检

校营田大使，入迁秋官尚书，改左肃政御史大夫并知政事，证圣中与王孝杰拒吐蕃于洮州。」今据实录，延载元

年一月，自宰相出为营田大使。新书宰相表：「长寿二年师德平章事，延载元年出为营田大使，万岁通天元年一月

甲寅，师德为左肃政御史大夫，肃边道行军总管。」统纪云：「秋官尚书、知政事姜师德充副总管，讨吐蕃。」盖

师德之出为营田大使，不解宰相之职也。今从实录、新本纪。

（卷二〇五·贞二六下 六五〇四）

三月，壬寅，王孝杰、姜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据

姜师德传，素罗汗山在洮州界。

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

考异曰：新纪，四月庚子贬师德。而无免孝杰日；新表：「三月壬寅孝杰免。」按实录：「三月壬寅抚州火」下言

孝杰等败，盖皆据奏到之日耳。二人同罪，贬必同时，不容隔月，不知果在何日。今但依实录，因其军败，终言贬

官之事而已。师德因署移牒，惊曰：「官爵尽无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

复介意。

(卷二〇五·页二七上 六五〇四—六五〇五)

〔九月〕丁巳，突厥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考异曰：实录云：「吐蕃寇凉州，都督

许钦明为贼所杀。」按明年正月默啜寇灵州，以钦明自随；又默啜将袭孙万荣，杀钦明以祭天。实录云吐蕃，误

也。钦明，绍之曾孙也；许绍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时出按部，突厥数万奄至城

下，钦明拒战，为所虏。

(卷二〇五·页三十上 六五〇七)

吐蕃复遣使请和亲，太后遣右武卫曹参军贵乡郭元振往察其宜。曹参

军掌兵械，公廉兴善，罚谪，大朝会行从，则受黄质甲铠弓矢于卫尉。吐蕃将论钦陵请罢安西四镇

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长寿元年置四镇戍兵。十姓突厥，五咄陆，五弩失毕也。元振

曰：「四镇，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今请罢唐兵，岂非有兼并之志乎？」钦陵

曰：「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邪！」

乃遣使者随元振入请之。

朝廷疑未决，元振上疏，以为：「钦陵求罢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机，诚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则为边患必深。四镇之利远，甘、凉之害近，

不可不深图也。宜以计缓之，使其和望未绝则善矣。彼四镇、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浑，亦国家之要地也，今报之宜曰：「四镇、十姓之地，本无用于中国，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镇抚西域，分吐蕃之势，使不得并力东侵也。今若果无东侵之志，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吐谷浑地没吐蕃，见二百一卷高宗咸亨三年，薛仁贵败于大非川，青海亦没。则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各有酋长，曰五俟斤。如此则足以塞钦陵之口，塞，悉则翻。而亦未与之绝也。若钦

陵小有乖违，则曲在彼矣。且四镇、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弃之，恐伤诸国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从之。考异曰：

御史台记：「论钦陵必欲得四镇及益州通市乃和亲，朝廷不许。制书至河源，纳言姜师德患之，曰：「制书到，彼必入寇，奈何？」」监察御史南阳张彦先时按河源，积石诸军，谓师德曰：「但稽制书，虏必狐疑，吾乃先为之备，虏至必不捷矣。」」师德从之。钦陵入寇，果无功，由是得罪于其国。」按师德延载元年一月日同平章事，充河源、积石、怀远等军营田大使，万岁通天元年一月为肃边道行军总管，与王孝杰同击吐蕃，败于素罗汗山，寻贬原州司马。是岁吐蕃复求和，钦陵请割四镇之地。神功元年正月，师德复同平章事，九月乃守纳言。御史台记误也。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愿和亲；钦陵利于统兵专制，独不

欲归款。若国家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国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大举其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可使其上下猜阻，祸乱内兴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卷二〇五·页三十下至三二上 六五〇八—六五〇九）

神功元年（丁酉，六九七）

冬，闰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仁杰上疏，以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诗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诗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汉广之诗，美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则三代之远裔，皆国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冠，古玩翻。称，尺证翻。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

三王之事业也。始皇穷兵极武，务求广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事见秦纪。

汉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罢役，故能为天所佑。

事见汉武帝纪。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

百姓虚弊。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复业，

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以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

养苍生之道也。豹，莫肯翻。

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朱崖郡，事见二十八卷初元二年。

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事见二十五卷元康二年。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憚劳人

力也。近贞观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见一百九十卷贞观十三年。

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书仲虺之诰曰：推亡固存，邦乃

其昌。推，吐雷翻。

无远成劳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也。窃谓宜立阿

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之四镇；继高氏绝国，谓高丽也。使守安东。省军费于远

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校长

短哉！但当敕边兵，谨守备，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

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二贼深

人则有颠蹶之虑，浅人必无寇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虜不击而服矣。」
二虜，二虜，皆谓突厥、吐蕃。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卷二〇六·页十二上 六五二四——六五二五）

圣历二年（己亥、六九九）

〔二月〕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尚幼，论钦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诸胡畏之。钦陵居中秉政，诸弟握兵分据方面，赞婆常居东边，为中国患者三十余年。器弩悉弄浸长，阴与大臣论岩谋诛之。会钦陵出外，赞普诈云出败，集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遣使召钦陵兄弟，钦陵等举兵不受命。赞普将兵讨之，钦陵兵溃，自杀。夏四月，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考异口：实录：「赞婆及其兄弟莽布支等来降，以莽布支为左羽林卫员外大将军，封安国公。」按赞婆弟名悉多于，敷论。明年，吐蕃将麹莽布支寇凉州，与唐休璟战。未详实录所云。今删去。太后命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

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夫蒙，姓也。姓谱：夫蒙，羌复姓，后秦有建威将军夫蒙大羌。

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卷二〇六·页二六下 六五三九——六五四〇）

〔壬辰〕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

（卷二〇六·页二七上 六五四〇）

〔七月〕丙辰，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

（卷二〇六·页二七上 六五四〇）

〔八月〕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薨。

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沈，持林

翻。挤，子酉翻，又子细翻。

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能谨

守边陲，贤则臣不知。」又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卷二〇六·页二八下 六五四一—六五四二）

冬，十月，丁亥，论赞婆至都，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

使其众守洪源谷。洪源谷在凉州昌松县界。

(卷二〇六·页二九上 六五四二)

久视元年(庚子、七〇〇)

〔闰七月〕丁酉，吐蕃将鞠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昌松县即武威郡苍松县，

吕光改为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战于港。(章：十二行本「港」作「洪」)源谷。鞠莽

布支兵甲鲜华，休璟谓诸将曰：「诸论既死，诸论死见上卷圣历二年。鞠莽布支新为

将，不习军事，(章：十二行本「事」下有「诸贵臣子弟皆从之八字」)望之虽如精锐，实易

与耳，请为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陈，被，皮义翻。陈，读曰阵。六战皆捷，吐蕃

大奔，斩首二千五百级，获二裨将而还。

(卷二〇七·页二下 六五四九)

庚戌，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击吐蕃。

(卷二〇七·页二上 六五四九)

长安元年(辛丑、七〇二)

〔十一月〕以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唐主客郎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附礼部。使，疏吏翻。

先是，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先，悉荐翻。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

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军，杜佑曰：白亭守捉在凉

州城西北五百里。控其冲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元振又令甘

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

后，收率者，收民而率其耕。一缣余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善于抚御，在凉

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卷二〇七·页九下 六五五七—六五五八）

长安二年（壬寅，七〇二）

〔九月〕己卯，吐蕃遣其臣论弥萨来求和。

（卷二〇七·页十一下 六五六〇）

癸未，宴论弥萨于麟德殿。麟德殿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内；殿西重廊之后，即翰林院。是殿有

三面，亦曰三殿。时凉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预宴。弥萨屡窥之。太后问其故，对

曰：「洪源之战，此将军猛厉无敌，故欲识之。」太后擢休璟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龙朔改左、右威卫曰左、右武威卫。休璟练习边事，自碣石以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碣石在辽西，四镇在西域。此言唐之西、北二边，其山川要害，休璟皆能记之也。碣，其渴翻。亘，古邓翻。

（卷二〇七·页十一下 六五六〇）

〔十月〕戊申，吐蕃赞普将万余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

（卷二〇七·页十二上 六五六〇）

长安三年（癸卯，七〇三）

夏，四月，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

（卷二〇七·页十三上 六五六二）

〔是岁〕吐蕃南境诸部皆叛，赞普器弩悉弄自将击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其子弃隶踏赞为赞普，生七年矣。史言诸论既死，吐蕃国势稍衰。

（卷二〇七·页二十上 六五六九）

中宗

神龙二年（丙午、七〇六）

〔闰正月〕丙午，制：「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属。」自长宁以下皆皇女也。

（卷二〇八·页十四上 六五九七）

景龙元年（丁未、七〇七）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热入贡。

（卷二〇八·页二六上 六六一〇）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雍，于用翻。

（卷二〇八·页二六上 六六一〇）

景龙二年（戊申、七〇八）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以拂云祠为中城，距东西两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宋白曰：东受降城本汉云中郡地，中受降城本秦

九原郡地，西受降城盖汉临河县旧理处。

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朝那山，注见二百三

卷高宗弘道元年。

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铃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

戍诺真水为逻卫。

游弈使，领游兵以巡察者也。

中受降城西二百里至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余里至步越

多山，又东北三百余里至帝制达城，又东北至诺真水。

杜佑曰：游弈，于军中选骁勇谙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逻候

于亭障之外，捉生回事；其副使、子将，并久军行人，取善骑射人。

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畋牧，朔方

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

（卷二〇九·页二下

六六二〇—六六二一）

十一月，庚申，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
宾，遣其弟遮努等帅众犯塞。娑，素何翻。

初，娑葛既代乌质勒统众，

见上卷神龙二年。

父时故将阙啜忠节不服，啜，陟

劣翻。

考异曰：郭元振传作「阿史那阙啜忠节」，

突厥传止谓之「阙啜忠节」，文馆记谓之「阿史那忠节」。元

振疏皆云「忠节」，乃其名也。

突厥有五啜，其一曰胡禄居阙啜，或者忠节官为阙啜欤？今从突厥传。今按西突

厥亦姓阿史那氏，

阙，部落之名；

啜，官名也；

忠节，人名也。

诸家有书阿史那阙啜忠节者，详书之也，或书官

以缀其名，或书姓以缀其名者，约文也。

数相攻击。

忠节众弱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

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

忠节行至播仙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说之曰：唐置四镇经略使于安西

府。说，翰芮翻。「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今脱身入

朝，一老胡耳，岂惟不保宠禄，死生亦制于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用

事，不若厚赂二公，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娑，内骨翻。求阿

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献，阿史那弥射之孙，元庆之子。使郭虔瓘发拔汗那兵以自

助；杜环经行记：拔汗那国在恒罗斯南千里，东隔山，去疏勒二千余里，西去石国千余里。既不失部

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郭虔瓘者，历城人，历城县，汉

晋属济南郡，后魏以来带齐州。时为西边将。忠节然其言，遣问使赂楚客、处讷，请如

以悌之策。

元振闻其谋，上疏，以为：「往岁吐蕃所以犯边，正为求十姓、四镇之

地不获故耳。求十姓、四镇事，始二百五卷武后万岁通天元年。比者息兵请和，谓入贡而金城公主

下嫁也。非能慕悦中国之礼义也，直以国多内难，谓赞普南征而死，国中大乱，嫡庶竟立，

将相争权，自相屠灭。难，乃且翻。人畜疫疠，恐中国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昵，尼质

翻使其国小安，岂能忘取十姓、四镇之地哉！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乡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顷缘默啜凭陵，所应者多，兼四镇兵疲弊，势未能为忠节经略，非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岂得复事唐也！往年吐蕃无恩于中国，犹欲求十姓、四镇之地；即谓万岁通天元年事。今若破娑葛有功，请分于阗、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诸蛮及婆罗门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讨之，亦不知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愿受夷狄之惠，盖豫忧其求请无厌，厌，于欲翻。终为后患故也。又，彼请阿史那献者，岂非以献为可汗子孙，欲依之以招怀十姓乎！按献父元庆，叔父仆罗，兄倭子及斛瑟罗、怀道等，皆可汗子孙也。往者唐及吐蕃遍曾立之以为可汗，欲以招抚十姓，武后垂拱元年册元庆为可汗，见二百三卷。册斛瑟罗，按旧书亦在是卷二年。倭子见二百五卷延载元年。长安四年册怀道为可汗，见二百七卷。仆罗、倭子，盖皆吐蕃所立。皆不能致，寻自破灭。何则？此属非有过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动众，虽复可汗旧种，众心终不亲附，况献又疏远于其父兄乎？若使忠节兵力自能诱胁十姓，诱，音酉。则不必求立可汗子孙也。又，

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发其兵。虔瓘前此已尝与忠节擅入拔汗那发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马，而拔汗那不胜侵扰，南引吐蕃，奉倭子，还侵四镇。时拔汗那四旁无强寇为援，虔瓘等咨为侵掠，如独行无人之境，犹引倭子为患。今北有娑葛，急则与之并力，内则诸胡坚壁拒守，外则突厥伺隙邀遮，伺，相吏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内外受敌，自陷危亡，徒与虜结隙，令四镇不安。以臣愚揣之，实为非计。」揣，初委翻。

楚客等不从，建议「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讨娑葛。」娑葛遣使娑腊献马在京师，闻其谋，驰还报娑葛。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拔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忠节逆嘉宾于计舒河口，娑葛遣兵袭之，生擒忠节，杀嘉宾，擒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吕而杀之。吕，古瓦翻。考异曰：御史台记云：「嘉宾为中

丞，神龙中，起复，持节甘、凉。时郭元振都督凉州，奏中书令宗楚客受娑葛金两石，请绍封可汗。楚客憾之。既用事，时议云委嘉宾与侍御史吕守素按元振。元振窃知之，乃讽番落害嘉宾于驿中，获两中敕，云：「元振父

亡，匿不发丧，至是为发之，仍按其不臣之状，便诛之。」元振以为伪赦，具以闻。」今从旧传。

（卷二〇九页·七上至八上 六六二·五——六六二·八）

癸未，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兵败没。娑葛遂陷安西，

安西都护府，时在龟兹。

断四镇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头。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

郭元振统众，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讨娑葛。

娑葛遗元振书，

遗于季翻。

称：「我与唐初无恶，但仇阙啜。宗尚书受阙啜

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

宗尚书谓楚客，冯中丞谓嘉宾，牛都护谓

师奖，各称其官也。

奴岂得坐而待死！

又闻史献欲来，

史献即阿史那献，约言之。

徒扰

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书。楚客怒，奏言元振

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乞留定西土，不敢归。

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

处，吕昌翻。间，古莧翻。复，扶又翻。考异曰：元载玄

宗实录，旧传皆云「复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称西土未宁，逗留不敢归京师。」按既代以悌，则复留居西边矣，

何所逗留？今从新传。

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

西突厥先有十姓，今并咽面、葛逻禄、莫贺达

干，都摩支为十四姓。

（卷二〇九，页十一下 六六二九）

景龙三年（己酉，七〇九）

〔二月〕丙申，监察御史崔琬对仗弹宗楚客，纪处讷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致生边患。谓受囑嘱忠节赂，以致娑葛畔换也。考异曰：景龙文馆记曰：「监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对

仗弹大学士、兵部尚书郢国公宗楚客及侍中纪处讷。时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妄，叨居枢密，中外朋结谋臣，

臣先奏闻，计垂天鉴。」上颌之，谓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待仗下来。」至仗下后，琬方续奏，敕令于西省对

问。中书门下奏无状，有进止即令复位。初，娑葛父子与阿史那忠节代为仇讐，娑葛频乞国家为除忠节，安西都

护郭元振表请如其奏，宗楚客固执，言「忠节竭诚于国，作扞玉关，若许娑葛除之，恐非威强拯弱之义。」上由是

不许。无何，娑葛擅杀御史中丞冯嘉宾，殿中侍御史吕守素，破灭忠节，侵扰四镇。时碎叶镇守使中郎周以悌率

镇兵数百人大破之，夺其所侵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奏到，上大悦，拜以悌左屯卫将军，仍以元振四镇经略使授

之，敕书簿资元振。宗议发劾卒，令以悌及郭虔瓘北讨，仍邀吐蕃及西域诸部计会同击娑葛。右台御史大夫解琬议

称不可，后竟与之和。娑葛闻前议，大怨，乃付元振状，称宗先取忠节金。上以问之，宗具以前事奏。时太平、

安乐二公主以亲贵权宠，各立党与，阴相倾夺，爰自要官宰臣皆分为两。时太平尤与宗不善，故讽琬以弹之，外传

取娑葛金，非也。」今从实录、记。故事，大臣被弹，俯俛趋出，俛首为俯，偃背为俛，俛，力主翻。立于朝堂待罪。朝，直遇翻。至是，楚客更愤怒作色，自陈忠鲠，为琬所诬。上竟不穷问，命琬与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

（卷二〇九·页十四上 六六三一—六六三二）

〔十一月〕乙亥，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逆金城公主。

考异曰：实录：「乙亥，吐蕃大臣尚赞咄等来逆女。」文馆记云：「吐蕃使其大首领瑟瑟告身赞咄，金告身尚钦藏以下来迎金城公主。」译者云：赞咄，犹此左仆射。钦藏，犹此侍中。」盖赞咄即赞吐也。今从文馆记。

（卷二〇九·页二十上 六六三七—六六三八）

睿宗

景云元年（庚戌，七一〇）

〔正月〕上命纪处讷送金城公主适吐蕃，处讷辞；又命赵彦昭，彦昭亦辞。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还宫。公主至吐蕃，赞普为之别筑城以居之。

（卷二〇九·页二一下 六六三九）

〔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

西七州，治凉州。

唐制，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节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为一司；其兼支度者，则节度使自支度。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开置屯田以益军储，于是有营田使。度，徒洛翻。

（卷二一〇·页七下 六六六〇—六六六一）

姚州群蛮，先附吐蕃，掇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既降，又请筑城，列置州县，重税之。黄门侍郎徐坚以为不可；句断。不从。知古发剑南兵筑城，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怒，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檇路绝，连年不通。

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虽怨而未绝和亲，乃赂鄯州都督杨矩，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矩奏与之。九曲者，去积石军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盖即汉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济、大漠门等城以守之。史为杨矩后悔惧自杀张本。

（卷二一〇·页八上 六六六一）

玄宗

开元元年（癸丑、七二三）

〔十二月〕甲午，吐蕃遣其大臣来求和。

（卷二一〇·页三六下 六六九二）

开元二年（甲寅、七二四）

〔五月〕己酉，吐蕃相盆达延盆，蒲顿翻。遗宰相书，遗，于季翻。请先遣解琬

至河源正二国封疆，然后结盟。琬尝为朔方大总管，故吐蕃请之。前此琬以

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复召拜左散骑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复盆达延书，招怀

之。琬上言，吐蕃必阴怀叛计，请预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以备之。史言解琬

所言，其识远过崔汉衡。

（卷二二一·页六上 六六九九—六七〇〇）

〔六月〕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来献盟书。尚，吐蕃之贵姓也。

（卷二二一·页八上 六七〇一）

〔八月〕乙亥，吐蕃将竺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

渭源。果如解琬之言，岷州澄乐县，古临洮县，又宁二年更名渭源，汉陇西之首阳县也，后魏分陇西置渭源

郡，又改首阳为渭源县。唐以县属渭州。掠取牧马，命薛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

御使，薛讷以漭河之败削除官爵，故命以白衣摄官出陇右。以右骁卫将军常乐郭知运为副使，

常乐，汉广至县地，曹魏分广至置宜禾县，李属于此置凉兴郡，隋置常乐镇，武德五年改镇为县，属瓜州。与太

仆少卿王峻帅兵击之。辛巳，大募勇士，诣河、陇就讷教习。

初，鄯州都督杨矩以九曲之地与吐蕃，事见上卷睿宗景云元年。其地肥饶，吐蕃

就之畜牧，畜，吁玉翻。因以入寇。矩悔惧自杀。

（卷二二一·页十上至十下 六七〇四）

冬，十月，吐蕃复寇渭源。丙辰，上下诏欲亲征，发兵十余万人，马四

万匹。

（卷二二一·页十一下 六七〇五）

甲子，薛讷与吐蕃战于武街，水经注：武街城在汉狄道县东白石山西北。唐为武街驿，与大

来谷皆属临洮渭源县界。刘昫曰：武街驿在渭州西界。大破之。时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峻帅所

部二千人与訥会击吐蕃，望达延将吐蕃兵十万屯大来谷，唆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袭之，唆，子峻翻。衣，于既翻。多置鼓角于其后五里，前军遇敌大呼，后人鸣鼓角以应之。虜以为大军至，惊惧，自相杀伤，死者万计。訥时在武街，去大来谷二十里，虜军塞其中间，唆复夜出袭之，虜大溃，始得与訥军合。追奔至洮水，复战于长城堡，秦筑长城，起临洮，因以名堡。又败之，前后杀获数万人。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章：十二行本「死」下有「乙丑，敕罢亲征」六字。〕

戊辰，姚崇、卢怀慎等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即杨矩所与九曲之地也。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从之。

以王海宾之子忠嗣为朝散大夫、尚辇奉御，养之宫中。

〔卷二二、页十一下至十二上 六七〇五—六七〇六〕

乙酉，命左骁卫郎将尉迟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请和，用敌国礼；尉，紆勿翻。上不许。自是连岁犯边。〔考异曰：唐

历，「四年七月丁丑，吐蕃以去年之败，遣其大臣宋俄因矛款塞请和，自恃兵强，求敌国之礼，天子忿之。」按自

此至四年，非去年也。既云以敕请和，又何得云自恃兵强，既云天子忿之，又当年八月已许其和！今从旧传。

（卷二一·页十二下 六七〇六）

〔十二月〕甲子，置陇右节度大使，须臾、鄯、奉、河、渭、兰、临、武、洮、岷、郭、叠，宕十二州，「须」当作「领」，「嗣」字衍，「奉」当作「秦」，「郭」当作「廓」。临州本汉陇西之狄道地，晋置武始郡，隋废郡复为狄道县，属兰州，天宝三载始分置临州，新、旧志皆云然。据此，则已置临州久矣。武州，古白马之地，汉武帝开置武都郡，西魏改曰石门县，置武州，宕州，后魏宕昌羌之地，后周置宕昌郡，天和元年置宕州，宕，徒浪翻。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之。

（卷二一·页十二下 六七〇六—六七〇七）

开元三年（乙卯，七一五）

〔十一月〕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

虔瓘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递驮者，沿路递发马、牛、驴

驮运兵器什物也。唐六典曰：驴驮曰驮，每驮一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又给熟食，欲其速达安西。驮，徒何翻。敕许之。将作大匠韦湊上疏，以为：「今西域服从，虽或时有小盗窃，旧镇兵足

以制之。关中常宜充实，以强干弱枝。自岷西、北二虏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余里，咸给递馱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已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济？纵令必克，其获几何？倪稽天诛，无乃甚损！请计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则知利害。昔唐尧之代，兼爱夷、夏，中外乂安；汉武帝穷兵远征，虽多克获，而中国疲耗。唐尧协和万邦。韦康所谓兼爱夷、夏也。汉武帝见汉纪。户雅翻。今论帝王之盛德者，皆归唐尧，不归汉武；况邀功不成者，复何足比议乎？」时姚崇亦以虔瓘之策为不然。既而虔瓘卒无功。

（卷二二·页十八上 六七二—六七三）

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使廓州还，陈磧西利害，请往察其形势；上许之，听以便宜从事。

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

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西，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擐，音宦。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章，十二行本「降」下有「勒石纪功而还」六字。〕罽，

音计。

会有言其赃污者，坐系凉州狱，贬灵州兵曹参军。兵曹参军，即司兵参军，是后复

用孝嵩为都护，著名西域。

〔卷二一·页十九上 六七一—六七一四〕

开元四年 〔丙辰，七一六〕

〔二月〕吐蕃围松州。

〔卷二一·页二二下 六七一六〕

癸酉，松州都督孙仁献袭击吐蕃于城下，大破之。

〔卷二一·页二二下 六七一六〕

〔八月〕吐蕃复请和，上许之。

〔卷二一·页二五下 六七二〇〕

开元五年（丁巳、七二七）

〔七月〕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

（卷二二·页二三下 六七二八）

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钵换即拔换城。大石城盖石国城也。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卷二二·页二三下 六七二八）

开元六年（戊午、七二八）

〔十一月〕戊辰，吐蕃奉表请和，乞舅甥亲署誓文；蕃吐以尚文成公主，与唐为

舅甥之国。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于其上。

（卷二二·页四上 六七三四）

开元七年（己未、七二九）

六月，戊辰，吐蕃复遣使请上亲署誓文；上不许，曰：「昔岁誓约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亟，去吏翻。

（卷二二·页六上 六七三六）

开元九年（辛酉，七二二）

冬，十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知运与同县右卫副率王君奭，率所律翻、奭，丑略翻，郭知运，瓜州晋昌人，王君奭，瓜州常乐人，皆以骁勇善骑射著名西陲，为虜所惮。时人谓之王，郭。奭遂自知运麾下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判凉州都督。

（卷二二·页十六上 六七四七）

开元十年（壬戌，七二二）

〔八月〕癸未，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小勃律在大勃律西北三百里，去京师九千里而羸，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据新书，张嵩即张孝嵩。昼夜倍道，与谨忙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

（卷二二·页二十上 六七五二）

开元十一年（癸亥，七二三）

五月，己丑，以王峻兼朔方军节度大使，巡河西、陇右、河东、河北诸军。

（卷二二二·页二三上 六七五五）

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先，悉荐翻。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

（卷二二二·页二四下 六七五七）

开元十二年（甲子，七二四）

冬，十月，丁酉，谢颀王特勒遣使入奏，谢颀国居吐火罗西南，或曰漕矩吒，或曰漕矩，

显庆时曰诃达罗支，武后改曰谢颀；东距罽宾四百里，南天竺，西波斯。颀，于笔翻。

称「去年五月，金城

公主遣使诣箇失密国，箇失密或曰迦湿弥罗，北距勃律五百里。云欲走归汝。箇失密王从

臣国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进止。」上以为然，赐帛遣之。

（卷二二二·页二九上 六七六二）

开元十三年（乙丑、七二五）

〔四月〕上遣中书直省袁振以他官直中书省，谓之直省，今之直省吏职也。掇鸿臚卿，

谕旨于突厥。小杀与阙特勒、瞰欲谷环坐帐中，置酒，谓振曰：「吐蕃，狗

种；西戎，古曰犬戎，故谓吐蕃为狗种。奚、契丹，本突厥奴也；夷言奴，犹华言臣也。皆得尚

主。突厥前后求婚独不许，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岂问真

伪！但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振许为之奏请。小杀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頡

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卷二二·页三一下 六七六四—六七六五）

开元十四年（丙寅、七二六）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同平章事。暹，息廉翻。

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四镇见二百五卷武后长寿元年。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

唐兵三万戍之，百姓苦其役；为都护者，惟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及暹皆有

善政，为人所称。

（卷二二三·页四上 六七七三）

开元十五年（丁卯，七二七）

春，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于青海之西。

初，吐蕃自恃其强，致书用敌国礼，事见二百十一卷二年。辞指悖慢，悖，蒲内翻，

又蒲没翻。上意常怒之。返自东封，张说言于上曰：「吐蕃无礼，诚宜诛夷，但

连兵十余年，甘、凉、河、鄯，不胜其弊，部，时战翻，又音滑。胜，音升。虽师屡捷，

所得不偿所亡。闻其悔过求和，愿听其款服，以纾边人。」上曰：「俟吾与王

君奭议之。」说退，谓源乾曜曰：「君奭勇而无谋，常思侥幸，饶，坚尧翻。若二国

和亲，何以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请深入讨之。

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将，即亮翻。逻，郎佐翻。进攻甘州，焚掠而

去，君奭度其兵疲，勒兵蹶其后，度，徒洛翻。蹶，尼辄翻。考异曰：吐蕃传云：「君奭畏其鋒不敢

出。」今从君奭传。会大雪，虏冻死者甚众，自积石军西归。廓州达化县西有积石军，本静边

镇，仪凤二年为军，东有黄沙戍。君奭先遣人间道入虏境，烧道旁草。悉诺逻至大非川，

欲休士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奭与秦州都督张景顺追之，及于青海

之西，乘冰而度。悉诺逻已去，破其后军，获其輜重羊马万计而还。考异曰：

君奭传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帅众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烧市里而去。君奭袭其后，败之于青海之西。」据实录及吐蕃传，入寇在十四年冬，此云十六年冬，误也。君奭以功迁左羽林大将军，拜其父寿为少府监致仕。上由是益事边功。

（卷二二三·页六下 六七七六—六七七七）

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奭之父，进攻玉门军；按王君奭之父寿以少府监致仕居乡里，玉门军在肃州之西二百里。宋白曰：肃州西门县，汉塞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石门周匝山间，经二十里，众流北入延兴海。纵所虏僧使归凉州，谓君奭曰：「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

莽布支别攻常乐县，宋白曰：常乐县属瓜州，魏之宜禾郡，前凉之凉兴县地，凉武昭王于三危山

东置常乐镇。唐武德五年改置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帅众拒守。及瓜州陷，悉诺逻悉兵会攻之。旬余日，吐蕃力尽，不能克，使人说降之；不从。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敛城中财相赠，吾当退。」师顺请脱士卒衣；悉诺逻知无财，乃引去，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修守备；虏果复遣精骑还，视城中，

知有备，乃去。

田元献不能守瓜州而贾师顺能守常乐，固圉固存乎其人也。

师顺，岐州人也。

（卷二二·页八下

六七七八—六七七九）

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

纥，下没翻。

王君奭微时，往来四部，为其所轻；及

为河西节度使，以法绳之。四部耻怨，密遣使诣东都自诉。君奭遽发驿奏

「四部难制，潜有叛计。」上遣中使往察之，诸部竟不得直。于是瀚海大都督

回纥承宗流灊州，

灊，如羊翻；杜佑曰：而章翻。

浑大德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流

藤州，

藤州，汉苍梧、猛陵县地，晋置永平郡，隋置藤州。

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以回纥

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

（卷二二三·页九上

六七七九）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录啜入贡。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

书，欲与之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上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为互市，每岁赍

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

（卷二二三·页九下

六七七九）

〔闰九月〕庚子，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围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破之。

（卷二二三·页十上 六七七九）

回纥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会吐蕃遣使间道诣突厥，王君奭帅精骑邀之于肃州。

宋白曰：隋仁寿元年分甘州福禄县置肃州，东南至甘州赤柳间二百里，西南至瓜州界安乐烽三百四十里。还，至甘州南巩笔驿，为于伪翻。闻，古宽翻。甘州张掖县

西南有巩笔驿。

护输伏兵突起，夺君奭旌节，先杀其判官宋贞，剖其心曰：「始谋者汝也。」君奭帅左右数十人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护输杀君奭，载其尸奔吐蕃；凉州兵追及之，护输弃尸而走。

考异曰：旧传云：「回纥既杀君奭，上命郭知运讨逐。」按知运九年已卒，君奭代镇凉州，旧传误也。

（卷二二三·页十上 六七八〇）

〔十月〕辛巳，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时王君奭新败，河、陇震骇。嵩引刑部员外郎裴宽为判官，与君奭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人心浸安。宽，淮，取狠翻。灌之从弟也。仙客本鹑觚小吏，鹑觚县，前汉属北地郡，后汉、

晋属安定郡。后魏置赵平郡，后周废郡，以其属泾州。刘向曰：「节度使置判官二人，未见品秩，将，如伦翻。觚，攻手翻。」以才干军功累迁至河西节度判官，为君奭腹心。

嵩又奏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珪为瓜州刺史，甘州西北百九十里祁连山有建康军。河北县属陝州。帅余众筑故城。板榦裁立，_{诗云：缩板以载。缩板两旁，内土其中而筑之。榦，亦板也。}

孔安国曰：旁曰榦。

吐蕃猝至，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守珪曰：「彼众我寡，又

疮痍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虏疑其有备，不敢攻而退。守珪纵兵击之，虏败走。守珪乃修复城市，收合流散，皆复旧业。朝廷嘉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

悉诺逻威名甚盛，萧嵩纵反间于吐蕃，云与中国通谋，赞普召而诛之；吐蕃由是少衰。

（卷二二三·页十下至十一上 六七八〇—六七八一）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府兵废，行一切之法团结民兵，谓之「团兵」。又徵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

击之。

(卷二二三·页十一下 六七八一)

开元十六年(戊辰、七二八)

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城。

(卷二二三·页十一下 六七八一)

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张守珪击走之。乙巳，河西节度

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据新书吐蕃传，渴波谷当在青海西。考异

曰：实录、唐历、萧嵩传作「张忠亮」。今从旧本纪、吐蕃传。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门城，大莫门城

在九曲。擒获甚众，焚其骆驼桥而还。

(卷二二三·页十二下 六七八二)

〔八月〕辛卯，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祁连城在甘州张掖县祁

连山。时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将，即亮翻，又音如字。战自辰至

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虏散走投山，哭声四合。

(卷二二三·页十二下 六七八一—六七八三)

开元十七年（己巳，七二九）

三月，瓜州都督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卷二二三·页十三下 六七八四）

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

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祎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

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衅。衅，许讎翻。祎不听，引兵深

入，急攻拔之，乃〔章：十二行本，乃作仍。〕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自是河

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命石堡城曰振武军。自鄯州鄯城县河

源军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军，又西南六十里至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石堡城，本吐蕃铁仞城也。宋白曰：石堡城

在龙支县西，四面悬崖数千仞，石路盘屈，长三四里，西至赤岭三十里。

（卷二一三·页十三下 六七八四）

开元十八年（庚午，七三〇）

五月，吐蕃遣使致书于境上，求和。

（卷二二三·页十八下 六七八九）

吐蕃兵数败而惧，乃求和亲。忠王友皇甫惟明，唐诸王友，从五品上，掌陪侍规讽。

因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上曰：「赞普尝遗吾书悖慢，吐蕃请用敌国礼，见二百十一

卷二年。悖，蒲内翻。又蒲没翻。此何可舍！」对曰：「赞普当开元之初，年尚幼稚，

武后长安三年，赞普立，方七岁，至开元初，犹是幼年也。稚，宜利翻。安能为此书！殆边将作为

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

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兵连不解，日费千金，兵法曰：兴师十

万，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谓金城公主也。因与

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顙称臣，稽，音肩。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

上悦，命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

赞普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论名

悉猎随惟明入贡，考异曰：实录：「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猎来朝，请固和好之约，且献

书」云云。按长历，十九年丁未朔，无癸巳。今从唐历、旧本纪、吐蕃传。表称：「甥世尚公主，义

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钞，武后时，张玄表为安西都护，与吐蕃互相侵掠。钞，楚交

翻。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为边将交构，致获罪于舅；屡

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臣，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荷，下可翻。僥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一自是吐蕃复款附。好，呼到翻。

（卷二二三·页二十上 六七九〇—六七九二）

开元十九年（辛未、七三一）

〔正月〕辛未，遣鸿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庆之子也。崔神庆进用于武后之

时吐蕃使者称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疏，疏，所去翻。考异

曰：实录：「十一年七月壬申，敕遣崔琳充入吐蕃使。癸未，命有司写毛诗、礼记等赐金城公主；于休烈谏。丁

亥，以崔琳为御史大夫。八月辛卯，降书与吐蕃。」按吐蕃传，此年十月论名悉猎至京师，本纪、唐历皆同。十九

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报使，二月甲午，以琳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享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名悉猎请书，于

休烈乃谏。实录皆误在前年七月、八月。按七月癸丑朔，亦无丁亥。以为：「东平王汉之懿亲，求

史记、诸子，汉犹不与。」汉成帝弟东平王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凤

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

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与。」遂不与。况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

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事下中书门下议之。事下，遐嫁翻。

裴光庭等奏：「吐蕃聋昧顽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上曰：「善！」遂与之。休烈，志宁之玄孙也。于志宁事太宗、高宗，得罪于武后。

（卷二二三·页二三上至二三下 六七九四）

秋，九（唐：「九」作「七」）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论尚它砭入见，请于赤岭为互市；许之。砭，郎兀翻。石堡城西二十里至赤岭。

（卷二二三·页二五下 六七九六）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七三三）

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请立碑于赤岭，以分唐与吐蕃之境，许之。为后绝吐蕃和亲，仆赤岭碑张本。

（卷二二三·页二九上 六八〇〇）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七三七）

〔二月〕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

初，希逸遣使谓吐蕃〔章，十二行本「蕃」下有「边将」三字。〕乞力徐曰：「两国通

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乞力徐曰：「常

侍忠厚，崔希逸盖带散骑常侍镇河西，故称之。捉，仄角翻。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专以边

事相委，万一有奸人交斗其间，掩吾不备，悔之何及！」希逸固请，乃刑白

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去，羌吕翻。被，皮义翻。时吐蕃西击勃律，

勃律来告急，上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律；上甚怒。会希逸僉人

孙海入奏事，僉，苦念翻。僉，从也。唐制：凡诸军镇大使、副使以下，皆有僉人、别奏以为之使。大使

僉二十五人，别奏十人；副使僉二十人，别奏八人。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

大获。上命内给事赵惠琮与海偕往，审察事宜。唐内侍省有内给事十人，从五品下，掌承

旨劳问，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贺皇后，则出入宣传；宫人衣服费用，则具品秩，计其多少，春秋宣送中书。

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

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惠琮、

海皆受厚赏，自是吐蕃复绝朝贡。

(卷二一四·页二下 六八二六—六八二七)

开元二十六年 (戊寅、七三八)

三月，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鄯州都督、知陇右留后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为威戎军。鄯州星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军。考异曰：旧传作「威武军」，今从实录。置兵一千戍之。

(卷二一四·页二六下 六八三二)

〔五月〕丙申，以崔希逸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以背乞力徐之盟也。内怀愧恨，未几而卒。几，居岂翻。

(卷二一四·页二六下 六八三二)

〔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萧灵为河西节度使总留后事，鄯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考异曰：旧传作「王昊」，今从实录、唐历。分道经略吐蕃。仍毁所立赤岭碑。立碑，见上卷二十一年。

(卷二一四·页二七上 六八三二)

突骑施可汗苏禄，素廉俭，每攻战所得，辄与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众乐为用。既尚唐公主，又潜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苏禄以三国女为可敦。……

(卷二一四·页二七下 六八三三)

〔七月〕杜希望将鄯州之众夺吐蕃河桥，筑盐泉城于河左，吐蕃发兵三万逆战。希望众少不敌，将卒皆惧。左威卫郎将王忠嗣帅所部先犯其陈，所向辟易，杀数百人，虏陈乱。希望纵兵乘之，虏遂大败。置镇西军于盐泉。镇西军在河州西百八十里。忠嗣以功迁左金吾将军。

(卷二一四·页二九上 六八三五)

〔九月〕初，仪凤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据之，初，剑南度茂州之西筑安戎城戍之，以连吐蕃南鄙，生羌导吐蕃取之，因守之，遂并西洱河诸蛮，东与松、茂、嘉接。其地险要，唐屡攻之，不克。剑南节度使王昱筑两城于其侧，顿军蒲婆岭下，新书作「蓬婆岭」，其地在雪山外，杜甫诗所谓「次取蓬婆雪外城」是也。运资粮以逼之。吐蕃大发兵救安戎城，昱众大败，死者数千人。考异曰：旧传，「将士数万人，皆没于贼。」今从实录。昱脱身走，粮仗军资

皆弃之。貶昱枯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卷二一四·頁二九上 六八三五)

戊午，册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

水经注：云南郡本云山县地也，蜀刘氏建兴二年置郡，自

唐戎州开边县而南，七十里至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云南城。

归义之先本哀牢夷，地哀牢夷，汉明帝之时内附。居姚州之西，东南接交趾，西

北接吐蕃。蛮语谓王曰「诏」，先有六诏：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

穹，曰样备，曰越澹，考异曰：新书「六诏曰蒙嵩、越析、浪穹、邕叟、施浪、蒙舍。」今从蛮语「云南

别录。兵力相埒，莫能相壹；历代因之以分其势。蒙舍最在南，故谓之南诏。

高宗时，蒙舍细奴逻初入朝。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逻皮，盛逻皮生皮逻

阁。逻，郎佐翻。考异曰：新传云：「蒙氏父子以名相属，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炎阁。」武后时，逻盛炎身

入朝，妻方娠，生盛逻皮，喜曰：「我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炎阁立，死。开元时，弟盛逻皮立，生皮逻阁，

授特进，封台登郡王。炎阁未有子时，以阁逻凤为嗣；及生子，还其宗，而名承阁遂不改。」按逻盛炎之于盛逻

皮，岂得云以名相属？既有炎阁，岂得云「我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今从旧南诏传及杨国忠传，云南别录。又

旧南诏传，「阁」皆作「阁」。今从新传。皮逻阁浸强大，而五诏微弱；会有破弼河蛮之功，

渭河即西渭河。渭，音乃吏翻。

乃赂王昱，求合六诏为一。昱为之奏请，朝廷许之，仍赐名归义。于是以兵威胁服群蛮，不从者灭之，遂击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后卒为边患。南诏事始此。其先乌蛮别种。夷语山陂陀为「和」，故谓之「大和城」。

（卷二一四·页二九下 六八三五—六八三六）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

春，正月，壬寅，命陇右节度大使荣王琬自至本道巡按处置诸军，选募关内、河东壮士三五万人，诣陇右防遏，至秋末无寇，听还。

（卷二一四·页三一上 六八三七）

〔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军，白草军在蔚茹水之西。又，鄯州尾宿川之西有安人

军。蔚茹水在原州萧关县，此时吐蕃兵不能至，疑「白草军」当作「白水军」。陇右节度使萧晃击败之。
晃，火迴翻。

（卷二一四·页三二上 六八三八）

〔十一月〕剑南节度使张宥，文吏不习军旅，悉以军政委团练副使章仇兼

琼。据旧志，上元后置团练使。余考唐制，凡有团结兵之地，则置团练使。此时蜀有黎、雅、邛、翼、茂五州

镇防团结兵，故置团练副使；安、史乱后，诸州皆置团练使矣。

兼琼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

上悦之。丁巳，以宥为光禄卿。十二月，以兼琼为剑南节度使。

（卷二一四·页三三上 六八四〇）

开元二十八年（庚寅，七四〇）

〔三月〕章仇兼琼潜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晏结谋，使局开门引内唐兵，尽杀吐蕃将卒，使监察御史许远将兵守之。监，古覓翻。远，敬

宗之曾孙也。

永徽、显庆之间，许敬宗以奸佞致位公辅；安、史之乱，远乃能效死节以报国，史故著其

世以勉为臣者。

（卷二一四·页三三下 六八四〇—六八四二）

六月，吐蕃围安戎城。

（卷二一四·页三四下 六八四二）

上嘉盖嘉运之功，以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使之经略吐蕃。嘉运恃恩流

连，不时发。

盖嘉运恃其边功以自昵于人主，是从流于上也。在京师以酒色自娱而不即赴镇，是从流于

下也。史以流连二字言之，旨哉！

左丞相裴耀卿上疏，疏，所去翻。以为：「臣近与嘉运同

班，观其举措，诚勇烈有余；然言气矜夸，恐难成事。昔莫敖怙于蒲骚之役，

卒丧楚师；

左传：楚莫敖屈瑕既败郢师于蒲骚，复伐罗。斗伯比送之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

见楚子，楚子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莫敖怙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莫敖果不设备。

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怙，女九翻。陆德明曰：骚，音萧，又音缪。今嘉运有骄敌之色，

臣窃忧之。况防秋非远，未言发日，若临事始去，则士卒尚未相识，何以制

敌！且将军受命，凿凶门而出；今乃酣饮朝夕，殆非忧国爱人之心。若不可

改易，宜速遣进涂，仍乞圣恩严加训励。」上乃趣嘉运行。趣，读曰促。已而嘉

运竟无功。盖嘉运小器易盈，志气惰矣，安能有功！

（卷二二四·页三四下 六八四二）

〔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维州；发关中弘骑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

曰平戎。

（卷二二四·页三五下 六八四二）

〔十二月〕金城公主薨；金城公主事始二百八卷中宗景龙元年。吐蕃告丧，且请和，

上不许。

（卷二二四·页三六上 六八四三）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七四二）

六月，吐蕃四十万众入寇，至安仁军，「安仁军」，当作「安人军」。浑崖峰骑将

臧希液帅众五千击破之。考异曰：旧传作「盛希液」，今从唐历。

（卷二一四·页三六下 六八四四）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达化县，达化，古洮河之地，后周置达化郡及县，隋废郡，以县属

廓州，县西百二十里有洮河城，陷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御。果如裴耀卿之言。

（卷二一四·页三八下 六八四六）

天宝元年（壬午，七四二）

〔正月〕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考异曰：旧纪云「三百六十二」。

按地理志，开元二十八年，州府三百二十八，至此才二年，不应遽增三十余州。今从唐历。会要，统纪。羁縻

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

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焉耆治所在安西府东八百里，于阗在南二千里；

疏勒在西二千余里。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

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

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赤水军在凉州城内，兵三万三千人。大斗军在凉州西二百余里，肃二州界，兵七千五百人。建康军在凉州西二百里，兵五千三百人。宁寇军在凉州东北百余里，兵八千五百人。玉门军在肃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墨离军本月氏国，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豆卢军在沙州城内，管兵四千三百人。新泉军在会州西北二百里，管兵千人。张掖守捉在凉州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凉州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在凉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唐制：大曰军，小曰守捉。赵珣聚米图经：自甘州西至肃州五百里，自肃州西至瓜州四百五十里，自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自沙州西至伊州四百里。会州东至盐州八百里，西至凉州六百里，南至宋镇戎军一百四十里，北至灵州六百里。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经略军在灵州城内，兵二万七百人。丰安军在灵州西黄河外百八十里，兵八千人。定远军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兵七千人。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八十里，兵七千人。安北都护府治中受降城，黄河北岸，兵六千人。东受降城在胜州东北二百里，兵七千人。振武军在单于都护府城内，兵九千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临洮军在鄯州城内，兵万五千人。河源军

在鄯州西百三十里，兵四千人。白水军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兵四千人。安人军在鄯州界星宿川西，兵万人。振威军在鄯州西三百里，兵千人。威戎军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兵千人。漠门军在洮州城内，兵五千五百人。宁塞军在廓州城内，兵五百人。积石军在廓州西百八十里，兵七千人。镇西军在河州城内，兵万一千人。绥和守捉在鄯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兵千人。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兵三千人。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嵩、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万九百人。团结营在成都府城内，兵万四千人，天宝军在恭州东南九十里，兵千人。平戎军在恭州南八十里，兵千人。昆明军在嵩州南，兵五千一百人。宁远军在嵩州西，兵三百人。澄川守捉在姚州东六百里，管兵二千人。南江军兵三百人，翼州兵五百人，茂州兵三百人，维州兵五百人，柘州兵五百人，松州兵二千八百人，当州兵五百人，雅州兵四百人，黎州兵千人，姚州兵三百人，悉州兵五千人。杜佑曰：当州江源郡在翼州西二百七十里，西北到故通轨县二百里，以西即是生羌。悉州在当州南八十里。黎州，汉沈黎郡也，东去一里，高山万重，更无郡县；西南去郡一里，高山万重；东北去郡五里，西北去郡二里，皆高山万重。茂州，刘昫曰：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曰会州，贞观八年改曰茂州，以郡界茂湿山为名。松州东至茂州三百里，西南至当州三百里，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恭州，开元二十四年分静州广平县置，东至柘州一百

里。悉州西北至当州八十里，獠，鲁皓翻。……凡镇兵四十九万人，考异曰：此兵

数，唐历所载也。旧纪：「是岁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此盖止言边兵，彼并

京畿诸州彍骑数之耳。马八万余匹。安西府马二千七百匹。……河西赤水军马万三千匹，大斗军马二千四

百匹，建康军马五百匹，宁寇、玉门军共管马六百匹，墨离军马四百匹，豆卢军马四百匹，朔方经略军马三千匹，

丰安军马千三百匹，定远军马二千匹，西受降城马千七百匹，中受降城马二千匹，东受降城马千七百匹，振武军马

千六百匹。……陇右临洮军马八千匹，河源军马六百五十匹，白水军马五百匹，安人军马二百五十匹，威戎军马

五十四，漠门军马二百匹，宁塞军马五十四，积石军马三百匹。剑南团结营马千八百匹，昆明军马二百匹。开元

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

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安西衣赐六十二万匹段，……河西衣赐百八十万匹段，朔方衣

赐二百万匹段，……陇右衣赐二百五十万匹段，剑南衣赐八十万匹段，粮七十万石。公私劳费，民始困

苦矣。

（卷二二五·页一下 六八四七—六八五一）

〔九月〕护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匐遣使请降。頡，奚结翻。

（卷二二五·页九上 六八五六）

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戊戌，又奏破青海道 莽布支营三万余众，斩获五千余级。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奏破吐蕃 渔海及 游弈等军。史言明皇喜边功，故边帅告捷者相继。倕，音垂。

（卷二一五·页九上 六八五六）

天宝二年（癸未，七四三）

〔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军出西平，西平郡即鄯州。击吐蕃，行千余里，攻洪

济城，破之。杜佑曰：鄯州达化县有洪济镇，周武帝逐吐谷浑所筑，在县西二百七十里。长庆中，刘元鼎

为盟会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济西行二千里，水益狭，冬、春可涉，夏、秋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

曰历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房曰：阿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

赤，行益远，他水并注则浊。河源东北宜莫贺延碛尾，隐测其地，盖在剑南之西。此刘元鼎因洪济城而上叙河源，

附见于此。

（卷二一五·页十一下 六八五八）

天宝四载（乙酉，七四五）

〔九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为虜所败，副将褚谠

战死。

诩，直廉翻。考异曰：「新传作「诸葛诩」。今从实录。」

（卷二二五·页二十下 六八六八）

天宝五载（丙戌，七四六）

〔正月〕以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东，每互市，高估马价，诸胡闻之，争卖马于唐，忠嗣皆买之。由是胡马少，唐兵益壮。及徙陇右、河西，复请分朔方、河东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亦壮。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皆大捷。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

（卷二二五·页二三上 六八七二）

天宝六载（丁亥，七四七）

〔十月〕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以部将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

兵马使，节镇衙前军职也，总兵权，任甚重。至德以后，都知兵马使

率为藩镇储帅。

翰父祖本突骑施别部酋长，西突厥五弩失毕有哥舒罔俟斤。

光弼，契丹王楷

洛之子也。

开元初，李楷洛封为契丹王。

皆以勇略为忠嗣所重。忠嗣使翰击吐蕃，有

同列为之副，倨慢不为用，翰树杀之，军中股栗。树，则瓜翻。累功至陇右节度副使，每岁积石军麦熟，吐蕃辄来获之，获，户郭翻。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翰先伏兵于其侧，虏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复来。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石堡城陷，见上卷开元二十九年。忠嗣上言：「石堡险

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上意不快。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诏，而不尽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

李光弼言于忠嗣曰：「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唐中世以前，率

呼将帅为大夫，白居易诗所谓「武官称大夫」是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

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牣，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忠嗣曰：「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

欲为之。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黔中一道皆溪峒，蛮、徭杂居，贬谪而不过岭者处之。上佐，长史、司马也。黔，音琴。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将军，子诚爱我矣，然吾志决矣，子勿复言。」光弼曰：「舅者恐为大夫之累，累，力瑞翻。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趋出。

延光过期不克，言忠嗣沮挠军计，沮，在吕翻。挠，女教翻。上怒。李林甫因使

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爱狎」，武德四年，分东平之卢县置济州，隋之济北郡也。天宝元年改曰济阳郡。忠嗣年九岁，父海宾战死于渭源长城堡，帝养忠嗣宫中，太子时为忠王，与之游处。魏林先为朔州刺史。忠嗣节度河东，朔州其巡属也，故使林譖之，以示言有所自来。济，

子礼翻。欲拥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

上闻哥舒翰名，召见华清宫，与语，悦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陇右节度使。

（卷二二五·页二九上至三二下 六八七七—六八七九）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

考异

曰：新传，李林甫屡白太子宜有谋上云云。按林甫虽志欲害太子，亦未肯自言之。今不取。但劾忠嗣沮挠

军功。」劾，户概翻，又户得翻。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劝多资金帛以救忠嗣。翰曰：

「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丧，息浪翻。多赂何为！」遂单囊而行。

三司奏忠嗣罪当死。翰始遇知于上，力陈忠嗣之冤，且请以己官爵赎忠嗣罪；

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言与泪俱。上感寤，己亥，贬忠嗣汉阳太守。

汉阳郡，河州。

（卷二一五·页三四下 六八八—六八八三）

初，将军高仙芝，本高丽人，丽，力知翻。从军安西。仙芝骁勇，善骑射，骁，

坚尧翻。节度使夫蒙灵察屡荐至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小勃律去长安九千里而麻，距吐蕃赞普牙三千里。及其旁二十余

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为行营节

度使，将万骑讨之。自安西行百余日，乃至特勒满川，分军为三道，特勒满川即

五识匿国所居。三道：一由北谷道，一由赤佛道，仙芝自由护密道。自护密勒城南至小勃律国都五百里。期以

七月十三日会吐蕃连云堡下。连云堡南依山，北据婆勒川以为固。有兵近万人，近，其新

翻。不意唐兵猝至，大惊，依山拒战，炮礮如雨。仙芝以郎将高陵李嗣业为陌

刀将，炮，匹貌翻。礮，卢对翻。炮即炮石。杜佑曰：礮木长五尺，径一尺，小至六七寸。唐六典：武库令

掌兵器，辨其名数，以备国用。刀之制有四：曰仪刀，曰障刀，曰横刀，曰陌刀。仪刀，盖古斑剑之类，宋晋以来谓之御刀，后魏曰长刀，皆施龙凤环，至隋谓之仪刀，装饰以金银，羽仪所执。郭刀，盖用以禦身，以御敌。

横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于隋。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斩马剑。令之曰：「不及日

中，决须破虏。」嗣业执一旗，引陌刀缘险先登力战，自辰至巳，大破之。

考异曰：旧唐书传云「天宝七载」。今从实录及封常清传。

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

溃。中使边令诚以入虏境已深，惧不敢进；边令诚时为监军。仙芝乃使令诚以羸弱

三千守其城，羸，伦为翻。复进。

三日，至坦驹岭，下峻阪四十余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惮险，

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诈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归唐，娑夷水

藤桥已斫断矣。」娑夷水，即弱水也，小勃律王居孽多城，临娑夷水。其水不能胜草芥。

藤桥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阳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

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将军席元庆将千骑前行，谓曰：「小勃律闻大

军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走，音奏。第呼出，取繒帛称敕赐之，繒，慈陵翻。

大臣至，尽缚之以待我。」元庆如其言，悉缚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附吐蕃者大臣数人。

藤桥去城犹六十里，仙芝急遣元庆往斫之，甫毕，吐蕃兵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尽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

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还。九月，至连云堡，与边令诚俱。

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状。奏捷状于京师。

至河西，此河西，自马河西也。自安西西出柘赭关渡白马河。夫蒙灵察怒仙芝不先言己而

遽发奏，一不迎劳，一，犹言一切也。劳，力到翻。骂仙芝曰：「噉狗粪高丽奴！噉，

徒滥翻，又徒览翻。汝官皆因谁得，而不待我处分，分，扶问翻。擅奏捷书！高丽奴！

汝罪当斩，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谢罪。边令诚奏仙芝深入万里，立奇功，今旦夕忧死。

（卷二一五，页二六上至三八下 六八八四—六八八六）

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徵灵察入朝，灵察大惧。

仙芝见灵察，趋走如故，灵察益惧。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思琛及行官王滔等，押牙者，尽管节度使牙内之事。行官，主将命往东京师及邻道及巡内郡县。琛，丑林翻。皆平日构仙芝于灵察者也，仙芝面责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妇人，何也？」又捽滔等，欲笞之，捽，才没翻。笞，丑之翻。既而皆释之，谓曰：「吾素所恨于汝者，欲不言，恐汝怀忧，今既言之，则无事矣。」军中乃安。

（卷二一六·页一上 六八八七）

天宝七载（戊子，七四八）

〔十二月〕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青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须冰合游牝马其上，明年生驹，号龙种，故谓之龙驹岛。谓之应

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屏，必郢翻。

（卷二一六·页六上 六八九二）

天宝八载（己丑，七四九）

〔六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

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楛木及石，贮，下吕翻。楛，卢对翻。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高秀岩后为安禄山守大同，盖二人朔方、河东将也。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王忠嗣言，见上卷六载。顷之，翰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谪卒二千戍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深入虏境，声援不接，兵法曰遣人获也。

（卷二一六页·九下 六八九六）

〔闰六月〕乙丑，以石堡城为神武军，又于剑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安都护府。置保安都护府，以领牂柯、吐蕃。

（卷二一六·页十上 六八九六）

十一月，乙未，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遣使表称：「羯师王亲附吐蕃，但，当割翻。仰，求加翻。羯，丘竭翻，又去渴翻。困苦小勃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思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羯师，亦曰羯师，胡种也；与吐火罗邻接。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其北即小勃律也。上许之。

（卷二一六页·十一下 六八九七）

天宝九载 (庚寅、七五〇)

〔二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破羯师，虜其王勃特没。考异曰：实录，去载十一

月，吐火罗叶护请使安西兵讨羯师，上许之，不见出师。今载三月庚子，册羯师国王勃特没兄素迦为王，册曰：「顷勃特没，于卿不孝，于国不忠。」不言羯师为谁所破。按十载正月，高仙芝擒羯师王来献，然则羯师为仙芝所破也。三月，庚子，立勃特没之兄素迦为羯师王。迦，音加。

(卷二一六·页十一下 六八九八)

〔十二月〕关西游弈使王难得击吐蕃，克五桥，拔树敦城，以难得为白水军使。树敦城以古犬戍王树敦名城，隋在吐谷浑界，唐在吐蕃界。

(卷二一六·页十四上 六九〇二)

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虜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余斛，张揖广雅曰：瑟瑟，碧珠也。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为石国王子扇诱诸国以覆仙芝之师张本。

(卷二一六·页十四上 六九〇二)

天宝十载（辛卯，七五二）

〔正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羯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势面请留己，制复留思顺于河西。势，力之翻。

（卷二一六·页十六下 六九〇四）

夏，四月，壬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泸水之南也。

武后垂拱元年，置长城县，属姚州，天宝初更名泸南县。考异曰：杨国忠传：「南蛮质子阁罗凤亡归不获，帝怒，

欲讨之。国忠荐姚州人鲜于仲通为益州长史，令帅精兵八万讨南蛮。」按南诏传：「七年，蒙归义死，诏阁罗凤

袭云南王」，不云尝为质子亡归也。九年，姚州白以张虔陀侵之故反，时鲜于仲通已为益州长史。国忠传与南诏

传相违。新、旧书皆如此，恐误。时仲通将兵八万分二道出戎、嵩州，至曲州、靖州，

分为二道，一道出戎州，一道出嵩州也。自戎州开边县西行七十里至曲州；自嵩州西南行八百余里渡泸水。曲州

本隋之恭州，古朱提之地，武德八年更名曲州。靖州，隋属协州，古夜郎地，武德初分协州置靖州。南诏王

阁罗凤谢，〔章：十二行本「谢」上有「遣使」二字。〕罪请还所俘掠，城云南而去，去年，南诏

攻陷云南城，必有夷毁处，故清城之以谢罪。且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

吐蕃；云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

考异曰：唐历云「令仲通白衣领节度事」，旧传无之。按既掩败叙功，岂得复白衣领职！阁罗凤敛战尸，

筑为京观，遂北臣于吐蕃。蛮语谓弟为「锤」，吐蕃命阁罗凤为「赞普锤」，号曰「东帝」，给以金印。阁罗凤刻碑于国门，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其后德宗之世，异牟寻卒复归唐，复，扶又翻。

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卷二六·页一九上 六九〇六—六九〇七）

天宝十一载（壬辰、七五二）

六月，甲子，杨国忠奏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剑南兵击破之于云南，克

故隰州等三城。

考异曰：实录：「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杨国忠破吐蕃于云南，拔故隰州等

三城，献俘于朝。」

唐历：「国忠上言破吐蕃于云南，拔故洪州等三城。」按国忠时在长安，盖剑南破吐蕃，以

国忠领节制，故使之上表献俘耳。时国忠已为大夫，云中丞，误也。隰州，从实录。

捕虏六千三百，以

道远，简壮者千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

（卷二一六·页二五下 六九二—六九三）

天宝十二载（癸巳，七五三）

〔五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

落。

吐蕃得九曲地，见二百十卷睿宗景云元年。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济桥，注见前。

初，高丽人王思礼与翰俱为押牙，事王忠嗣。翰为节度使，思礼为兵马使兼河源军使。翰击九曲，思礼后期，翰将斩之，既而复召释之。思礼徐曰：「斩则遂斩，复召何为！」

杨国忠欲厚结翰共排安禄山，奏以翰兼河西节度使。秋，八月，戊戌，赐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长安城西而北来第一门曰安远门，本

隋之开远门也。西尽唐境方二千里，并西域内属诸国言之。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

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

（卷二一六·页三十下至三一上 六九一八—六九一九）

是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至菩萨劳城，〔新〕旧书并作「贺善劳城」，善，

薄胡翻。

前锋屡捷，常清乘胜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实谏曰：〔新书作「陇州大堆府果

毅〕，此从旧书。

「虜兵羸而屡北，诱我也；请搜左右山林。」常清从之，果获伏

兵，遂大破之，受降而还。

（卷二一六·页三二下 六九二〇—六九二二）

天宝十三载（甲午，七五四）

〔三月〕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敕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

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军，十将，亦唐中世以来军中将领之职名。火拔，突厥别部也。

开元中置火拔州。唐制：特进，文散阶，正二品。骠骑大将军，武散阶，从一品。河源军使王思礼加特

进，临洮太守成如璆、讨击副使范阳鲁炆、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

贞观中，铁勒来降，以浑部置皋兰都督府。云麾将军，武散阶，从三品上。守，式又翻。璆，音求。陇右讨击

副使郭英乂为左羽林将军。英乂，知运之子也。翰又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諲为支度判官，諲，伊真翻。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安邑曲环为别将。河东郡，蒲州。唐制：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其属有判官、巡官。封丘县，汉、晋以来属陈留，唐属汴州。安邑县，属蒲州。姓谱：晋穆侯子成师封于曲沃，其后氏焉。汉有代郡太守曲谦，货殖传有曲叔。

(卷二一七·页四下 六九二六)

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洮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洮阳、洮河二郡，皆置于洮、廓二州西南。廓州，本洮河郡，天宝元年更名宁塞郡。洮州西八十里磨环川置神策军。新书曰：洮河郡置于积石之西。洮，坚尧翻。

(卷二一七·页六上 六九二七)

天宝十四载(乙未、七五五)

春，正月，苏毗王子悉诺逻去吐蕃来降。新书曰：苏毗，吐蕃强部也。

(卷二一七·页七下 六九二九)

〔四月〕癸巳，以苏毗王子悉诺邈为怀义王，赐姓名李忠信。

（卷二七·页十上 六九三二）

〔十二月〕壬辰，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

（卷二七·页十六上 六九三八）

（按：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于范阳，故玄宗欲亲征也。）

是岁，吐蕃赞普乞梨苏笼猎赞卒，子娑悉笼猎赞立。

（卷二七·页二十八上 六九五〇）

肃宗

至德元载（丙申，七五六）

〔六月〕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

延秋门，唐长安禁苑之西门也。

程大昌雍录有汉唐要地参出图，唐禁苑西北，包汉长安故城。未央宫，唐后改为通光殿；西出即延秋门。考异曰：

幸蜀记云：「丙申，百官尚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误也。

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

去。……夜将半，乃至金城。

金城县，属京兆，本始平县，中宗景龙二年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金城，在京城西八十五里。

……王思礼自潼关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

丙申，至马嵬驿，

金人疆域图：马嵬驿，在京兆兴平县。

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

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马嵬驿之西门也。射，而亦翻。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

（卷二一八页：九下至十二上）

六九七—六九七四）

太子至平凉数日，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朔方所统有三

受降城，即丰安、定远、振武三城，皆在黄河外。

节度判官崔漪，……鸿渐、漪使少游居后，

葺次舍，庀资储，庀，卑婢翻，具也。

自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

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清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少游盛治宫室，帷帐皆仿禁中，饮膳备水陆。秋，七月，辛酉，太子至灵武，悉命撤之。』史言肃宗以此成兴复之功。

（卷二一八页：十九下 六九八〇）

〔八月〕壬午，回纥可汗、吐蕃赞普相继遣使请助国讨贼，宴赐而遣之。

（卷二一八·页三一上 六九九二）

〔九月〕南诏乘乱陷越雋会同军，据清溪关；越雋郡，雋州。会同军当在越雋会川

县，当泸津关要路。清溪关，在大定城北。考异曰：唐历，是月吐蕃陷雋州。新传，是岁阁罗凤乘衅取雋州会同

军云云，盖二国兵共陷雋州也。寻传，骠国皆降之。新书：寻传蛮，俗无丝织，跣履荆棘，不以为苦。

射豪猪，生食其肉。战，以竹笼头，如兜鍪。骠，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千里，南属海，北南诏。

（卷二一八·页三八下 七〇〇〇）

〔是岁〕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定戎军在石堡城北，隔涧七里。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济桥，金天军，其东南

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里素恭川有天成军，西百余里有雕窠城。皆天宝十三载置。

(卷二一九·页十下 七〇一二)

至德二载 (丁酉、七五七)

〔十月〕吐蕃陷西平。西平郡，鄯州。

(卷二二〇·页六下 七〇三八)

乾元元年 (戊戌、七五八)

〔九月〕丙子，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贞观以后，

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又置芳池都督府于庆州 怀安县界，管小州十，以处党项 野利氏部落。至德以来，中国乱，党项因寇邠、宁二州。

(卷二二〇·页二八下 七〇六〇)

〔是岁〕吐蕃陷河源军。

(卷二二〇·页三四下 七〇六六)

乾元二年 (己亥、七五九)

〔十月〕……〔李〕光弼遽帅众入〔河阳〕北城，登城望贼〔史思明〕

曰：「贼兵虽多，器而不整，不足畏也。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乃命诸将出战。及期，不决，召诸将问曰：「向来贼陈，何方最坚？」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将郝廷玉当之。廷玉，光弼之爱将也。廷玉请骑兵五百，与之三百。又问其次坚者。曰：「东南隅。」光弼命其将论惟贞当之。论，姓也。诸论自吐蕃来降。惟贞请铁骑三百，与之二百。……

（卷三二·页二十下 七〇八七—六九八二）

上元元年（庚子，七六〇）

〔八月〕初，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关磨环川，于其地置神策军。会要：

天宝十三载，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请以其地置洮阳郡，郡内置神策军，去临洮郡二百里。及安禄山反，军

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难，乃旦翻。既而军地沦入吐蕃。……

（卷三二·页二九上 七〇九六）

是岁，吐蕃陷廓州。

（卷三二·页三五上 七一〇二）

宝应元年（壬寅、七六二）

〔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请和。

（卷三三二·页十五上 七二一八）

（按：建寅月，正月也。）

代宗

广德元年（癸卯、七六三）

〔四月〕郭子仪数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不能用郭子仪之言，为二虜入京师张本。

（卷三三二·页三八上 七二四三）

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为虜所留，二年乃得归。史实言之。

（卷三三二·页三八上 七二四三）

〔七月〕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

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兰、廓、秦、渭等州，即河西、陇右之地也。先已为吐蕃所陷，史因其入大震关而备言之。兰州，汉金城郡，隋置兰州，因皋兰山为名。廓州，汉西平郡南界，前凉以其地为湟河郡，后魏置洮河郡。周建德五年，取河南地置廓州，取廓清之义为名。河州，汉枹罕县，前凉张骏分置河州。鄯州，汉破羌允吾县地，唐平薛举，置鄯州。洮州，治汉洮阳城，周保定初置。岷州，秦临洮县地，后魏大统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名。秦州，治成纪显亲川，因魏、晋旧州名。成州，古西戎地，后千亩戎姜氏居之，又后为白马氏国，汉为武都郡，晋为仇池郡，后魏改为南秦州，西魏改成州。渭州，治汉襄武县，后魏置。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缗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缗，慈陵翻。糗，去久翻。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徵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史言唐所以失河、陇。

（卷三三·页二上 七二四六—七二四七）

〔仆固〕怀恩与饮于母前，母数让〔骆〕奉仙曰：「汝与吾儿约为兄弟，

今又亲〔辛〕云京，何两面也！」唐人谓反覆者为两面。贞元以后，剑南西山白狗等羌内附，赐牛粮，治生业，差赐官禄，皆得世袭。然阴附吐蕃，世谓之两面羌。此其证也。

（卷二三·页三上 七一四七）

吐蕃之入寇也，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乡导。考异曰：汾阳家传：「八月，吐蕃次泾、宁州，遣感激军使高晖御之，战败，执晖。九月，至便桥。」实录：「十月庚午，吐蕃寇泾州。辛未，犯奉天、武功。」按今泾州东去邠州三程，邠州南去奉天二程，不应庚午寇邠州，辛未已至奉天。盖史官据奏到日书之耳。段公家传：「九月二十日，吐蕃寇泾原，节度使高晖降之。十一月一日，陷邠州，节度使张蕴琦弃城遁。」旧本纪：「九月己丑，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因为吐蕃乡导。十月辛未，犯京畿。」新本纪：「九月乙丑，泾州刺史高晖叛附于吐蕃。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今月从实录，而不取其日。引吐蕃深入，过邠州，上始闻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

子仪闲废日久，宝应元年八月，郭子仪自河东入朝，遂留京师。部曲离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骑而行，至咸阳，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氏、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

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凤翔府盩厔县有司竹园，汉书王莽传所谓「霍鸿负倚芒竹」，即此地也。苏轼曰：盩厔有官竹园，临水，数十里不绝，所谓同竹也。循山而东。子仪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奏，请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见。癸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将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盩厔之西。乙亥，吐蕃寇盩厔，月将复与力战，兵尽，为虜所擒。

上方治兵，治，直之翻。而吐蕃已度便桥，仓猝不知所为，丙子，出幸陕州。

陝，失冉翻。官吏藏窜，六军逃散。郭子仪闻之，遽自咸阳归长安，比至，比，及也。车驾已去。上才出苑门，渡泔水，按唐禁苑，包大明宫之北，东距泔水。考雍录，长安志诸

书，禁苑东面出泔水，无其门，盖出光泰门耳。射生将王献忠拥四百骑叛还长安，胁丰王珙

等十王西迎吐蕃。珙，玄宗子，音居勇翻。遇子仪于开远门内，开远门，长安城西北头第一

门。子仪叱之，献忠下马，谓子仪曰：「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郭子仪为中书令，故称为令公。废立在一言耳。」子仪未应。珙越次言曰：「公何

不言！」子仪责让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车驾至华州，官吏奔散，无复供拟，扈从将士不免冻馁。会观军容使鱼朝恩将神策军自陕来迎，上乃幸朝

恩营。丰王珙见上于潼关，上不之责；退至幕中，有不逊语，群臣奏议诛之，乃赐死。

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唐十二行本「承」上有「广武王」三字。）宏为帝，邠，悲频翻。邠王守礼，章怀太子之子。改元，置百

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閭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剽，匹妙翻。苗晋卿病卧家，遣人舆入，迫胁之，晋卿闭口不言，虜不敢杀。于是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

辛巳，上至陕，百官稍有至者。郭子仪引三十骑自御宿川循山而东，三辅黄图曰：御宿川在长安城南。汉武帝为离宫别馆，禁御人不得往来游观，上宿其中，故曰御宿。程大昌曰：御宿川即樊川，在万年县南二十五里。谓王延昌曰：「六军将士逃溃者多在商州，今速往

收之，商州，治上洛县，至京师二百八十一里。并发武关防兵，数日间，北出蓝田以向长安，吐蕃必遁。」过蓝田，遇元帅都虞候臧希让、凤翔节度使高升，得兵近千
人，武关，在商州西北，雍州蓝田县南。子仪与延昌谋曰：「溃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乱。」使延昌自直径入商州抚谕之。诸将方纵兵暴掠，闻子仪至，皆大

喜听命。子仪恐吐蕃逼乘輿，留军七盘，杜佑曰：七盘，即王莽所谓「绕溜之固南当荆楚」者也。绕溜者，言四面塞厄屈曲，水回绕而溜，今谓之七盘、十二谿。乘，洩。曜正三日乃行。比至商州，

行收兵，并武关防兵合四千人，军势稍振。子仪乃泣谕将士以共雪国耻，取

长安，皆感激受约束。子仪请太子宾客第五琦为粮料使，给军食。粮料使，主给

行营军食。我宋朝随军转运使即其任。

上赐子仪诏，恐吐蕃东出潼关，徵子仪诣行在。

子仪表称：「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上许之。郾延〔章，十二行本「延」作「坊」〕节度使判官段秀实说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

上元元年，置渭北、郾坊节度使，领郾、坊、丹、延四州，治坊州。道，音同。孝德即日大举，南趣京

畿，李嗣业自西域赴难于至德之初，白孝德自郾坊赴广德之难，皆段秀实发之，其忠义盖天性也。与蒲、

陕、商、华合势进击。华，户化翻。

吐蕃既立广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子仪使左羽林

大将军长孙全绪将二百骑出蓝田观虏势，令第五琦掇京兆尹，与之偕行。又

令宝应军使张知节将兵继之。琦，音奇。上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亦号宝

应军。全绪至韩公堆，昼则击鼓张旗帜，夜则多燃火，以疑吐蕃。前光禄卿殷

仲卿聚众近千人，保蓝田，与全绪相表里，帅二百余骑直度浐水。浐，音产。

吐蕃惧，百姓又给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给，汤亥翻。

虜以为然，稍稍引军去。全绪又使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击鼓

大呼于朱雀街，唐太极宫正南出朱雀门，自朱雀门南出至明德门，皆名朱雀街。吐蕃惶骇。庚

寅，悉众遁去。考异曰：旧吐蕃传曰：「子仪帅部曲数百人及其妻子仆从南入牛心谷，驼马车牛数百两。

子仪迟留，未知所适。行军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监察御史李萼谓子仪曰：「令公身为元帅，主上蒙尘于外，

今吐蕃之势日逼，岂可怀安于谷中，何不南趋商州，渐赴行在！」子仪遵从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

分兵来逼，若当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仪又从之。子仪之队千余人，山谷束隘，

连延百余里，人不得驰。延昌与萼恐狭径被追，前后不相救，至倒回口，遂与子仪别行，逾绝涧，登七盘，趋于

商州。先是，六军将张知节与麾下数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难朝官、士庶及居人资财、鞍马，已有日矣。

延昌与萼既至，说知节曰：「将军身掌禁兵，军败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虏掠，何所归乎！今郭令公，元帅也，

已欲至洛南，将军若整顿士卒，谕以祸福，请令公来抚之，图收长安，此则将军非常之功也。」知节大悦。其

时诸军将臧希让、高升、彭体盈、李惟说等数人，各有部曲家兵数十骑，相次而至，又从其计，皆相率为军，约

不侵暴。延昌留于军中主约，萼以数骑往迎子仪，去洛南十余里，及之，遂与子仪回至商州。诸将大喜，皆遵其约

束。吐蕃将入京师也，前光禄卿殷仲卿逃难而出，至蓝田，组合败兵及诸骁勇愿从者百余人，南保蓝田以拒吐蕃，其众渐振，至于千人。子仪既至商州，募人往探贼势，羽林将军长孙全绪请行。全绪至韩公堆，仲卿得官军，其势益壮，遂相为表里。仲卿帅二百余骑游奔，直渡伊水。吐蕃惧，问百姓，百姓皆给之曰：『郭令公大军不知其数。』一贼以为然，遂抽军而还。『汾阳家传』曰：『公以三十骑循御宿川，略山而东。公西望国门，涕不自胜，谓延昌曰：『为舍人计，何以复国？』延昌歔歔不能对。公谓曰：『料诸将散卒必逃商於，若速行收合散卒，兼武关兵，数日之内，却出蓝田，设疑兵，为旆，屯于韩公堆，吐蕃必惧我而退，乃相与速驱之。』过蓝田，公与延昌议曰：『散兵至商州，必官吏不守，则兵乱而人溃。』使延昌间道中宿至商州，果如所议。延昌以公之言巡抚之，乱乃止，洩乃复。『今从之。』高晖闻之，帅麾下三百余骑东走，至潼关，守将李日越擒而杀之。

考异曰：新鱼朝恩传曰：『朝恩遣刘德信讨斩之。』今从实录。

……癸巳，以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甲午，子仪发商州。

（卷二二三·页六上至十下 七一五〇—七一五五）

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狽出幸。上发诏徵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

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伉，苦浪翻。以为：「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

师，劫宫闈，焚陵寢，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

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

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

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隻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离叛，陛下以

今日之势为安邪，危邪？若以为危，岂得高枕，枕，职任翻。不为天下讨罪人

乎！臣闻良医疗疾，当病饮药，药不当病，犹无益也。陛下视今日之病，何

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庙社稷，独斩元振首，驰告天下，悉出内使隶诸州，

言悉出诸宦官隶诸州羁管也。时宦官皆为内诸司使，故曰内使。持神策兵付大臣，时鱼朝恩领神策军。

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曰：『天下其许朕自新改过，宜即募士西赴朝廷；

若以朕恶不悛，悛，丑缘翻。则帝王大器，敢妨圣贤，其听天下所往！』如此，

而兵不至，人不惑，天下不服，臣请阖门寸斩以谢陛下。』上以元振尝有保护

功，保护事见上卷宝应元年。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

（卷三十三·页十一下 七二五—七二五六）

王甫自称京兆尹，聚众二千余人，署置官属，暴横长安中。横，户孟翻。王

寅，郭子仪至浐水西，郭子仪至浐水西，则已渡浐水，近京城矣。甫按兵不出。或谓子仪，

城不可入。子仪不听，引三十骑徐进，使人传呼召甫，甫失据，出迎拜伏，

子仪斩之。考异曰：实录曰：「有武将王甫等，诱长安恶少数百人，集六街鼓于朱雀街，大鼓之。吐蕃闻之

震憾，乘夜而遁。」汾阳家传曰：「射生将王抚，猛而多力，自称御史大夫，领五百骑、二千步卒，兼补官属，以

谋作乱。甲午，公发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公次浐水之右。王抚知公之来也，于城中坚列行阵，戈矛若林，指挥

其间，按甲不出。人劝公必不可入，公以三十骑徐进，曾不少惧，令传呼王抚，抚应声伏，乌合之徒，一时而溃。」

郭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诸军五万余人出蓝田，去城百里而军。城中相传，言大军将至，西戎惧焉。

三日，马家小儿、张小君、李酒盏、射生官王甫等五百余人，夜半，聚六街鼓入于子城，雷击天门街中，仍分其

众建旗诸门。吐蕃以为大军夜至，相帅遁去。小君使报郭公。七日，郭公全师入于京师，系小君、酒盏、王甫

等，责之曰：『吾军未至，汝设诈以畏吐蕃，吐蕃知之怒汝，燔蒸宫阙，从容而去，岂不由汝乎！』命斩之。遂

以破贼收城闻。」旧子仪传曰：「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豪侠为内应。一日，齐击鼓于朱雀街，蕃军惶

骇而去。」又曰：「射生将王抚自署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扰乱京城，子仪召抚，杀之。诏子仪权京城留守。」

吐蕃传：「吐蕃余众尚在城，军将王抚及御史大夫王仲升领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兵又入城，吐蕃皆奔

走。『若如鄒志所言，是子仪杀抚而攘其功，计子仪必不为也。子仪勋立，今古推高，凌轹作书，多攻其短，疑有宿嫌，不可尽信。今从汾阳家传及子仪旧传，其兵尽散。白孝德与邠宁节度使张蕴琦将兵屯畿县，京兆府管二十县，万年，长安为赤县，余县皆为畿县。子仪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卷二二三·页十二上 七一五六—七二五七）

〔十一月〕吐蕃还至凤翔，节度使孙志直闭城拒守，吐蕃围之数日。镇西节度使马璘闻车驾幸陕，将精骑千余自河西赴难，转斗至凤翔，值吐蕃围城，璘帅众持满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战，背，蒲妹翻。单骑先士卒奋击，俘斩千计而归。明日，虜复逼城请战，俘，方无翻。璘开悬门以待之。

杜预曰：悬门，施于内城门。按今边城之门，设扉以扃闭。而悬门者，设于门阑之外，常悬而不下，寇至则下之

以塞门，以为重闭之固。虜引退，曰：「此将军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于原、

会、成、渭之地。原州，高平郡；会州，会宁郡；成州，同谷郡；皆据河，陇之胜以临唐境。

（卷二二三·页十三上 七一五七）

十二月，丁亥，车驾发陕州。……甲午，上至长安，郭子仪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浐水东，伏地待罪。上劳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卷二三·页十三下 七二五七—七二五八）

〔甲午〕筑城于鄠县及中渭桥，屯兵以备吐蕃。以骆奉仙为鄠县筑城使，遂将其兵。鄠，音户。

（卷二三·页十三下 七二五八）

吐蕃既去，广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诛，丙申，放之于华州。华州，华阴郡，去京师一百八十里。

（卷二三·页十四上 七二五八）

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松州，交川郡，以郡界有甘松岭，名州。开元二

十八年，以维州之定廉置奉州云山郡，天宝八年，徙治天保军，更曰天保郡，是年没吐蕃。至乾元元年，嗣归诚王董嘉俊以郡来归，始更名保州。又按天宝八年分定廉置云山县，时盖于县新筑二城也。

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
西川节度使高适

（卷二三·页十四下 七二五八—七二五九）

广德二年（甲辰，七六四）

〔正月〕吐蕃之入长安也，诸军亡卒及多曲无赖子弟相聚为盗；吐蕃既

去，犹窜伏南山子午等五谷，

长安之南山，西接岐州界，东抵虢州界，其谷之大者有五，子午谷、

斜谷、骆谷、蓝田谷、衡岭谷也。

所在为患。丁巳，以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谷防御

使，以讨之。

（卷二二三·页十六上 七一六〇）

〔二月〕上之幸陕也，李光弼竟迁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

中，数遣中使存问之。吐蕃退，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辞以就

江、淮粮运，引兵归徐州。上迎其母至长安，厚加供给，使其弟光进掌禁

兵，遇之加厚。皆所以怀来光弼。

（卷二二三·页十九上 七一六三—七一六四）

〔八月〕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会泾原奏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十万众将

入寇，考异曰：旧子仪传云「数十万众」，怀恩传云「诱吐蕃十万众」。按汾阳家传，实不过十万。京师震

骇，诏子仪帅诸将出镇奉天。帅，读曰率。奉天县，属京兆。宋白曰：本醴泉县地，武后分置奉天

县以奉乾陵，在京兆西北百五十里。

上召问方略，对曰：「怀恩无能也为也。」上曰：「何

故？」对曰：「怀恩勇而少恩，少，诗沼翻。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

士耳。以此观之，则怀恩将士盖有关内，河东人。怀恩本臣偏裨，裨，颀眉翻。其麾下皆臣部

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辛巳，子仪发，赴奉天。

（卷二三·页二下 七二六六）

河中尹兼节度副使崔寓，寓，于矩翻。考异曰：五月已罢河中节度，今犹有副使者，盖言其前

官也。发镇兵西御吐蕃，为法不一。九月，丙申，镇兵作乱，掠官府及居民，

终夕乃定。

（卷二三·页二下 七二六六—七二六七）

辛亥，以郭子仪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以陈郑、泽

潞节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托通和以缓吐蕃之兵。子仪闻吐蕃逼邠州，甲

寅，遣其子朔方兵马使晞将兵万人救之。

（卷二三·页三上 七二六七）

己未，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众，拔当狗城。当狗城，当白狗羌之路，故以名

城。

（卷二三·页三上 七二六七）

仆固怀恩前军至宜禄，郭子仪使右兵马使李国臣将兵为郭晞后继。邠宁

节度使白孝德败吐蕃于宜禄。将，领也。考异曰：实录：「癸巳，孝德败吐蕃一千余众于宜禄，生擒

蕃将数人。」按汾阳家传：「二十六日，贼先军次宜禄。」然则前八日孝德岂得已败吐蕃于宜禄乎！实录误。冬，

十月，怀恩引回纥、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闭城拒守。考异曰：汾阳家传：「晞

屡破吐蕃。」今从实录。旧子仪传曰：「虜寇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拒之，与白孝德闭

城拒守。」按实录及晞传皆云晞拒怀恩，破之。子仪传云「曜」，误也。

（卷二二三·页二三上 七二六七）

庚午，严武拔吐蕃盐川城。盐川城，在当狗城西北。维州旧有盐溪县，永徽初，省入保州定康

县。

（卷二二三·页二三下 七二六七）

仆固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京师戒严。诸将请战，郭子仪不许，

曰：「虜深入吾地，利于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以吾为怯，必不戒，乃可破

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辛未夜，子仪出陈于乾陵

之南，陈，读曰阵。壬申未明，虜众大至。虜始以子仪为无备，欲袭之，忽见大

军，惊愕，遂不战而退。子仪使裨将李怀光等将五千骑追虜，至麻亭而还。

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泾而遁。

考异曰：实录：「十月辛未夜，郭晞

遣马步三千人于邠州西新贼营，杀千余人，生擒八十三人，俘大将四人。十一月乙未，怀恩及吐蕃等自溃，京师解严。」汾阳家传曰：「十月七日，公誓师曰，『明日有寇，尔其备之！』及夜，出兵数万阵于西门之外，广布旗

帜，如十万军。未曙，怀恩、吐蕃、回纥、吐浑等已阵于乾陵北，长二十里，怀恩等初谓无备，欲袭之；既见阵，

两蕃大骇，不敢战。而怀恩顾为公所取，惧公之威，又遁。初，军中偶语，夜中出兵，与鬼斗耳。及未曙，寇已

至矣，军中所以服公之先知也。贼至于邠州，营于北原。十三日，攻其东门，不克。十四日，横阵于南原，请战。

晞等与之连战，大破之，追奔数十里。二十一日，涉泾而还。」邠志：「怀恩寇邠，泾，十七日，众渡泾水，郭晞

率众御之，战于邠郭，我师败绩。怀恩覆其阵，泣曰：『此等皆为我儿，我教其射，反为它人致死于我，惜哉！』

明日，引军南出。」旧郭晞传曰：「怀恩诱虜再寇邠州，阵于泾北，晞乘其半济而击之，大破獯虜，斩首五千级，

连战皆捷。」吐蕃传曰：「郭晞于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骑斫怀恩营，破五千众，斩首千余级，生擒八十五人，降其

大将四人。」诸书载邠、宁战守、胜败，事各不同，今从汾阳家传，以实录参之。

（卷二二三·页二二下 七二六八）

怀恩之南寇也，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五千，谓监军柏文达曰：「河西

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将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摧砂堡，在原州西北。灵武，后周置建安县，

后又置历城郡，隋开皇三年废郡，十八年改建安为广润，仁寿九年又改曰灵武，属泾州。进攻灵州。怀恩

闻之，自永寿遽归，宋白曰：永寿县，属邠州，武德元年，于永寿原置县，因原立名。使蕃、浑

二千骑夜袭文达，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达将余众归凉州，哭而入。

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士卒怨其言。未几，吐蕃围凉

州，士卒不为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章〕十二行本「杀」下有「凉州遂陷」四字。旧志：凉州，西北至甘州六百里。

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磧，因以为名。沙陀始见于此。

（卷二三·页二三下 七二六八—七二六九）

十一月，丁未，郭子仪自行营入朝。……考异曰……又按实录，广德二年十月，吐蕃

寇邠州，〔白〕孝德、〔郭〕瑑闭城拒守，汾阳家传，其年九月，公使陈回光与孝德议边事于邠州。则孝德不以

永泰元年始归邠州，陈翔误也。……

（卷二三·页二四上 七二六九—七二七〇）

永泰元年（乙巳，七六五）

三月，壬辰朔，命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贤殿

待制。

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二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文明元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

明福门。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随仗待制。时助臣罢节制，无职事，令待制于集贤殿门。宋白曰：是

年，诏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乂、太子少傅裴遵庆、检校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元志直、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

希让、左散骑常侍杨璠、校校刑部尚书王昂、高升、检校工部尚书知省事崔涣、吏部侍郎李季师、王延昌、礼部

侍郎贾至、泾王傅吴令璠集贤待制。以助臣罢节制，无职事，乃于禁门书院待制，间以文儒，宠之也。左拾遗

洛阳独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备询问，此五帝盛德也。顷者陛下虽

容其直而不录其言，有容下之名，无听谏之实，遂使谏者稍稍钳口饱食，相

招为禄仕，此忠鲠之人所以窃叹，而臣亦耻之。今师兴不息十年矣，钳，其廉

翻。玄宗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至是十年。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

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椎，直追翻。吏

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纷麻。唐虞有百揆之官。孔安国

曰：揆，度也。度百事，总百官。此所谓百揆，盖言百官之事也。刺，来达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

不敢闻于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陛下不以此时思所以救之之术，臣实惧焉。今天下惟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之虞，邠、泾、凤翔之兵足以当之矣。自此而往，东泊海，南至番禺，泊，其计翻。番禺，音潘恩。西尽巴、蜀，无鼠窃之盗而兵不为解。为，于伪翻。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不用之军，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厄要害之地，俾置屯御，厄，与扼同。悉休其余，以粮储扉屨之资，扉，扶沸翻。草屨也。黄帝臣于则所造。充疲人贡赋，岁可减国租之半。陛下岂可持疑于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卷二二三·页二七上 七二七二七二三）

庚戌，吐蕃遣使请和，诏元载、杜鸿渐与盟于兴唐寺。

程大昌曰：安国寺在朱雀

街东第四街之长乐坊。兴唐寺别在向南一坊，开元八年造。会要：兴唐寺在大宁坊，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天

立，为因极寺，开元二十年改为兴唐寺。载，祖亥翻，又音如字。

上问郭子仪：「吐蕃请盟，何

如？」对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来，国不可守矣。」不虞，犹不备也。乃相

继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泾原以觐之。觐，丑廉翻，又丑艳翻。

（卷二二三·页二八下 七二七四）

〔四月〕辛卯，劍南节度使严武薨。武三镇劍南，按至德二载收长安，以武为劍南东川节度使。上皇诰以劍南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充劍南节度使。既，召入朝。去年，复以武镇劍南。凡再镇劍南，前后三受命耳。广德二年，考异谓东、西川非上皇诰所合者，盖至德二载分劍南为东、西川，是年上皇还京师，则合东、西川为一道，必非上皇诰。通鉴乾元元年书严武贬巴州，宝应元年书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广德二年书合东、西川，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据通鉴所书，武盖再镇劍南，今日三镇劍南，则是先尝除东川，乃可言三。通鉴既不取新、旧二书，宜不书除东川一节。然言武三镇劍南，更须博考。按下卷书武用崔旰事，亦只再镇劍南耳。唐书盖因杜甫诗，有「主恩前后三持节」之语，致有此误。厚赋敛以穷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杀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卷二三·页二九上 七一七四—七一七五）

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于资圣，西明两寺，据百高座，百尺高座也。唐会要：资圣寺在崇仁坊，本长孙无忌宅，龙朔三年，为文德皇后资福，立为尼寺。咸亨四年，复为僧寺。西明寺在延康坊，本越国公杨素宅，贞观中赐濮王泰，泰死，乃立为寺。讲仁王经，所谓护国仁王经。内出经二宝舆，以人为菩萨、鬼神之状，导以音乐卤簿，百官迎于光顺门外，从至寺。

（卷二三·页三十下 七一七八）

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俱入寇，令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宋白曰：任敷，朔方旧将。吐谷浑、奴刺之众自西道趣懿州，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

郭子仪使行军司马赵复入奏曰：「虏皆骑兵，其来如飞，不可易也。」

易，轻也。请使诸道节度使凤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宁白孝德、「李光庭」，恐

当作「李光进」。

镇西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冲要。」此时

李光庭、郝庭玉、李忠臣各在本道，余皆分屯京西。

上从之。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

诸将击毬，得诏，亟命治行。诸将及监军皆曰：「师行必择日。」忠臣怒曰：

「父母有急，岂可择日而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

怀恩中途遇暴疾而归；丁酉，死于鸣沙。

考异曰：旧怀恩传曰：「怀恩领回纥及朔方

之众继进，行至鸣沙县，遇疾，昇归；九月九日，死于灵武。」按长历，九月庚寅朔，丁酉，八日也。唐历、邠志

皆云「九月八日，怀恩死于灵州」。今从实录。

大将张韶代领其众，别将徐璜玉杀之，范志

诚又杀璜玉而领其众。怀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为国大患，去年及今年之寇。上

犹为之隐，前后敕制未尝言其反；及闻其死，惘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

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婴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诸司长官六曹有尚书，寺有卿，监有监，皆为诸司长官。于西明寺行香设素饌，奏乐。徽福于佛也。是日，吐蕃十

万众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马使浑瑊、浑，户昆翻，又户本翻。瑊，古咸翻。讨击

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营，瑊帅骁骑二百冲之，身先士卒，虜众披靡。

披，普彼翻。

瑊挟虜将一人跃马而还，从骑无中鋒镞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气始

振。乙巳，吐蕃进攻之，虜死伤甚众，数日，敛众还营；城夜引兵袭之，杀

千余人，前后与虜战二百余合，斩首五千级。丙午，罢百高座讲；召郭子仪

于河中，使屯泾阳。己酉，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

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盩厔，同华节度使周

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将六军屯苑中。

庚戌，下制亲征。辛亥，鱼朝恩请索城中，括士民私马，令城中男子皆

衣皂，索，山客翻。团结为兵，城门皆塞二开一。士民大骇，逾垣凿窦而逃者甚

众，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议论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阊门不开。

阊门，谓东西上阊门也。

朝恩忽从禁军十余人操白刃

而出，宣言：「吐蕃数犯郊畿，

操，七刀翻。

车驾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错

愕不知所对。有刘给事者，独出班抗声曰：「敕使反邪！」

唐人谓宦官为敕使。

今屯

军如云，不勦力扞寇，而遽欲胁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惊沮而退，事遂寝。

刘给事立朝守正不可夺如此，且两省官也，而史失其名，唐置史馆何为哉！考异曰：

新鱼朝恩传云：

「仆固瑒攻绛州，使姚良据温，诱回纥陷河阳。朝恩遣李忠诚讨瑒，以霍文场监之；王景岑讨良，

王希迁监之。败瑒于万泉，生擒良。高晖等引吐蕃入寇，遣刘德信讨新之。

故朝恩因麾下数克获，窃以自高。是

时郭子仪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败，丑为诋谮。肃宗不内其语，然犹罢子仪兵，留京师。代

宗立，与程元振一口加毁，帝未及寤，子仪忧甚；俄而吐蕃陷京师，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内惭，乃劝帝徙

洛阳，欲远戎狄。百僚在庭，朝恩从十余人持兵出曰：

「虜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对，有近臣折曰：

「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扞寇，何遽胁天子弃宗庙为！」朝恩色沮，而子仪亦谓不可，乃止。」李肇国史补曰：

「代宗朝百僚，立班良久，阊门不开。鱼朝恩忽拥白刃十余人而出，宣言曰：

「西蕃频犯郊圻，欲幸河中，何

如？」宰臣以下苍黄不知所对。给事中刘，不记其名，出班抗声曰：「敕使反邪！」云云。由此罢迁幸之议。」按

如？」宰臣以下苍黄不知所对。给事中刘，不记其名，出班抗声曰：「敕使反邪！」云云。由此罢迁幸之议。」按

如？」宰臣以下苍黄不知所对。给事中刘，不记其名，出班抗声曰：「敕使反邪！」云云。由此罢迁幸之议。」按

仆固瑒攻榆次，不闻攻绛州。高晖为李日越所擒，不闻刘德信所斩。朝恩欲幸河中，不闻欲幸洛。既云频犯郊圻，必是吐蕃后入寇讨也。新书所云，不知据何书。今从国史补。

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进。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项西掠白

水，白水县，汉渠邑之地，后魏太和二年，置白水县及白水郡，隋废郡存县，唐属同州。东侵蒲津。丁

巳，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稼殆尽。周智光引兵邀击，

破之于澄城北，因逐北至鄜州。宋白曰：鄜州，汉上郡雕阴之地。后魏太和十一年，置东秦州，

孝昌二年，又改为北华州；废帝二年，改为鄜州，因鄜时为名。九域志：鄜州，东南至同州四百一十四里。澄城

县，在同州北九十里。坊州，汉渠搜县，中部都尉理所，后魏属鄜州管内。周天和七年，元皇帝作牧鄜州，于此置

马坊，唐高祖因置坊州，取马坊为名。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鄜，音夫。智光素与杜冕不

协，遂杀鄜州刺史张麟，阮冕家属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

（卷二二三，页三二下 七二七七—七二七九）

冬，十月，己未，复讲经于资圣寺。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纥，复相与入寇。辛酉，至奉天。考异曰：邠志曰：「八

月，怀恩以诸戎入寇，九月，诏郭公讨之，师于泾阳。回纥屯泾北，去我十里，朝恩请击回纥。」郭公曰：「我苻

与回纥情契颇至，今兹为寇，必将有故，吾方导而问之，可不战而下也。」朝恩流言谓郭公与怀恩为应，阴率诸军列营渭上。郭公章疏逾旬不达。郭公诸子在长安闻之，使小将强羽以物议告郭公。郭公问道入覲，且以众议闻。上曰：『无是。』即日令赴泾阳。朝恩惊曰：『郭公真长者，吾比疑之，诚小人也。』按回纥九月未至泾阳，十月辛酉始至奉天，丙寅围泾阳，丁卯子仪已与之盟，首尾才七日，岂容有章疏逾旬不达之事！子仪为元帅，与强敌对垒，岂可弃军入朝！汾阳家传此际亦无入朝事。今不取。

癸亥，党项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廨，居隘翻。

丙寅，回纥吐蕃合兵围泾阳，子仪命诸将严设守备而不战。及暮，二虜退屯北原。泾阳之北原也。丁卯，复至城下。是时，回纥与吐蕃闻仆固怀恩死，已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子仪知之。回纥在城西，子仪使牙将李光瓚等往说之，牙将者，牙前将领，统元帅亲兵。欲与之共击吐蕃。回纥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给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见乎？光瓚还报，子仪曰：『今众寡不敌，难以力胜。昔与回纥契约甚厚，不若挺身往说之，可不战而下也。』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卫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郭晞扣马谏曰：『彼，虎狼也；大人，国之元帅，奈何以身为虏饵！』子仪曰：『今战，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

往以至诚与之言，或幸而见从，则四海之福也！不然，则身没而家全。」子仪

之审处利害而权其轻重者如此。

以鞭击其手曰：「去！」遂与数骑开门而出，使人传呼

曰：「令公来！」子仪时为中书令，故传呼令公。

回纥大惊。其大帅合胡禄都督药葛

罗，可汗之弟也，执弓注矢立于阵前。子仪免胄释甲投枪而进，回纥诸酋长

相顾曰：「是也！」皆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前执药葛罗手，让之曰：「汝

回纥有大功于唐，谓举兵助唐平安，史也。唐之报汝亦不薄，柰何负约，深入吾地，

侵逼畿县！唐京都属县，附城之县为赤，为次赤。如昭应、奉天、醴泉等县为次赤。余为畿县。弃前

功，结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叛君弃母，谓怀恩阻兵汾、绛，

既而叛归灵武，弃母于汾州也。于汝国何有！今吾挺身而来，听汝执我杀之，我之将

士必致死与汝战矣。」药葛罗曰：「怀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驾，令公亦捐

馆，中国无主，我是以敢与之来。今知天可汗在上都，自贞观中四夷君长请太宗为天

可汗，是后夷人率谓天子为天可汗。上都，长安也。令公复总兵于此，怀恩又为天所杀，我

曹岂肯与令公战乎！」子仪因说之曰：「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

之亲，吐蕃尚唐公主，为舅甥之国。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其所掠之财不可胜载，

马牛杂畜，长数百里，弥漫在野，此天以赐汝也。全师而继好，漫，音万，又莫

官翻破敌以取富，为汝计，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药葛罗曰：「吾为怀恩

所误，负公诚深，今请为公尽力，击吐蕃以谢过！然怀恩之子，可敦兄弟

也，愿舍之勿杀。」子仪许之。回纥观者（章：十二行本「者」下有「左右」二字。）为两

翼，稍前，子仪麾下亦进。子仪挥手却之，因取酒与其酋长共饮。药葛罗使

子仪先执酒为誓，子仪酌地曰：酌，卢对翻。以酒沃地曰酌。「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

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有负约者，身陨陈前，家族口口。」（章：十二行

本作「灭绝」二字。）杯至药葛罗，亦酌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诸酋长皆大喜

曰：「向以二巫师从军，巫言此行甚安隐，隐，读曰稳。不与唐战，见一大人而

还，今果然矣。」子仪遗之彩三千匹，遗，唯季翻。酋长分以赏巫。子仪竟与定

约而还。吐蕃闻之，夜，引兵遁去。回纥遣其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入见天子。

药葛罗帅众追吐蕃，子仪使白元光帅精骑与之俱；癸酉，战于灵台西

原，大破之。灵台，漠鹑觚县地，天宝元年，更名灵台。九域志：灵台县，在泾州东九十里。旧史，破吐

蕃处，在灵台县西五十里，地名赤山岭。杀吐蕃万计，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

于涇州东。

考异曰：实录曰：「十月，吐蕃退至邠州，与回纥相遇，复合从为寇。辛酉，寇奉天。乙亥，

回纥以怀恩死，贰于吐蕃。丁丑，郭子仪单骑诣回纥军，免胄与回纥大将语，责以负约，遂与之盟。己卯，回纥

首领石野那等六人来朝。庚辰，子仪遣白元光帅精锐会回纥兵数千人大破吐蕃十余万众于灵台县之西原。」汾阳家

传曰：「十月八日，吐蕃、回纥合围涇阳，屯于北原。其夜，公使方面各除道二，诘朝将战。明日，寇又至，兵

甲益盛，公使衙前将李光瓚等出谕之，亦不受，请决战。公以虜骑劲，亦以众寡不敌，孤军无救，使辟军门，跃

一骑而出。兵部郎中马锡、主客员外郎陈翊时以一骑从。回纥合胡禄都督药葛罗宰相立于阵前，持满相向，公前

叱之云云。药葛罗等惘然怀惭，伏而请罪，因与之盟。吐蕃闻之，夜半，抽兵而逸。回纥药葛罗等遽追之，公使

白元光等继之，十五日，至灵台，破尚结息一十万众。十八日，于涇州东又破之。」旧子仪传曰：「子仪自河中

至，屯于涇阳，而虜骑已合。子仪一军万余人，而杂虜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高升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

陈回光当其西，朱元琮当其北，子仪帅甲骑二千出没于左右前后。虜见而问曰：「此谁也？」报曰：「郭令公

也。」回纥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

汗存乎？」报之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云云。回纥曰：「谓令公亡

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子仪曰：「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

虜辈乎！」回纥传曰：「吐蕃将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旧路而归。回纥首领罗达干等帅其众二千余骑诣涇

群降，子仪许之，率众披甲持满数千人。回纥译曰：『此来非恶心，要见令公。』子仪曰：『我令公也。』回纥曰：『请去甲。』子仪使脱兜鍪枪甲，踈马挺身而前。回纥酋长相顾曰：『是也！』便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执回纥大将合胡禄都督药葛罗等手，责让之曰：『国家知回纥有功，报汝大厚，汝何负约，犯我王畿！我须与汝战，何乃降为！我一身挺入汝营，任心拘繫，我下将士须与汝战。』回纥又译曰：『怀恩负心，来报可汗云，「唐国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敢来。今知天可汗见在上都，令公为将，怀恩天又杀之，今请追杀吐蕃，收其羊马，以报国恩。』邹志曰：『十月二十四日，回纥逼泾阳，阵于郭西，使汉语者曰：『城中谁将？』军吏对曰：『郭令公也。』虜曰：『郭令公亡矣，给我也。』郭公闻之，独与家童五六人常服相诣。其子晞等扣马止之，公挝其手曰：『去。』使人告虜，按轡就之。回纥熟视曰：『是也！』下马皆拜，曰：『始者不知令公尚在，今日降，可乎！』郭公入其众，取酒饮之。虜又请曰：『恐不见信，愿击吐蕃以自效。』郭公从之。回纥击吐蕃，逐之，三十日，败蕃众于灵台，杀万余人而去。』按长历十月己未朔，二日辛酉，十九日丁丑，如实录所言，岂有回纥、吐蕃数十万众入京畿，留十七日而寂无攻战之一事乎！当是时，陈翊在子仪军中，所记月日近得其实。今二虜围泾阳及子仪与回纥盟及破吐蕃月日，皆从汾阳家传。事则兼采众书，择其可信者取之。

丁丑，仆固怀恩将张休藏等降。

辛巳，诏罢亲征，京城解严。

（卷二二三，页三十下至三八上 七一七九—七一八四）

闰十月，乙巳，郭子仪入朝。子仪以灵武初复，仆固怀恩死，始复灵武。百姓凋弊，戎落未安，请以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之；军粮使，即粮料使。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杨志烈死见上卷广德二年。清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

（卷二四·页一上 七二八五）

初，剑南节度严武奏将军崔旰为利州刺史；时蜀中新乱，山贼塞路，旰讨平之。及武再镇剑南，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求旰，利州，古直侯邑，

秦、汉为葭萌之地。蜀汉为汉寿县，晋为晋寿，梁为黎州，寻又改利州，天宝为益昌郡，乾元复为利州，山南西

道巡属也。旰，古旦翻。

献诚使旰移疾自解，诣武。武以为汉州刺史，使将兵击吐

蕃于西山，连拔其数城，攘地数百里；汉州，汉雒县，什方、绵竹地，唐垂拱立汉州，天宝为

德阳郡，乾元复为州。武作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宠之。

武薨，

见上卷四月。

行军司马杜济知军府事。都知兵马使郭英干，英义之弟

也，与都虞候郭嘉琳共请英义为节度使；旰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与所部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会朝廷已除英义，英义由是衔之，至成都数日，即

诬崇俊以罪而诛之。召盱还成都，盱辞以备吐蕃，未可归，英义愈怒，绝其馈饷以困之。盱转徙入深山，英义自将兵攻之，声言助盱拒守。会大雪，山谷深数尺，深，式禁翻。士马冻死者甚众，盱出兵击之，英义大败，收余兵，才及千人而还。

(卷二二四·页二上 七二八—七二八七)

大历元年 (丙午、七六六)

〔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杨济修好于吐蕃。

(卷二二四·页六上 七一九〇)

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凉州沦陷故也。

(卷二二四·页六上 七一九二)

大历二年 (丁未、七六七)

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命宰相及鱼朝恩也。

(卷二二四·页十上 七一九五)

〔七月〕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

好佛；缙尤甚，不食荤血，荤，臭菜也。血者，杀六畜而取之。好，呼到翻。与鸿渐造寺无

穷。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以：「国家运祚灵长，非宿

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

方炽而皆有子祸；谓安庆绪杀禄山，史朝义杀思明也。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

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事并见上卷上年。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

报应也！」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饭，扶晚翻。有寇至则令僧讲

仁王经以禳之，所谓护国仁王经也。寇去则厚加赏赐。……

（卷二三四·页十一下 七一九六）

九月，吐蕃众数万围灵州，游骑至潘原，宜禄；潘原，本古阴盘县，天宝元年，更名

潘原，属泾州。诏郭子仪自河中帅甲士三万镇泾阳，京师戒严。甲子，子仪移镇

奉天。考异曰：汾阳家传：「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泾西。二十七日，诏统精卒一万与马璘合攻之。」今从实录。

实录：「甲寅，寇灵州，乙卯，寇宜禄。」盖据奏到日。今从唐历。

（卷二三四·页十二下 七一九七）

冬，十月，戊寅，朔方节度使路嗣恭破吐蕃于灵州城下，考异曰：唐历：「九

月，吐蕃围灵武。戊申，嗣恭破吐蕃。「按长历，戊申，九月一日也。今从实录。」斩首二千余级；吐蕃引去。

（卷二二四·页十二下 七一九七）

大历三年（戊申、七六八）

〔七月〕回纥可敦卒，庚辰，以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吊祭使。昕，许斤翻。回纥庭诘昕曰：「我于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马，不时归其直？」昕曰：「回纥之功，唐已报之矣。仆固怀恩之叛，回纥助之，与吐蕃连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怀恩死，吐蕃走，然后回纥惧而请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纵之，事见上卷永泰元年。不然，匹马不归矣。乃回纥负约，岂唐失信邪？」回纥惭，厚礼而归之。

（卷二二四·页十六下 七二〇二）

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之。璘，离珍翻。

（卷二二四·页十七上 七二〇二）

九月，壬申，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

（卷二四·页十七上 七二〇二）

壬午，朔方骑将白元光击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万众于灵武。

考异曰：实录：「戊戌，郭子仪奏灵州破吐蕃六万余众，百僚入贺，京师解严。」盖即壬辰白元光所破也。

子仪合前后所破而奏之耳。

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使右军都将临洮李晟将兵五千击吐蕃，

晟曰：「以力则五千不足用，以谋则太多。」乃将千人

（章：十二行本「人」下有「兼行」二字。）

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吐蕃定秦堡，

临洮，洮州。吐蕃志吞秦土，故筑堡于洮州，以定

秦为名。晟，承正翻。

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吐蕃闻之，释灵州之围而

去。戊戌，京师解严。

（卷二四·页十七下 七二〇二—七二〇三）

〔十一月〕郭子仪还河中。

自奉天入朝，回还河中。

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

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皆以为然。

十二月，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朔方兵分屯

邠，蒲始此。考异曰：「实录：「己酉，以吐蕃岁犯西疆，增修镇守，乃以邠、宁节度马璘镇泾州，仍为泾原节度使，

以邠、宁、庆等州隶朔方。」汾阳家传：「四年五月，诏集兵于邠、庆。六月，公自河中遣一万兵。二十八日，公如

邠州。」旧子仪传：「时以西蕃寇，京师不安，马璘虽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仪兼邠、宁、庆节度，自河中

移镇邠州，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邠志：「初，吐蕃既退，诸侯入觐。是时马镇西以四镇兼邠、宁，李公军泽潞以防

秋军整屋。丞相元公使人讽诸将使责己曰：「今四郊多垒，中外未宁，公执国柄有年矣，安危大计，一无所闻，

如之何？」载曰：「非所及也。」他日又言，且曰：「得非旷职乎？」载茫然曰：「安危系于大臣，非独宰臣也。」

先王作兵，置之四境，所以御戎狄也。今内地无虞，朔方军在河中，泽潞军在整屋，游军伺寇，不远京室，王畿

之内，岂假是邪？必令损益，须自此始。故曰非所及也。」郭、李曰：「宰臣但图之。」载曰：「今若徙四镇于

泾，朔方于邠，泽潞于岐，则内地无虞，三边有备，三贤之意何如？」二公曰：「惟所指挥。」既而相谓曰：「我

曹既为所册，得无行乎？」十二月，诏马公兼领泾原，寻以郑颖资之；李公兼领山南，犹以泽潞资之；郭公兼领

邠、宁，亦以河中资之。三将皆如诏。朔方军自此大徙于邠。郭公虽连统数道，军之精甲，悉聚邠府，其他子弟，

分居蒲、灵，各置守将以专其令。蒲之余卒，稍迁于邠。十年之间，无遗甲矣。」段公别传曰：「马公朝于京师，

以公掌留事。马公恳奏，请以邠、宁、庆三州让副元帅子仪，令以朔方、河中之军镇之，自帅四镇、北庭之众，迁

赴涇州，將以拓西境。代宗壯而許之。十二月二日，朝廷以馬公為涇原節度使。一蓋三年立此議，至四年，子儀始遷邠，今參取諸書。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后。……

(卷二二四·頁十八下 七二〇三—七二〇五)

癸亥，西川破吐蕃万余众。

(卷二二四·頁二十上 七二〇五)

大历四年 (己酉、七六九)

秋，九月，吐蕃寇灵州，丁丑，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

(卷二二四·頁二三上 七二〇九)

河东兵馬使王无纵、张奉璋等恃功骄蹇，以王缙书生，易之，缙，音晋。

多违约束。缙受诏发兵詣盐州防秋，盐州，汉五原郡地，隋置盐州，治五原县。今州南抵庆州

马岭县北界，即汉马岭县地。遣无纵、奉璋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留不进，无纵托

他事擅入太原城；缙悉擒斬之，并其党七人，諸將悍戾者殆尽，悍，候肝翻。軍

府始安。

(卷二二四·頁二三上 七二〇九)

冬，十月，常谦光奏吐蕃寇鸣沙，首尾四十里。鸣沙县，属灵州，本汉富平县地。郭

子仪遣兵马使浑瑊将锐兵五千救灵州，子仪自将进至庆州，闻吐蕃退，乃还。

（卷二二四·页二三下 七二〇九）

大历五年（庚戌，七七〇）

〔九月〕吐蕃寇永寿。永寿县属郿州，古豳地，汉为漆县，唐武德分新平置永寿。

（卷二二四·页二八下 七二一五）

大历六年（辛亥，七七二）

春，二月，壬寅，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潞、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当自训练。今自河、陇达于扶、文，绵亘二千余里，抚御至难。若吐蕃道岷、陇」〔章：十二行本「蕃」下有「两」字，「道」下无「岷陇」二字。〕

俱下，言蕃兵入寇，分道向岷、陇二州而下。臣保固汧、陇则不救梁、岷，进兵扶、文则寇逼关辅，首尾不瞻，进退无从。愿更择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专备陇坻。」诏许之。汧，口坚翻。坻，音底。

（卷二二四·页二九上 七二一五—七二一六）

〔四月〕吐蕃请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吴损使于吐蕃。

（卷二二四·页三下上 七二二七）

八月，丁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将兵二千屯奉天防秋。秋高马肥，吐蕃入寇，

唐岁调关东之兵屯京西以防之，谓之防秋。

（卷二二四·页三一上 七二一八）

九月，吐蕃下青石岭，军于那城；青石岭，在原州西。那城，即汉朝那，故城在原州花石

川。郭子仪使人谕之，明日，引退。

（卷二二四·页三一上 七二一八）

大历七年（壬子，七七二）

夏，四月，吐蕃五千骑至灵州，寻退。

（卷二二四·页三二上 七二一九）

大历八年（癸丑，七七三）

二月，壬申，永平节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离乱之后，治军劝农，府廩充实。时藩镇率皆跋扈，独彰贡赋未尝阙；岁遣兵三千诣京西防秋，自

资粮食，道路供馈皆不受，所过秋毫不犯。……

(卷二三四·页三三上 七二一九—七二二〇)

八月，己未，吐蕃六万骑寇灵武，践秋稼而去。

考异曰：汾阳家传：「八月，吐蕃

五千骑至灵州南七级渠，公遣温儒雅，从政等连兵救之。九月，大破之。」今从实录。

(卷二三四·页三四上 七二二一)

辛未，幽州节度使朱泚遣弟滔将五千精骑诣涇州防秋。……

(卷二三四·页三四上 七二二二)

〔十月〕灵州破吐蕃万余众。吐蕃众十万寇涇，邠，郭子仪遣朔方兵马

使浑瑊将步骑五千拒之。庚申，战于宜禄。

宋白曰：宜禄，本汉鹑觚县地，后魏熙平二年，

分鹑觚县置东阴盘县，废帝元年，以县南临宜禄川，改为宜禄县。

九域志：宜禄在邠州西六十里。考异曰：实录

作「甲子」，盖奏到之日也。

邠志云「十八日」，与唐历合。今从之。

瑊登黄萇原，

萇，音倍。黄萇，草

名，盖其地多黄萇草，因以名原。

望虜，

句断。

命据险布拒马以备其驰突。宿将史抗、

温儒雅等意轻瑊，不用其命，瑊召使击虜，则已醉矣；见拒马，曰：「野战，

乌用此为！」命撤之。

叱骑兵冲虜陈，不能入而返。

陈，读曰阵。虜蹶而乘之，

官军大败，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为吐蕃所掠千余人。

甲子，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又败。盐仓，在泾州城西。考异曰：《邠志》曰：「十月，西戎寇

邠，泾原节度使马公袭之，郭公使其将浑瑊率步骑五千为之犄角。十八日，师登黄原，望见吐蕃，瑊急引其众前据乘险，仍设拒马枪以遏驰突之势。史抗、温儒雅等宿将五六人任气自负，轻侮都将，置酒高饮，瑊使召之，至，

则皆醉矣。见拒马枪，曰：「野地见贼须击，设此何为！」命去之。戎众既陈，等抗叱马军使驰贼，及回，自冲其

军。吐蕃腹背而入，我师大败，卒之不死者什二三。《汾阳家传》：「十月，吐蕃四节度历泾川，过闾川南，于渭河合

军，公遣浑瑊等前后相接以待之。二十四日，大战于长武城，我师败绩。瑊等突出，乃免。《唐历》：「十八日，吐蕃

寇邠州，瑊与战于宜禄，官军大败。二十二日，马璘出兵击之，又败。二十七日己巳，璘遣军斫吐蕃营，破之。二

十八日庚午，诏追诸道兵屯西郊。十一月一日，吐蕃退。《段公别传》曰：「八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犬戎入寇，大战于

盐仓，我军与朔方兵马使浑瑊之众并力齐攻，防秋诸军望贼而退，于是我师不利。」今日从《邠志》、《唐历》、《段公家传》。

事从《实录》、《旧传》，兼采诸书。璘为虏所隔，逮暮未还，泾原兵马使焦令谿等与败卒争

门而入。或劝行军司马段秀实乘城拒守，秀实曰：「大帅未知所在，当前击

虏，岂得苟自全乎！」召令谿等让之曰：「军法，失大将，麾下皆死。诸君忘

其死耶！」令谿等惶惧拜请命，秀实乃发城中兵未战者悉出，陈于东原，陈，

读曰阵。且收散兵，为将力战状。吐蕃畏之，稍却。既夜，璘乃得还。

郭子仪召诸将谋曰：「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然朔方兵精闻天下，闻，

音问。今为虏败，何策可以雪耻？」莫对。浑瑊曰：「败军之将，不当复预议。然

愿一言今日之事，惟理臧罪，理，治也。不则再任。」不，读曰否。子仪赦其罪，

使将兵趣朝那。虏既破官军，欲掠汧、陇。盐州刺史李国臣曰：「虏乘胜必犯

郊畿，我掎其后，虏必返顾。」乃引兵趣秦原，括地志曰：秦州清水县有秦亭，秦谷，非子

所封地也。趣，七喻翻。鸣鼓而西。虏闻之，至百城，返，百城，即泾州灵台县之百里城。浑瑊

邀之于隘，尽复得其所掠；马璘亦出精兵袭虏辎重于潘原，杀数千人，虏遂

遁去。

（卷二四·页三五上至三六上 七二二—七二三）

初，元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山川形势。是时，吐蕃数为寇，

载言于上曰：「四镇、北庭既治泾州，无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

秦岭，即商岭。北抵大河。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

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唐原州治古高平，当陇道之

要。汉光武取陇右，先降高峻，而后可以蹙隗嚣。赫连勃勃据高平，乘高以窥陇东、岭北，得以病姚兴，诚要害

之地也。平凉县属原州，西南即陇山之六盘关。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

不居。每岁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凉

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军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原州西南有

木峡关，州境又有石门关。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矣。」并

图地形献之，密遣人出陇山商度功用。会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入朝，上问之，

对曰：「行军料敌，宿将所难，陛下柰何用一书生语，欲举国从之乎！」载

寻得罪，事遂寢。为后杨炎复议城原州张本。

（卷二二四·页三六下 七二二四）

大历九年（甲寅、七七四）

〔二月〕谏议大夫吴损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虏中。损出使见上卷六年。

（卷二二五·页一下 七二二五）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盗库财溃归。汴，皮变翻。考异曰：唐历作「十日己

酉」，按长历，是月庚午朔，十日，乃己卯也。今从实录。田神功薨故也。……

(卷二二五·页一下 七二三—七二六)

癸巳，郭子仪入朝，上言：「朔方国之北门，中间战士耗散，什才有一。今吐蕃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史炤曰：羌，党项之属。浑，吐谷浑也。势强十倍。愿更于诸道各发精卒，成四、五万人，则制胜之道必矣。」

(卷二二五·页一下 七二六)

〔三月〕以〔章，十二行本「以」上有「戊午」三字。〕澧朗镇遏使杨猷为洮州刺史、陇右节度兵马使。澧，音礼。洮州时已陷吐蕃，杨猷特领刺史耳。

(卷二二五·页二上 七二六)

夏，四月，甲申，郭子仪辞还邠州，子仪自邠入朝，今还。考异曰：唐历作「癸未」。今从实录。复为上言边事，至涕泗交流。

(卷二二五·页二上 七二六)

六月，卢龙节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请入朝，且请自将步骑五千防秋；上许之，泚，且礼翻，又音此。仍为先筑大第于京师以待之。

(卷二二五·页二下 七二六—七二七)

〔九月〕甲辰，命郭子仪、李抱玉、马璘、朱泚分统诸道防秋之兵。

（卷二二五·页三下 七二八）

大历十年（乙卯、七七五）

〔正月〕乙卯，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数万于西山，斩首万级，捕虏数千人。

（卷二二五·页四上 七二九）

〔二月〕河阳三城使常休明，

河阳县，本属怀州，显庆二年，分属河南府。城临大河，长桥

架水，古称设险。此城，后魏之北中城也。东、西魏兵争，又筑中泚及南城，谓之河阳三城。乾元中，史思明再陷

东京，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阳。及雍王平贼，令鱼朝恩守河阳，乃以河南之河清、济源、温四县租税入河阳三城，

使河南尹但礼领其县额，寻又以汜水军赋属之。

苛刻少恩。其军士防秋者归，休明出城劳

之，防秋兵与城内兵合谋攻之，休明奔东都；军士奉兵马使王惟恭为帅，大掠，数日乃定。上命监军冉庭兰慰抚之。

（卷二二五·页四下 七二九—七三〇）

〔九月〕壬子，

吐蕃寇临泾，

临泾，汉县，属安定郡。隋大业初，改曰湫谷县，寻复曰临

涇县，唐属涇州。癸丑，寇陇州及普润，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丙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于义宁。陇州华亭县，大历八年置义宁军。

（卷二二五·页七上 七二二二）

吐蕃寇涇州，涇原节度使马璘破之于百里城。考异曰：汾阳家传：「九月，吐蕃略

潘原西而还，八日，至小石门白草川。十八日，下朝那川。二十三日，至里城营，支磨原，入华亭。十月，公遣浑瑊、李怀光等与幽州、义宁、汴宋军会于故平凉县。三日请朝，大破之。」今从实录。戊午，命卢龙节度使朱泚出镇奉天行营。

（卷二二五·页七下 七二三二）

大历十一年（丙辰，七七六）

〔正月〕辛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级。

（卷二二五·页十一下 七二三七）

〔九〕〔章〕十二行本「九」作「七」。月吐蕃寇石门，入长泽川。长泽川，后魏置南熙郡，

隋废郡为长泽县，属夏州。吐蕃寇原州，遂北入夏州界也。宋白曰：长泽县，汉朔方郡三封县之地。三封故城，

赫连勃勃据之，筑为统万城。又按原州北有长泽监。

（卷二二五·页十二上 七二三八）

八月，丙寅，加卢龙节度使朱泚同平章事。

考异曰：实录：「闰八月己亥，遣朱泚如

奉天行营。按去年已云泚出镇奉天行营；至此，又云：明年九月，又云。盖泚每年往奉天防秋，至春还京师。但

实录不载其入朝耳。

（卷二二五·页十二上 七二三八）

〔十二月〕泾原节度使马璘疾亟，以行军司马段秀实知节度事，付以后

事。秀实严兵以备非常。丙申，璘薨。考异曰：实录：「庚寅，璘薨。」段公别传曰：「十二月

十三日景申，马公薨。十二年正月八日，奉制除泾州刺史、知节度事。」实录又云：「丁酉，以段秀实知河东留后。」

按时马璘新薨，秀实泾原留后，备御吐蕃，岂可辍之使摄河东？盖奏报未至，有斯命。寻闻璘薨，遂除泾原耳。

亟，纪力翻。……

（卷二二五·页十四上 七二四〇）

大历十二年（丁巳、七七七）

〔四月〕丁酉，吐蕃寇黎、雅州；武后大足元年，以雅州之汉源、飞越，嘉州之阴山，置

黎州。西川节度使崔宁击破之。

(卷二二五·页十七上 七二四三)

九月，辛酉，以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颖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

考异曰：段公别传曰：「自授钺三五年间，西邻无烽燧之警。」又曰：「戎帅论乞力陀慕公清德，不敢侵陵我疆。」旧传亦曰：「三四年间，吐蕃不敢犯塞。」按是月吐蕃寇原州。十二月，朱泚拒吐蕃，自泾州还。明年九月，

吐蕃逼泾州，云三四年间不敢犯塞，盖史家溢美之辞耳。

秀实军令简约，有威惠，奉身清俭，室无姬妾，非公会，未尝饮酒听乐。

(卷二二五·页二十下 七二四七)

吐蕃八万众军于原州北长泽监，盖长泽川，唐旧置马监于此。己巳，破方渠，

方渠，汉县，属北地郡，后省。

中宗神龙三年，分马岭置方渠县，属庆州。宋白续通典，灵州方渠镇，宋初置

通远军，秦长城在城北一里。

入拔谷，郭子仪使裨将李怀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卷二二五·页二一上 七二四七)

冬，十月，乙酉，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大破吐蕃于望汉城。吐蕃筑城于西山以望

蜀，因名望汉城。

（卷二二五·页二一上 七二四七）

吐蕃寇盐、夏州，又寇长武；鄯州宜禄县有长武城。时郭子仪遣李怀光筑长武城，据原首，临泾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轻犯。宋白曰：长武镇，在凤翔府麟游县界，西至泾州四十里。郭子仪遣将

拒却之。

（卷二二五·页二一下 七二四八）

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奏破吐蕃万余众于岷州。

（卷二二五·页二三上 七二四九）

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泾州还京师。

朱泚自幽州入朝，遂留京师，因遣防秋而还。

（卷二二五·页二二下 七二四九）

丁亥，崔宁奏破吐蕃十余万众，斩首八千余级。

（卷二二五·页二二下 七二四九）

大历十三年（戊午，七七八）

〔二月〕己亥，吐蕃遣其将马重英帅众四万寇灵州，夺填汉，御史、尚

书三渠水口以弊屯田。

史炤曰：三渠，谓填汉渠、御史渠、尚书渠也。填，读曰镇。

（卷二二五·页二四上 七二五二）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

（卷二二五·页二四下 七二五二）

〔七月〕辛未，吐蕃将马重英二万众寇盐、庆二州，郭子仪遣朔

二行本「朔」上有「河东」二字。

方都虞候李怀光击却之。

（卷二二五·页二五上 七二五二）

〔八月〕乙亥，吐蕃二万众寇银、麟州，略党项杂畜，

地。麟州，汉、新、秦中之地。

郭子仪遣李怀光击破之。

（卷二二五·页二五上 七二五二）

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逼泾州；

城，直泾州西北九十里，其界有青石岭。

诏郭子仪、朱泚与段秀实共却之。

（卷二二五·页二五上 七二五二—七二五三）

大历十四年（己未，七七九）

「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而寇盗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江，谓大江之南；岭，谓五岭之外。上欲以德怀之，乙巳，以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赐裘衣而遣之。裘衣，衣一裘也。衣一称为一裘。

（卷二二六·页一下 七二六七一七二六八）

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既代郭子仪，邠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猷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庞，部江翻。怏，于两翻。怀光发兵防秋，屯长武城，军期进退，不时应令。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章：十二行本「卫」下有「怀光遣之」四字。〕既离营，翟，裴伯翻。离，力智翻。使人追捕，诬以他罪，且曰：「黄茆之败，黄茆败事见二百二十四卷九年。茆，音倍。职尔之由！」尽杀之。

（卷二二六·页三下 七二六九一七二七〇）

「九月」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永泰元年，崔旰入成都，至是十四年矣。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

空，兼山陵使。

南诏王阁罗凤卒，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冬，十月，丁酉朔，吐

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文州，汉阴平之地，隋为

曲水县，义宁三年，分武都之曲水、正西、长松置文州。扶州，古邓至地，后周天和中，置扶州。旧本置龙湫防，

与阴平接界。盖吐蕃出扶文，南诏出黎雅也。一出黎雅，黎州之地，汉属越巂郡界，隋置汉源县，

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黎州，汉沈黎县；雅州，汉严道县，境相接也。考异曰：建中实录、裴琚德宗实录，此月

吐蕃三道入寇，皆在黎、益之境。而来年四月，乃云：「去冬吐蕃三道来侵：一自灵武，一自山南，一自蜀。」又

云：「赞普谓韦伦曰：『今灵武之师，闻命辍矣；而山南已入扶文，蜀师已趣灌口，追且不及。』」与此自相违，

今不取。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虜连陷

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趣宁归镇。宁已辞，杨炎言

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

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

行。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

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则柰何？」对曰：「请留宁，发朱泚所领范

阻兵数千人，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宁。

初，马璘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邠、陇、范阳兵五千，邠、陇，邠宁、陇右二镇之兵也。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史昭曰：曲，姓也。汉有代郡太守曲谦。东川出兵，

自江油趋白坝，江油，汉、魏为无人之地，晋始置平武县，隋改为江油县，带龙州。利州管下景谷县西北有白坝镇城。坝，必驾翻。蜀人谓平川为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

及于七盘，七盘县，属巴州，武后久视元年置。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

大渡河外，大渡河，在雅州卢山县。寰宇记：大渡河，自吐蕃界经雅州诸部落，至黎州东界，流入通望界，

于黎州，为南边要害之地。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

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自泸州南渡泸水六百五十里，至羊苴咩城。

旧史：阳苴咩城，南去大和城十余里，东北至成都二千四百里，去云南城三百里。诱，羊久翻。咩，莫者翻，又

徐婢翻。史昭曰：苴，音酢，又徐嗟切。咩，音养，又弥嗟切。薛能闻官军破古浪诗：「越蜀通游客，苴咩闹聚

蚊。」又西县涂中：「野色生肥羊，乡仪捣散茶，梯航经杜宇，烽火彻苴咩。」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卷二二六·页四上至五上 七二七〇—七二七二）

德宗

建中元年（庚申，七八〇）

〔二月〕崔佑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雠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任，音壬。元载策见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历八年。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陵阳渠，在丰州九原县。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徵秀实为司农卿。丁未，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为刘文喜以泾州拒命张本。……

（卷二二六·页十一上 七二七七）

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秦，原，谓秦州、原州。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泚

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为筑城之具也。泾之将士怒曰：「吾属

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屏，必郢翻，蔽也。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

安。徙屯泾州，著，直略翻。徙泾州见二百二十四卷大历三年。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

暖，又投之塞外。先弃原州不守，故云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邠

宁帅，即诛温儒雅等，事见上大历十四年。帅，所类翻，下同。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

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五将，即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今又

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

实为帅，不则朱泚。不，读曰否，又读如字。癸亥，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

节度使，代怀光。

（卷二二六·页一二上 七二七八）

〔三月〕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

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

兵二千助之。

（卷二二六·页一二上 七二七九）

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

帝初即位，欲以德怀吐蕃，遣伦归代宗朝所获之俘。

不之信，及

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官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

吐蕃大悦，除道迎伦。赞普即发使随伦入贡，且致贖赠。致代宗之贖赠也。贖，音附。

癸卯，至京师，上礼接之。既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

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

以怀远！」悉命归之。

又悉归剑南所获之俘也。考异曰：建中实录曰：「及境，境上守陴者焚楼櫓，弃

城壁而去。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

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及见伦归国，皆毛裘蓬首，窥覷墙隙，

或捶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君子曰，惜乎，人心之可乘也！若逾

代之后，斯人既没，后生安于所习，难乎哉！」此恐沈既济之溢美，且欲附杨炎复河、陇之说耳。今不取。

（卷二六·页十三下 七二七九—七二八〇）

五月，戊辰，以韦伦为太常卿；乙酉，复遣伦使吐蕃。伦请上自为载

书，载书，盟誓之书。

与吐蕃盟；杨炎以为非敌，请与郭子仪辈为载书以闻，令

上画可而已，从之。

朱泚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徵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孽，鱼列翻。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帝初以雍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讨史朝义，凡在行营，皆部曲也。

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梟其首以献。梟，坚尧翻。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

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孔子之言。尔能

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

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予，读曰与。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

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

考异曰：邵志曰：「诏李怀光、朱泚并军诛之，师围泾城，数月不拔。文喜使其子求救于吐蕃。蕃众将至，二将议

退军以避之。都游弈使韩游瓌争之曰：「西戎若来，泾众必变，又不为文喜没身于戎虜。」秋七月，西蕃游骑登

高，磨泾人。泾人果曰：「始吾为文喜求节度耳，王师致讨，困则归之，安能赤土涂面为异方之人乎！」刘海宾

因之杀文喜，以众降泚。泚无所戮，泾人德之。萌泚之乱，亦自此始。」按是时吐蕃通好，无入援文喜事。又实录

此月泾州平，而邠志云七月西蕃至，皆相违。今从建中实录。而原州竟不果城。

(卷二二六·页十四下 七二八〇)

〔十一月〕吐蕃见韦伦再至，益喜。是年五月，韦伦再使吐蕃。十二月，辛卯朔，伦还，吐蕃遣其相论钦明思等入贡。

(卷二二六·页二四下 七二九一)

建中二年(辛酉、七八二)

〔二月〕发京西防秋兵万二千人戍关东。时吐蕃通和，西边无警，而河南、北诸镇连兵拒命，关东骚然，故抽京西防秋之兵以戍关东。……

(卷二二六·页三一下 七二九八)

〔三月〕遣殿中少监崔汉衡使于吐蕃。

(卷二二六·页三二上 七二九八)

〔六月〕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陷河、陇见二百二十三卷代宗

广德元年。

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

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廓州宁塞郡。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凉州武威郡。将士皆迁七资。元忠姓名，朝廷所赐也，本姓曹，名令忠，昕，子仪弟「之子」也。

（卷二二七·页三上 七三〇三）

丙子，赠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书。光庭天宝末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陇，光庭坚守累年，吐蕃百方诱之，不下。伊州，治伊吾县，汉伊吾卢地。粮竭兵尽，城且陷，光庭先杀妻子，然后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赠官。

（卷二二七·页四下 七三〇五）

〔十二月〕崔汉衡至吐蕃，崔汉衡使吐蕃，见上卷是年三月。赞普以敕书称贡献及

赐，全以臣礼见处；又，云州之西，当以贺兰山为境，五代志，灵武弘静县有贺兰山。弘

静县，唐改为保静。云州，当作灵州，史误也。邀汉衡更请之。丁未，汉衡遣判官与吐蕃使

者入奏。上为之改敕书，境土，皆如其请。关东、河北方用兵，不暇与吐蕃较也。

（卷二二七·页十一下 七三一三）

建中三年（壬戌，七八二）

〔四月〕庚申，吐蕃归向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自吐蕃陷河、陇，入京师，俘掠唐人，可以数计邪！德宗先归所俘者以怀之，其归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报塞中国，其志果如何哉！观异日平凉劫盟之事可见也。

〔四月〕庚申，吐蕃归向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自吐蕃陷河、陇，入京师，俘掠唐人，可以数计邪！德宗先归所俘者以怀之，其归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报塞中国，其志果如何哉！观异日平凉劫盟之事可见也。

（卷二二七·页二一上 七三二二）

九月，癸卯，殿中少监崔汉衡自吐蕃归，赞普遣其臣区颊去年崔汉衡使吐蕃，赞随汉衡入见。

（卷二二七·页三二下 七三三四）

〔十月〕戊辰，遣都官员外郎樊泽〔章：十二行本「樊」上有「河中」二字。〕使于吐蕃，告以结盟之期。

（卷二二七·页三三下 七三三五）

建中四年（癸亥，七八三）

春，正月，丁亥，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盟于清水。镒，弋质翻。清

水，汉古县，唐属秦州，九域志：在州东九十里。

〔卷二二八·页二上 七三三八〕

二月，戊申朔，命鸿胪卿崔汉衡送区颊赞还吐蕃。区颊赞入见事始见上卷上年。

〔卷二二八·页四下 七三四一〕

〔四月〕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场未定，不果盟。是年春，张镒与吐蕃盟于清水。宋白曰：张镒与吐蕃盟文曰：「今国家所守界，

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褒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场，音亦。己未，

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是年二月，命崔汉衡送区颊赞，盖欲与之盟而遣之，久而盟未定。又命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此时中国疲于兵，彼固有以窥唐矣，盟无益也。

〔卷二二八·页六下 七三四三—七三四四〕

〔六月〕庚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答蕃判官，因当时出使署置，以为官名。頔，

徒历翻。与吐蕃使者论刺没藏至自青海，言疆场已定，请遣区颊赞归国。秋，

七月，甲申，以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入蕃命官，犹答蕃也。壬辰，诏诸将

相与区颊赞盟于城西。李揆有才望，卢杞恶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于上

曰：「臣不憚远行，恐死于道路，不能达诏命！」上为之惻然，谓杞曰：「揆无乃太老！」杞曰：「使远夷，非谙练朝廷故事者不可。」谙，鸟含翻。且揆行，则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辞远使矣。」

（卷二二八·页九下 七三四七）

〔八月，陆贄〕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中下有「之半」二字。〕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事见玄宗天宝十四载，肃宗至德元载。尚赖西边有兵，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之后，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莫与为御，避之东游。事见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广德元年。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柢，都礼翻，又都计翻。内寇则殽、函失险，外侵则汧、渭为戎。于斯之时，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

不为之寒心哉！为，于伪翻。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谓李怀光以朔方军马，燧以

太原军讨田悦，兵不解也。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策为六军。又

曰：左右羽林、龙武、神武为六军。神策军最盛，在六军之右。时李晟、哥舒曜、刘德信等皆以禁兵出关讨贼，

饶有贼臣陷寇，黠虜觐边，陷，徒滥翻，又徒览翻。觐，七患翻，伺视也。伺隙乘虚，微犯

亭障，此愚臣所窃忧也。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

事，以其事为易也。易，弋戟翻。金谓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

广，于事为无扰，于人为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拏，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

乖始图。曾，户增翻。拏，安加翻，相牵引也。图，谋也。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

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

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

继之；崇义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携，离也，貳也。然则往岁之所患者，

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今则自叛矣，而余又难保。是知立

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

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

以固国！汉人曰：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而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思，相吏翻。徇无已

之求，望难必之效乎！今关辅之间，徵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北军皆

屯苑中，时悉在行营。

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

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

姚令言、朱泚之变，卒如陆贽所料。

陛下饶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

弟，悉可追还；节将子弟，白志贞所奏遣东征者。

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

守，仍云更不徵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

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卷二二八，页十一上 七三四八—七三五〇）

〔十月〕初，朱泚镇凤翔，遣其将牛云光将幽州兵五百人戍陇州，宋白

曰：后魏分泾、岐之地置东秦州，大统十七年改为陇州，因陇山为名。

以陇右营田判官韦皋领陇右

留后。

考异曰：奉天记作「凤翔节度判官」。

今从实录。

及郝通奔凤翔，

李楚琳作乱，郝通自陇州奔归

之。牛云光诈疾，欲俟皋至，伏兵执之以应泚，事泄，帅其众奔泚。至汧阳，汧

阳县，属陇州。九域志：在州东六十里。

遇泚遣中使苏玉赍诏书加皋中丞，玉说云光曰：

「韦皋，书生也。君不如与我俱之陇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

君以兵诛之，如取孤狍耳。」

狍，与豚同，豕子也。

云光从之。皋从城上问云光

曰：「向者不告而行，今而复来，何也？」云光曰：「向者未知公心，今公有

新命，谓朱泚加皋中丞之命也。故复来，愿托腹心。」皋乃先纳苏玉，受其诏书；谓

云光曰：「大使苟无异心，请悉纳甲兵，使城中无疑，众乃可入。」云光以皋

书生，易之，易，轻易。乃悉以甲兵输之而入。明日，皋宴玉、云光及其卒于

郡舍，伏甲诛之。筑坛，盟将士曰：「李楚琳贼虐本使，本使，谓张鑑也。李楚琳，

鑑之部曲将，而杀鑑从逆，故云然。既不事上，安能恤下，陇州，凤翔巡属也。言李楚琳既虐杀其

帅，安能恤陇州将士乎！宜相与讨之！」遣兄平、弁诣奉天，请命于行在所。复遣使求援

于吐蕃。恐朱泚遣兵攻之，引吐蕃以为援。

（卷二二八·页三十下）

七三六七—七三六八

〔十一月〕剑南西山兵马使张肫以所部兵作乱，入成都，剑南宿重兵于西山，

以备吐蕃，崔宁以是兵杀郭英义，张肫以是兵逐张延赏。肫，熬尾獮。

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

州；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汉州。九域志：成都北至汉州九十五里。

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之，

鹿头关，在汉州德阳县。刘昫曰，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头山，扼两川之要。叱，尺栗翻。斩朮及其党，延赏复归成都。

（卷三二九·页九下 七三七八）

兴元元年（甲子，七八四）

〔正月〕吐蕃尚结赞请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发其兵。

（卷三二九·页三十下 七三九九）

〔二月〕时上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见上卷本年正月。吐蕃相尚结赞相，息亮翻。言：「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李〕怀光署名，故不敢进。」上命陆贽谕怀光，怀光固执以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救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谖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李怀光虽欲养寇以自资，然其陈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谖，眉巾翻。谖，古穴翻。竟不肯署

救；尚结赞亦不进军。

（卷二三〇·页三下 七四〇三）

〔三月〕〔李〕怀光遣使诣邠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涇阳，仍遣其将刘礼等将三千余骑胁迁之。韩游瓌说昕曰：「李太尉功高，自〔章〕十二行本自下有「奔已」三字。」蹈祸机；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贵，游瓌请帅麾下以从。」从，才用翻。昕曰：「昕微贱，赖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负也！」游瓌乃谢病不出，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时崔汉衡以吐蕃兵营于邠南，高固曰：「昕以众去，则邠城空矣。」乃作为浑瑊书，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惧，竟不敢出。昕等谋杀诸将之不从者，游瓌知之，先与高固等举兵杀昕，瓌，古回翻。考异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张昕戒刘礼等衷甲而入，昕小吏李岌密报游瓌，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帅众应之，遂斩昕于府中。游瓌既据邠府，遣李旻，怀光乃走蒲州。」按实录：「甲中，怀光自咸阳烧营，走归河中。」然则游瓌杀昕，必在其前。今因怀光走见之。遣杨怀宾奉表以闻，且遣人告崔汉衡。汉衡矫诏以游瓌知军府事，军中大喜。……

（卷二三〇·页十六下 七四一五—七四一六）

〔四月〕浑瑊帅诸军出斜谷，崔汉衡劝吐蕃出兵助之，尚结赞曰：「邠军不出，将袭我后。」韩游瓌闻之，遣其将曹子达将兵三千往会瑊军，吐蕃遣其将论莽罗依将兵二万从之。李楚琳遣其将石鎰将卒七百从瑊拔武功，鎰，户盲翻。庚戌，朱泚遣其将韩旻攻武功，鎰以其众迎降。瑊战不利，收兵登西原，其地高平，在武功县西，故曰西原。会曹子达以吐蕃至，击旻，大破之于武亭川，考异曰：『邠志云：「十日破旻等」，而实录云「乙丑」，盖奏到之日也。今从邠志。」斩首万余级，旻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

（卷二三〇·页二三上 七四二二）

朱泚、姚令言数遣人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河清皆斩其使者。大将田希鉴密与泚通，杀河清，以军府附于泚；泚以希鉴为泾原节度使。考异曰：『邠志

曰：「兴元元年四月，浑公受镇专征，出斜谷，崔公劝吐蕃分军应援。尚结赞曰：『邠军不出，乘我也。』」韩公使曹子达帅甲三千赴于浑公，吐蕃乃以二万余从之。李楚琳使石鎰以卒七百人从浑公进收武功，遂居之。十日，朱泚使韩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浑公御之，陈于东郊。石鎰以其卒降旻于陈。浑公军败，乃驰登西原，建旗收卒。会邠师以吐蕃至，瑊不知，乃悉众追浑公，遂为吐蕃所覆，皆死焉。田旻以马逸获免。吐蕃既胜，挽军，乃大掠而

去。泾人相传，言吐蕃助国有功，将以叛卒之孥赏而归之。泾人曰：『不杀冯公，虽吾亲族，亦将不免矣。』十四日，泾卒杀河清，以田希鉴请命于泚。泚授希鉴泾原节度大使，赐金帛，使和西域，西域皆受赂焉。希鉴疏泾将之不与己者以告朱泚，请杀之。泚曰：『我曲彼直』，不许。一按希鉴杀河清，必有宿谋，或为此讹言以摇众耳。今从实录。河清死在三月，今从邠志。

(卷二三·页二五上 七四二四)

左仆射李揆自吐蕃还，甲子，薨于凤州。李揆入吐蕃见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盖自吐蕃还，赴兴元，至凤州而薨。

(卷二三·页二八上 七四二六)

〔五月〕吐蕃既破韩旻等，破韩旻见上卷是年四月。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鉴厚以金帛赂之，吐蕃受之；韩游瓌以闻。浑瑊又奏：『尚结赞屡遣人约刻日共取长安，既而不至；闻其众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考异曰：实录、旧本纪皆云：『乙丑，浑瑊与蕃将论莽罗衣众大破朱泚将韩旻等于武功武亭川。吐蕃传亦同。邠志曰：『李怀光竟不署敕，结赞亦不进军。』又曰：『浑公出斜谷，曹子达赴浑公，吐蕃以二万骑从之。既胜泚军，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鉴以金帛赂之。』盖尚结赞虽引兵入塞，止屯邠南，但遣论莽罗衣将偏军助泚破泚于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泚赂，遂引

兵归国。城于吐蕃归国之时，有此奏耳。上以李晟、浑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复京城，闻其

去，甚忧之，以问陆贄。贄以为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欣贺；

乃上奏，其略曰：「吐蕃迁延顾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阴受贼使，致令

群帅进退忧虞。欲舍之独前，则虑其怀怨乘蹶；乘其虚，蹶其后也，蹶，尼輒翻。欲待

之合势，则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归，寇终不灭。」又曰：「将帅意陛下不见

信任，且患蕃戎之夺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旧劳，而畏蕃戎之专其利；贼党

惧蕃戎之胜，不死则悉遗人禽；百姓畏蕃戎之来，有财必尽为所掠。是以顺

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寇境者，其势不得不坚。」又曰：「今怀光别

保蒲、绛，吐蕃远避封疆，形势既分，腹背无患，城、晟诸帅，才力得伸。」

又曰：「但愿陛下慎于抚接，勤于砥砺，中兴大业，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

于犬羊之群，以失将士之情也。」

上复使谓贄曰：「卿言吐蕃形势甚善，然城、晟诸军当议规画，令其进

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审细条流。（章）乙十一行本「流」作「疏」。、以闻。」（条，分也。流，

派也。……

〔六月〕朱泚将奔吐蕃，其众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比，及也。才百余骑。

田希鉴闭城拒之，泚谓之曰：「汝之节，吾所授也。」朱泚以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见上

卷是年四月。柰何临危相负！使焚其门；希鉴取节投火中曰：「还汝节！」泚

众皆哭。泾卒遂杀姚令言，诣希鉴降。泚独与范阳亲兵及宗族、宾客北趣驿

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彭原，本彭阳县，隋开皇十八年更名，唐属

宁州。其将梁庭芬射泚坠阬中，韩旻等斩之，诣泾州降。源休、李子平奔凤

翔，李楚琳斩之，皆传首行在。

〔七月〕初，上发吐蕃以讨朱泚，事见二百二十九卷本年正月。许成功以伊西、北

庭之地与之；及泚诛，吐蕃来求地，上欲召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

昕、元忠见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以其地与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

制西域五十七国，西域，汉时有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唐有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西突厥有五

弩失毕，五咄陆，凡十姓。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谓东侵泾、汾、岐、陇诸州。柰

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初，吐蕃陷河、陇，独安西、北庭为唐固守。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它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事见上卷本年四月。何功之有！「众议亦以为然，上遂不与。」

（卷三三二，页十四下 七四四二）

〔八月〕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帝初即位，泾州有刘文喜之乱，

既而又有姚令言之乱，既而田希鉴又杀冯河清。

奏请往理不用命者，理，罪治也。力田积粟以攘

吐蕃。癸卯，以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时李楚琳入朝，晟请与俱至凤翔而斩之，以惩逆乱。上以新复京师，务安反仄，不许。

（卷三三二，页十五下 七四四三）

〔闰十月〕李晟初至凤翔，希鉴遣使参候，晟谓使者曰：「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者归，以告

希鉴，希鉴果请援兵。晟遣腹心将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寻托巡边诣涇州，希鉴出迎，晟与之并轡而入，道旧结欢。希鉴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谓之曰：「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抚毕，即还凤翔。』」希鉴不复疑。晟置宴，希鉴与将佐俱至晟营。晟伏甲于外庑，既食而饮，彭令英引涇州诸将下堂，晟曰：「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让之曰：「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斩之。希鉴尚在座，晟顾曰：「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希鉴曰：「唯。」唯，于癸翻。遂引出，缢杀之，并其子萼。考异曰：旧晟传曰：『晟至涇州，希鉴迎谒于座，执而诛之。』还镇，表李观为涇原节度使。「幸奉天录：『十月丁丑，李晟诛田希鉴于涇州。』实录：『闰月癸酉，除李观涇原节度使。丙子，以希鉴为卫尉卿。丁丑，晟诛希鉴。』今从之。晟入其营，谕以诛希鉴之意，众股栗，无敢动者。

（卷二二一，页十八上 七四四六）

贞元元年（乙丑，七八五）

〔六月〕时连年旱，蝗，老子有言：师之所聚，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度支资粮

匱竭，度，徒洛陽。

言事者多請赦李怀光。李晟上言：「赦怀光有五不可：河中

距长安才三百里，同州当其冲，多兵则未为示信，少兵则不足堤防，忽惊东

偏，同州在长安东北。

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怀光，必以晋、绛、慈、隰还之，浑瑊

既无所诣，康日知又应迁移，

先已命浑瑊为蒲、绛节度使，康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故云然。

土宇不安，何以奖励！二也；陛下连兵一年，讨除小丑，兵力未穷，遽赦其

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纥，南有淮西，

李希烈时据淮西僭号，故以之与二虜并

言。皆观我强弱，不谓陛下施德泽，爱黎元，乃谓兵屈于人而自罢耳，必竟

起窥觊之心，三也；

觊，音俞。

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皆应叙勋行赏，

谓解奉天围勋

赏也。

今府库方虚，赏不满足，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罢诸道兵，

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墙壁之间，饿殍

甚众，殍，彼表翻。

且军中大将杀戮略尽，陛下但敕诸道围守旬时，彼必有内溃

之变，何必养腹心之疾为他日之悔哉！」又请发兵二万，自备资粮，独讨怀

光……

十二月，甲戌，户部奏，今岁入贡者凡百五十州。时河朔诸镇及淄青、淮西皆不

入贡，河、陇诸州又没于吐蕃。

（卷二二二·页八上 七四六七）

贞元二年（丙寅，七八六）

〔八月〕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邠、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诏浑瑊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

（卷二二二·页十一下 七四七〇）

初，上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西魏置

府兵，见一百六十三卷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府兵废见二百一十二卷玄宗开元十年。且言：「府兵平日皆

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陈，读曰阵。国家有事徵发，

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府者，折冲果毅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发兵刻期所会之地。将

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罢兵，使各随便道归农，不必还至京师而后罢。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

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见二百二卷高宗仪凤二年。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

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堕，读曰墮。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鬻手足以

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事见二百一十四卷。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边将效之；山

东戍卒多赍缗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苦役，夜縶地牢，縶，音执，缚

也。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什无二三，其残虐如此。

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开元之

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彍骑，事见一百一十二卷。开元十年、十三年。其后益为六军。

六军分左、右为十二军，及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之；见二百一十六卷。天宝八载。兵不

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毛长曰：梗，恶也。

郑玄曰：始生此祸，乃至今日相梗不止。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

哉！侵犯为陵，偏下为替。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

「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因置十六卫上将军，先叙议复府兵之事。

（卷二百一十三，页十一上 七四七〇—七四七二）

〔九月〕吐蕃游骑及好畤，时，音止。乙巳，京城戒严，复遣左金吾将军张

献甫屯咸阳，民间传言上复欲出幸以避吐蕃，齐映见上言曰：「外间皆言陛

下已理装，具糗粮。理装，治装也。糗，乾饭屑也。人情凶惧。夫大福不再，左传楚灵王之言。

恤，许拱翻。夫，音扶。陛下奈何不与臣等熟计之！「因伏地流涕，上亦为之动容。

李晟遣其将王佖将骁勇三千伏于汧城，佖，毗必翻。陇州之东有汧阳县，汧城在其旁。

戒之曰：「虜过城下，勿击其首；首虽败，彼全军而至，汝弗能当也。不若俟

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言其军士所服之衣画为虎豹文。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

击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结赞败走。军士不识尚结赞，仅而获免。

尚结赞谓其徒曰：「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

燧，音遂。为尚结赞间李晟，劫浑瑊妻马燧张本。入凤翔境内，无所俘掠，以兵二万直抵城下

曰：「李令公召我来，李晟时为中书令，故称之为令公。此尚结赞所以间晟也。何不出犒我！」

经宿，乃引退。犒，口到翻。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诗良辅野诗，蕃姓也。良辅，其名。与王佖将

步骑五千袭吐蕃摧砂堡；王中，遇吐蕃众二万，与战，破之，乘胜逐北，至

堡下，攻拔之，斩其将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积而还。扈屈律，蕃人三字姓。尚结赞

引兵自宁、庆北去，宁、庆二州名。癸酉，军于合水之北，合水县，属庆州，隋开皇十六年

九城志：合水县在庆州东北四十五里。邠宁节度使韩游瓌遣其将史履程夜袭其营，杀数百人。吐蕃追之，游瓌陈于平川，陈，读曰阵。潜使人鼓于西山，虜惊，弃所掠而去。

（卷二二一·页十三上至十三下 七四七二—七四七三）

〔十一月〕辛丑，吐蕃寇盐州，盐州，五原郡，汉五原县地。谓刺史杜彦光曰：

「我欲得城，听尔率人去。」彦光悉众奔鄜州，九城志：庆州，东至鄜州三百五十里。吐蕃

入据之。考异曰：邠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围盐州，刺史杜彦光请委城以其众去；吐蕃许之，分军窃据。」

今据实录，在此月。

（卷二二一·页十四上 七四七四）

〔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晖帅众去，遂据其城。托，

与拓同。托跋起于鲜卑之裔，自谓托天而生，拔地而长，故以为姓，此唐时党项诸部，亦自有

拓跋一姓，我朝西夏其后也。又寇银州，州素无城，吏民皆溃；吐蕃亦弃之，又陷麟

州。宋白曰：银州，汉为西河郡，周武帝保定二年，于县城置银防，三年，置银州，因谷为名。旧有

人收驄马于此谷，唐语驄马为乞银，故名；西北至夏州二百三十里，北至麟州三百里。

（卷三三二·页十五下 七四七五）

韩游瓌奏请发兵攻盐州，吐蕃救之，则使河东袭其背。丙寅，诏骆元光及

陈许兵马使韩全义将步骑万二千人会邠宁军，趣盐州，又命马燧以河东军击

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石州，昌化郡，汉离石地。

河曲六胡州时已为宥州，盖诸部酋长，各以旧州名带刺史，故于时犹有六胡州之名。云州，云中郡，本魏平城

地。朔州，马邑郡，汉马邑县地。

（卷三三二·页十六下 七四七七）

工部侍郎张彧，李晟之婿也。晟在凤翔，以女嫁幕客崔枢，礼重枢过于

彧；彧怒，遂附于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尝为晟行军司马，失晟意，亦附延

赏，上亦忌晟功名。会吐蕃有离间之言，彧，于六翻。离间之言见上。延赏等腾谤于

朝，无所不至。晟闻之，昼夜泣，目为之肿，苏轼有言，「木必先蠹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

也而后谗入之。」张延赏之谗间，亦因帝有忌晟之心而入之也。为，于伪翻。悉遣子弟诣长安，表请

削发为僧，上慰喻，不许。辛未，入朝，见上，自陈足疾，恳辞方镇，上不

许。韩滉素与晟善，上命滉与刘玄佐谕旨于晟，使与延赏释怨。晟奉诏，滉

等引延赏诣晟第谢，结为兄弟，因宴饮尽欢；又宴于湜、玄佐之第，亦如之。湜因使晟表荐延赏为相。湜，呼广翻。

（卷三三二，页十七上 七四七七）

贞元三年（丁卯，七八七）

〔正月〕初，李希烈据淮西，选骑兵尤精者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步兵尤精者为左、右克平十将。李希烈自建中初据淮西。骑，奇寄翻。枪，千羊翻。将，即亮

翻。门枪，奉国各分左、右，凡四将。左、右克平军，则分十将领之。

淮西少马，精兵皆乘骡，谓

之骡军。骡，力戈翻。

陈仙奇举淮西降，才数月，诏发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浦悉将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会仙奇为吴少诚所杀，少诚密遣人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使引兵归；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骑四千自鄆州叛归，浑瑊使其将白婆勒追之，反为所败。

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陕虢观察使李泌发兵防遏，勿令济河。吴法超等自鄆州

擅归，自鄆州，即东北济河下栈，盖道蒲趋陕。若从同、华至陕，则不必济河矣。泌遣押牙唐英岸将兵

趣灵宝，

九域志：灵宝县，在陕州西四十五里。

淮西兵已陈于河南矣。

陈，读曰阵。

泌乃命

灵宝给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陕西七里。

陕西者，陕州之西也，距城七

里。泌不给其食，遣将将选士四百人，

选士，简选其骁勇者。

分为二队，伏于太原仓

之隘道，令之曰：「贼十队过，东伏则大呼击之，西伏亦大呼应之，勿遮道，

勿留行，常让以半道，随而击之。」遮道留行，贼必入自为战。让以半道，随而击之，前者得脱，

后者务进，心不在战，此泌所以制胜。

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蹶贼后，闻

呼亦应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将千五百人夜出南门，陈于涧北。

陈，读曰阵。明日

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两伏发，贼众惊乱，且战且走，死者四之一；进遇

唐英岸，邀而击之，贼众大败，擒其骡军兵马使张崇猷。泌以贼必分兵自山

路南遁，又遣都将燕子楚将兵四百自炭窰谷趣长水。

长水，本隋弘农郡长湖县，唐初，

避高祖名，更为长水。五代志曰：长湖县，后魏曰南陕，西魏史今名。唐志：长水县，属洛州河南府。宋白曰：

长水县本汉卢氏县地，后魏延昌二年分卢氏东境岸谷已西，沙梁谷已东为南陕县，废帝改为长湖县，以县洛水、

长湖为名，唐改长水。九域志：在府西二百四十里。

贼二日不食，屡战皆败，英岸追至永宁

东，贼皆溃入山谷。吴法超果帅其众大半趣长水，燕子楚击之，斩法超，杀

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发神策军步骑五千往助泌，至赤水，闻贼已破而还。上命刘玄佐乘驿归汴，以诏书缘道诱之，得百三十余人，至汴州，尽杀之。其溃兵在道，复为村民所杀。得至蔡者才四十七人。吴少诚以其少，悉斩之以闻，且遣使以币谢李泌，为其诛叛卒也。泌执张崇献等六十余人送京师，诏悉腰斩于鄜州军门，以令防秋之众。

(卷三三二·页十八上 七四七八—七四七九)

初，云南王阁罗凤陷嵩州，

肃宗至德元载，嵩州陷，事见二百一十八卷。

获西泸令郑

回。

西泸县，属嵩州，本汉邛都县地，江左置宣化郡，隋废郡，置可泉县，天宝元年改曰西泸。

回，相州

人，通经术，

阁罗凤爱重之。

其子凤迦异及孙异牟寻，

曾孙寻梦凑皆师事

之，每授学，回得挹之。及异牟寻为王，

大历十四年，异牟寻立，见二百二十六卷。

以回

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

南诏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

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

挹之。

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

要立城堡，岁徵兵助防，云南苦之。回因说异牟寻复自归于唐，曰：「中国尚礼义，有惠泽，无赋役。」异牟寻以为然，而无路自致，凡十余年。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八国生羌：白狗君，哥邻君，通租君，南永君，弱水君，悉董君，清远君，咄霸君。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为南诏内附张本。

（卷二二二·页十九下 七四七九—七四八〇）

二月，壬戌，以检校左庶子崔浣充入吐蕃使。

（卷二二二·页二一上 七四八一）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锬充入吐蕃使。锬，思廉翻。

初，吐蕃尚结赞得盐、夏州，各留千余人戍之，退屯鸣沙；去年冬，吐蕃留

兵戍盐、夏州。鸣沙县，属灵州，汉富平县地。宋白曰：见后。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

又闻李晟克摧沙、马燧、浑瑊等各举兵临之，大惧，屡遣使求和，上未之许。乃遣使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且请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清水盟见二百二十八

卷建中四年。使者相继于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复济河，为之请于朝。以马燧智略功名，而信尚结赞，为之请，使其劫盟之谋获遂，则自损功名，而智略不足言。

李晟曰：「戎狄无信，不如击之。」韩游瓌曰：「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韩滉曰：「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十余州可复也。其资粮之费，臣请主办。」上由是不听燧计，趣使进兵。燧请与吐蕃使论颊热俱入朝论之，考异曰：郑志作「论莽热」。今从实录。会滉薨，燧、延赏皆与晟有隙。欲反其谋，争言和亲便。上亦恨回纥，渭陕州之辱也。欲与吐蕃和，共击之，得二人言，正会己意，计遂定。史言马燧、张延赏以私隙误同。

延赏数言「晟不宜久典兵，请以郑云逵代之。」上曰：「当令自择代者。」乃谓晟曰：「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复之凤翔，帝敬礼李晟，谓之大臣。之，往也。史言帝忌李晟，因吐蕃请和，将相有隙，而夺其兵柄。宜留朝廷，朝夕辅朕，自择一人可代凤翔者。」晟荐都虞候邢君牙，君牙，乐寿人也。乐寿，本汉河间乐城县，故城在今县东南十六里。后魏移县近古乐寿亭，因改为乐寿。唐初，属瀛州。

永泰中，度属深州。

丙午，以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加晟太尉、中书令，

勋、封如故；勋，上柱国；封，西平王。余悉罢之。

……

辛亥，马燧入朝。燧既来，诸军皆闭壁不战，尚结赞遽自鸣沙引归。宋白

曰：鸣沙县，属灵州，本汉富平县地，后周保定二年于此置会州，建德六年立鸣沙镇，隋文帝立环州，以大河环曲为名，仍立鸣沙县属焉。此地人马行沙有声，异于余沙，故曰鸣沙。其众乏马，多徒行者。

崔浣见尚结赞，责以负约。尚结赞曰：「吐蕃破朱泚，以武亨之功邀唐，事见

二百三十卷元年四月。

未获赏，是以以来，而诸州各城守，无由自达。盐、夏守将以城

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来，欲践修旧好，言欲践前言以修旧好。一曰，欲践前

迹以修前好。践，慈演翻。

固吐蕃之愿也。今吐蕃将相以下来者二十一人，浑侍中尝

与之共事，言尝与浑瑊共讨朱泚。知其忠信。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

皆信厚闻于异域，请使之主盟。」尚结赞欲因盟劫执二帅以取泾、灵耳。

夏，四月，丙寅，浣至长安。辛未，以浣为鸿胪卿，复使人吐蕃语尚结

赞曰：语，牛倨翻。「希全守灵，不可出境，李观已改官，今遣浑瑊盟于清水。」

清水，汉故县，唐属秦州。考异曰：『实录：』崔沔至自鸣沙，传尚结赞言：『盟会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听。』君归奏决定，当以盐、夏相还。『又云：』『清水之会，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轻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灵州节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请令主此盟会。泾原节度使李观，亦请同主之。』辛未，以沔为鸿胪卿，充入吐蕃使，令沔报尚结赞。『希全取在灵州，不可出境，李观又已改官，遣侍中浑瑊充会盟使。』约以五月二十四日复盟于清水。『按尚结赞本怨浑瑊，故欲劫而执之。然则求瑊主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今从邺侯家传。且令先归盐、夏二州。五月，甲申，浑瑊自咸阳入朝，以为清水会盟使。戊子，以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特进宋奉朝为都监，宋奉朝，宦者也。己丑，瑊将二万余人赴盟所。

乙巳，尚结赞遣其属论泣赞来言：『清水非吉地，请盟于原州之土黎树；既盟而归盐、夏二州。』上皆许之。神策将马有麟奏：『土黎树多阻险，恐吐蕃设伏兵，不如平凉川坦夷。』『新唐书地理志：平凉西北五里有吐蕃会盟坛。』时论泣赞已还，丁未，遣使追告之。

（卷三三二·页二二上至二四下 七四八—七四八五）

〔闰五月〕初，韩滉荐刘玄佐可使将兵复河、湟，上以问玄佐，玄佐亦赞

成之。澁蕤，玄佐奏言：「吐蕃方强，未可与争。」上遣中使劳问玄佐，玄佐卧而受命。张延赏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辞。皆由延赏罢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故也。史言张延赏妒功疾能之罪。

（卷三三二·页二五下 七四八五）

浑瑊之发长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诚待虜，勿自为猜贰，以阻虜情。

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以瑊表称诏示之。称诏，以浑瑊表遍示百官。

曰：「李太尉谓吐蕃和好必不成，李晟时加太尉，故以称之。此浑侍中表也，盟日定

矣。」晟闻之，泣谓所亲曰：「吾生长西陲，李晟，洮州人，长事王忠嗣、李抱玉，皆有

功名。备谄虜情，谄，悉也。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自古以来，谓西戎

为犬戎。

上始命骆元光屯潘原，韩游瓌屯洛口，潘原县，属原州，本明盘也，天宝更名，时其地

已没于吐蕃。瓌，古回翻。洛口，即水洛口，在瓦亭川东北。

以为城援。元光谓瑊曰：「潘原距

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从知之！请与公俱。」瑊以诏指固止之。

元光不从，与瑊连营相次，距盟所三十余里。元光壕栅深固，瑊壕栅皆可逾也。壕，音豪，堑也。元光伏兵于营西，韩游瓌亦遣五百骑伏于其侧，曰：「若有

变，则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势。」

唐书地理志：原州有百泉县。五代史志曰：后魏分平凉置长城

郡及黄石县，隋大业初，改黄石为百泉。宋白曰：时已没蕃界。

尚结赞与瑊约，各以甲士三千人列于坛之东西，常服者四百人从至坛下。辛未，将盟，尚结赞又请各遣游骑数十更相覘索，瑊皆许之。吐蕃伏精

骑数万于坛西，游骑贯穿唐军，穿，尺绢翻。出入无禁；唐骑入虏军，悉为所

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礼服。礼服，盟会之服。虏伐鼓三声，伐鼓，击鼓也。大噪

而至，杀宋奉朝等于幕中。噪，则灶翻。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伏鬣入其

衔，驰十余里，衔方及马口，故矢过其背而不伤。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

击，或杀或擒之，死者数百人，是后刘昌为泾原帅，收聚劫盟将士亡没者骸骨，具棺槨衣服，葬

于浅水原。擒者千余人，崔汉衡为虏骑所擒。浑瑊至其营，则将卒皆遁去，营

空矣。骆元光发伏成陈以待之，陈，读曰阵，下同。虏追骑愕眙。眙，丑吏翻；惊视也。

城入元光营，追骑顾见邠宁军西驰，乃还。西驰者，韩游瓌所遣趣柏泉之军也。元光以

輜重资城，与城收散卒，勒兵整陈而还。

是日，上临朝，谓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马燧曰：

「然。」柳浑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

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邪！」

皆伏地顿首谢，因罢朝。朝，直遥翻。是夕，韩游瓌表言「虏劫盟者，兵临近

镇。」近镇，言邠宁之近镇。上大惊，街递其表以示浑。仓猝之际，不及遣中使，令街递其表

以示浑。明旦，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其审乎！」上欲出幸以避吐

蕃，大臣谏而止。

……

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赍诏遣尚结赞，至吐蕃境，不纳而还。浑瑊留屯

奉天。

甲戌，尚结赞至故原州，原州，自广德初没于吐蕃，城邑墟矣，故曰故。引见崔汉衡等

曰：「吾饰金械，欲械城以献赞普。今失城，虚致公辈。」又谓马燧之侄弇

曰：「胡以马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马不能举足，当是时，侍中渡河掩之，吾全军覆没矣！」在河曲，谓屯碣沙时，马燧时屯石州，不渡河，燧加侍中，故以称之。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军得归，令当作令。奈何拘其子孙！」命弁与宦官俱文珍、浑瑊将马宁俱归。独遣弁归，尚结赞虽有此言，马燧讳之，掩覆而不传矣。俱文珍归，则必言之于帝。马宁归，则必言之于浑瑊。中外传播，燧不可得而掩也。所以间燧者，可谓巧矣。分囚崔汉衡等于河、廓、鄯州。上闻尚结赞之言，由是恶马燧。马燧信尚结赞之言而为之请和，既堕其计矣，德宗又信尚结赞之词而恶马燧，又堕其计焉。然德宗但知恶马燧，而不知恶张延赏，又何也？

六月，丙戌，以马燧为司徒兼侍中，罢其副元帅、节度使。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瑊而止。张延赏惭惧，谢病不视事。

（卷三三二，页二五下至二八下 七四八六—七四八八）

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七月〕时关东防秋兵大集，国用不充，李泌奏：「自变两税法以来，

两税事始见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继以朱泚之乱，争椎

率、徵罚以为军资，点募自防；椎率者，抢椎而数率。徵罚者，吏民有罪，罚使纳钱谷以免罪而

如数徵之也。凡此皆州镇以充军资，点募强壮以自防卫。椎，古岳翻。泚既平，自惧违法，匿不敢

言。请遣使以诏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应留使、留州之外，悉输京

师。留使者，留以应本道节度、观察使徵调。留州者，留以给本州经用。其官典逋负，可徵者徵

之，难徵者释之，以示宽大；敢有隐没者，重设告赏之科而罪之。」重设赏格，

告者依格给赏而罪其隐没者。上喜曰：「卿策甚长，然立法太宽，恐所得无几！」对

曰：「兹事臣固熟思之，宽则获多而速，急则获少而迟。盖以宽则人喜于免

罪而乐输，急则竞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实，财不足济今日之急而皆入于

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

帛使。句，音勾。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代宗初年，河、陇陷没。白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

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仰，牛向翻。鸿胪掌四夷之客，有礼宾院。府县，指京兆府及其所属各县，畿县也。于度支受直。

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举者，举货以取倍称之利也。质者，以物质钱，计月而取其利也。

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政府，谓相府也。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

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散，悉亶翻。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免供亿，故喜。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徵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余，未暇议复府兵也。」上曰：「然则奈何？亟

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章，乙十六行本「下」下有「减能」二字。〕用臣之言，

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苟能

如是，何为不用！」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日则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

会之间，〔章，乙十六行本「会」一作「兰」。〕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

绶染为彩纈，〔纈，很潦翻。恶绶，积于库藏年深以致胞恶者。纈，户结翻。撮彩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

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元色，余则入染色矣，其色斑斑，谓之纈。〕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

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兵器，余麦种，分赐沿边军

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

为余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

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

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善！」即行命之。

泌又言：「边地官多阙，请募人人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上亦从

之，因问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

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

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成兵家口，发赴边镇者，本贯为给长

牒，所过郡县续食，以至成所。

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

亦喜闻矣。喜，许记翻。

不过数番，则成卒（章，乙十六行本「卒」下有「皆」字。）土著，乃悉

以府兵之法理之，理，治也。

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

下无复事矣。」

（泌所谓复府兵之策，当以积渐而成。帝遽谓之天下无复事，是但喜其言之可听，而不察其

事非旦暮之可集也。

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计

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俟麦禾有效，然后可议也。」上固问，不对。

泌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

恐闻之不悦，并屯田之议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成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

六。……

（卷二二三，页三二上至三四下 七四九二—七四九五）

〔八月〕吐蕃尚结赞遣五骑送崔汉衡归，汉衡为吐蕃所擒，见上卷是年五月。且上表

求和；至潘原，李观语之以「有诏不纳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卷二二三，页一上 七四九六）

戊申，吐蕃帅羌、浑之众寇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

卯，遣神策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

阳、吴山、华亭，吴山县，属陇州，隋之长蛇县地，唐贞观元年更名，以县有吴山也。史瓘曰：华亭，

本属安定郡，后属陇州，垂拱二年更名曰亭川，元和三年省入汧源。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

之而去；驱丁壮万余悉送安化峡西，安化峡，当在秦州清水县界。九城志：平凉西南七十里，有

安化县，又陇州汧阳县有安化镇。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

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余人。未几，吐蕃之众复至，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

神策副将苏太平夜出兵击却之。沔，弥充翻。

（卷二三·页六上 七五〇二）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求和亲，且请昏；上未之许。会边将告乏马，无以

给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诚用臣策，数年之后，马贱于今十倍矣！」上

曰：「何故？」对曰：「愿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为社稷大计，臣乃敢

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对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

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

回纥则不可！」

以陕州之辱，恨回纥也。

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

见上卷是年七月。

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

三国，谓云南、大食、天竺。

上曰：「唯回纥卿勿言。」泌曰：「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许臣言！」

上曰：「朕于卿言皆听之矣，至于（密）乙十六行本「于」下有「和」字。回纥，宜待

子孙；于朕之时，则固不可！」泌曰：「岂非以陕州之耻邪！」上曰：「然。」

韦少华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事见二百二十二卷宝应元年。朕岂能忘之！属国家

多难，属，之欲翻。未暇报之，和则决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华者乃

牟羽可汗，陛下即位，举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禄可汗杀之。然则今

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赏，又何怨邪！其后张光晟杀突董等九百余人，

杀牟羽，杀突董事并见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合骨咄禄竟不敢杀朝廷使者，见二百二十七卷建中

三年。然则合骨咄禄固无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纥为是，则朕固非邪！」对

曰：「臣为社稷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凡人言死，则

曰见某人于地下，人主之前，尊君之祖，父，则曰见于天上，言其神灵在天，死则将得见之。上曰：「容

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余对，未尝不论回纥事，上终不许。泌曰：「陛

下既不许回纥和亲，愿赐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谏，但欲与卿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对曰：「陛下许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与之和，但不能负少华辈。」对曰：「以臣观之，少华辈负陛下，非陛下负之也。」上曰：「何故？」对曰：「昔回纥叶护将兵助讨安庆绪，肃宗但令臣宴劳之于元帅府，先帝未尝见也。讨安庆绪之时，代宗以广平王为元帅。叶护固邀臣至其营，肃宗犹不许。及大军将发，先帝始与相见。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举兵入中国之腹，不得不过为之防也。陛下在陕，富于春秋，少华辈不能深虑，以万乘元子径造其营，造，七到翻。又不先与之议相见之仪，使彼得肆其桀骜，桀，五告翻。岂非少华辈负陛下邪？死不足偿责矣。且香积之捷，叶护欲引兵入长安，先帝亲拜之于马前以止之，叶护遂不敢入城。事见二百二十卷肃宗至德二载。当时观者十万余人，皆叹息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然则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叶护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为可汗，举全国之兵赴中原之难，故其志气骄矜，敢责礼于陛下；陛下天资神武，不为之屈。当是之时，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营中，欢饮十日，天下岂得不寒心哉！不敢

察言，故云尔。而天威所临，豺狼驯扰，驯，从也，善也，扰者，顺也。可汗母捧陛下于貂

裘，叱退左右，亲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之事观之，则屈己为是乎？不

屈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谓李晟、马燧曰：「故

旧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纥，今闻泌言香积之事，朕自觉少理。此多少之少，音诗绍翻。

卿二人以为何如？」对曰：「果如泌所言，则回纥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复

不与朕，朕当奈何！」泌曰：「臣以为回纥不足怨，向米宰相乃可怨耳。今回

纥可汗杀牟羽，其国人有再复京城之勋，回纥，至德二载与代宗复两京，宝应元年又与帝复东京，

是有再复京城之勋。夫何罪乎！吐蕃幸国之灾，陷河、陇数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

使先帝蒙尘于陕，见三百二十三卷代宗广德元年。此乃章：乙十六行本「乃」下有「百代」二字。必报

之仇，况其赞普（章：乙十六行本「普」下有「至今」二字。）尚存，言牟羽已死，则回纥为可恕；赞普尚

存，则国仇当必复。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此，别，彼列翻。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

怨耳。」上曰：「朕与之为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

为夷狄之笑乎？」对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

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而求和，安有复相拒乎！

臣今请以书与之约：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

唐六典：有诸监马印。凡诸监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左膊，以年辰印印右膊，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若形容

端正，拟送尚乘者，则不须印监名。至三岁起，脊量强弱渐以飞字印印右膊，细马、次马俱以龙形印印项左。送

尚乘者，于尾侧依左，右厢印以三花。其余杂马上乘者，以凤字印印左膊，以飞字印印右膊。经印之后，简入别

所者，各以新入处监名印印左颊。官马赐人者，以赐字印配诸军。及充传送驿者，以出字印并印右颊。诸蕃马

印随部落各为印识。回纥马印马以南。此所谓印马者，回纥以马来与中国为互市，中国以印印之也。无得携

中国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约，则主上必许和亲。如此，威加北荒，旁

骞吐蕃^{之涉翻}，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

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平？」对曰：「彼思与中国和亲久矣，其可汗、

国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谐，但应再发一书耳。」上从之。

既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凡泌所与约五事，一皆听命。上大

喜，谓泌曰：「回纥何畏服卿如此！」对曰：「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上

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

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

中国。

云南，本汉之哀牢夷，后汉永平之间，始臣属中国，其地在汉永昌郡界。

杨国忠无故抗之使

叛，臣于吐蕃。

事见二百一十六卷玄宗天宝九载。

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

唐臣也。

大食在西域为最强，

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

大食既并波斯，突骑施

又亡，其地东尽葱岭，西南际海，方万余里，

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

招也。」

癸亥，遣回纥使者合闾将军归，许以咸安公主妻可汗。

蓬州咸安郡。公主，上

女也。

考异曰：鄯侯家传：「九月，

泌请与回纥和亲。十月，与回纥书。十二月，回纥遣章文达干上表谢恩，皆请

如宰相约和亲。」

按实录：「八月丁酉，

回纥遣默啜达干来贡方物，且请和亲。九月癸亥，遣回纥使合闾将军归其

国。初，合闾将其君命请昏，上许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见于麟德殿，且令贾公主画图就示可汗，以马价绢五万还

之，许互市而去。「十二月，无事支入聘之事。回纥自大历十一年以来，未尝入寇，信使往来，亦无不和及求和之

迹。盖德宗心恨回纥，而外迹犹羁縻不绝。今回纥请昏，则拒绝不许，而李泌劝与为昏耳。其月数之差，则恐

李繁记之不详，或者事支即默啜与合闾，皆不可知也。若以默啜即为请昏之使，合闾即为谢恩之人。又泌论回纥

凡十五余对，须半月以上。泌又云：「臣木夹中与书，令朝臣递，云一月可到，岁内报至。」自丁酉至癸亥，才二十

六日耳。今攷实录月日，因许嫁咸安，本其事而言之。

归其马价绢五万匹。

（卷二二三·页十一上 七五〇——七五〇六）

吐蕃寇华亭及连云堡，皆陷之。

连云堡，在泾州西界。宋祁曰：连云堡，泾要地也，三垂

峭绝，北据高所，虜进退，烽火易通。考异曰：鄯侯家传曰：「时京西诸镇报种麦已毕，绝万顷而皆垦野，上大

喜。既而尚结赞来入寇，诸军闭壁，候夜，斫营，悉捷，结赞乃退归。上以十余年来，边军尝被戎挫，皆入践

京畿，此来始败，又不能更深入，且报种麦已毕而喜甚。」按实录：「吐蕃陷华亭及连云堡，驱掠邠、泾编户牛畜

万计，悉送至弹箐峡。是秋，数州人无种麦者。」与家传相反。今从实录。甲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

千人及邠、泾人畜万计而去，置之弹箐峡西。泾州恃连云为斥候，连云既

陷，西门不开，门外皆为虜境，樵采路绝。每收获，必陈兵以扞之，多失时，

得空穗而已。禾麦熟而不收获，其实陨落，故得空穗。由是泾州常苦乏食。

（卷二二三，页十一下 七五〇六）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丰义城，武德二年，分彭原置丰义县，属宁州。宋白曰：彭阳县，

后魏于县置云州，周武保定二年，废州为防，隋文帝废防为丰义城，唐武德初，分彭原县为丰义县，属彭州，

贞观废彭州，以县属宁州，其城即后魏云州城。前锋至大回原，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击却之；

乙酉，复寇长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卷二二三，页十二上 七五〇六—七五〇七）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粮运不继；十一月，诏浑瑊归河中，考异曰：鄆侯家

传：「十一月，以张献甫为鄆、宁等州节度使，代韩游瓌，而以浑瑊为中为朔方、河中、绛、鄆、宁、庆副元帅。先

公乃令献甫修西界保障，濠堑，南接泾州，于是塞内始有藩篱之固，尚结赞不能轻入窥边矣。」按献甫明年七月乃

为鄆宁节度，家传误也。李元谅归华州，刘昌分其众。〔漳，乙十六行本「众」下有「五千」字。〕归

汴州，刘昌，本汴州将也。贞元三年入朝，诏以汴兵千八戍泾原，寻授泾原帅。华，户化翻。自余防秋

兵退屯凤翔、京兆诸县以就食。

〔卷二二三·页十二下 七五〇七〕

十二月，韩游瓌入朝。

〔卷二二三·页 七五〇八〕

贞元四年（戊辰，七八八）

〔正月〕壬申，以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甲戌，以镇国节

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泾原节度使治泾州。陇右节度使治秦州。刘昌以汴兵防秋，为行营节度

使。李元谅本镇华州，领镇国军节度使。昌、元谅，皆帅卒力田，数年，军食充羨，羨，弋

线翻。泾、陇稍安。

韩游瓌之入朝也，军中以为必不返，以其子钦绪党逆，谓当连坐也。去年十二月游瓌入

朝。钱送甚薄。游瓌见上，盛陈筑丰义城可以制吐蕃；上悦，遣还镇。军中忧

惧者众，游瓌忌都虞候虞乡范希朝有功名，得众心，虞乡县，属河中府。求其罪，

将杀之。希朝奔凤翔，上召之，置于左神策军。游瓌帅众筑丰义城，二版而

溃。城二尺为一版，上下相疑，故溃。

〔二月〕咸阳人或上言：「臣见白起，令臣奏云：『请为国家扞御西陲。

正月，吐蕃必天下，当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边将败之，不

能深入。上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

于人。』」左传：「史器之言。」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臣解体矣！若

立庙京城，盛为祈祷，流闻四方，将长巫风。言巫祝之风将由此盛。今杜邮有旧祠，

白起死于杜邮，故有旧祠在焉。请敕府县葺之，则不至惊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国之将，

赠三公太重，唐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请赠兵部尚书可矣。」上笑曰：「卿于白起

亦惜官乎！」对曰：「人神一也。陛下傥不之惜，则神亦不以为荣矣。」上从之。

（卷二二三·页十五下 七五二〇—七五二二）

刘昌复筑连云堡。

去年九月，吐蕃陷连云堡。

（卷二二三·页十八上 七五二三）

〔四月〕乙〔原：「乙」改「丁」。

未，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筑良原故城而镇之。

良原县，隋大业初置，唐属泾州，贞元二年为吐蕃所破，今乃修复。九域志：良原，在泾州西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分安定、鹑觚置良原县，西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

（卷二二三·页十八上 七五二三）

〔五月〕吐蕃三万余骑寇泾、邠、宁、庆、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质其妻子，遣其将将之，盛夏入寇，诸州皆城守，无敢与战者，吐蕃俘掠人畜万计而去。

（卷二二三·页十八上 七五二三）

〔六月〕韩游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宁州；病，求代归。秋，七月，庚戌，

加浑瑊、邠宁副元帅，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邠宁节度使，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献甫未至，壬子夜，游瓌不告于众，轻骑归朝。戍卒裴满等惮献甫之严，乘无帅之际，癸丑，帅其徒作乱，曰：「张公不出本军，我必拒之。」谓张献甫本不出于朔方军也。因剽掠城市，围监军杨明义所居，使奏请

范希朝为节度使。都虞候杨朝晟避乱出城，闻之，复入，曰：「所请甚契我心，我来贺也！」乱卒稍安。朝晟潜与诸将谋，晨勒兵，召乱卒谓曰：「所请不行，张公已至邠州，汝辈作乱当死，不可尽杀，宜自推列唱帅者。」遂斩二百余人，帅众迎献甫。上闻军众欲得范希朝，将授之。希朝辞曰：「臣畏游瓌之祸而来，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窥觊，安反仄也。」上嘉之，擢为宁州刺史，以副献甫。游瓌至京师，除右龙武统军。

（卷二二三·页十九上 七五一四）

九月，庚申，吐蕃尚志（严：「志」改「悉」）、董星寇 宁州，张献甫击却之；吐蕃转掠鄯、坊而去。

（卷二二三·页二十上 七五一五）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唐许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国相、跌跌都督跌，系结翻。跌，徒结翻。跌跌与回纥同出铁勒而异种。以下千余人来迎可敦，

辞礼甚恭，曰：「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冬，十月，戊子，回纥至长安，可汗仍表请改回纥为回鹘，许之。考异曰：旧回纥传：「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请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崔铉续会要：「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帐，回纥使李义进请改『纥』字为『鹘』。」与统纪同。鄯侯家传：「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请改『纥』字为『鹘』。」与李繁北荒君长录及新回鹘传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传不应言之。今从家传，君长录、新书。

（卷二二三·页二十上 七五一五）

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泸北，泸水之北。泸水，即诸葛亮五月所渡者。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

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贮，丁吕翻。使东蛮转致吐

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川，会川，本邛都县，高宗上元二年徙县于会川，因更名。

新志：会川县属邛州，有泸津关，在会川东南三十里。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

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驃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清溪关，在嵩州界，自关而南七百里至嵩州。洪源志：清溪关，在黎州西南界。五千寇铜山。新志：黎州有铜山要冲十一城。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

（卷二二三·页二十下 七五一五—七五一六）

〔十一月〕吐蕃耻前日之败，渭上清溪关外之败也。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嵩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卷二二三·页二二下 七五一六）

吐蕃屡遣人诱胁云南。

（卷二二三·页二二上 七五一七）

贞元五年（己巳、七八九）

春，二月，丁亥，韦皋遗异牟寻书，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

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

（卷三三·页三上 七五一七）

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章：乙十六行本「曹」作「王」。）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嵩州台登谷，台登，汉县，唐属嵩州。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虏之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数年，尽复嵩州之境。

（卷三三·页二四上 七五一九）

十二月，庚午，闻回鹘天亲可汗薨，戊寅，遣鸿胪卿郭锋册命其子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于回鹘以奏事，为吐蕃所隔，河、陇之路不可由也，故假道于回鹘以入奏。故与之连和。北庭去回鹘尤近，（章：

乙十六行本「近」下有「回鹘」二字。）

诛求无厌，又有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居金婆山之阴，蒲类海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自号沙陀。

及三葛禄、白服突厥皆

附于回鹘，三葛禄，葛逻禄三部也；一曰谋刺，二曰婆旬，三曰踏实力，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白服突

厥」，新唐书作「白眼突厥」。回鹘数侵掠之。吐蕃因葛禄、白服之众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将兵救之。

（卷二二三·页二四下 七五二〇）

云南虽贰于吐蕃，亦未敢显与之绝。壬辰，韦皋复以书招谕之。

（卷二二三·页二五上 七五二〇）

贞元六年（庚午、七九〇）

〔三月〕回鹘忠贞可汗之弟弒忠贞而自立，考异曰：新传曰：「可汗为少可敦叶公主所

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从实录。其大相颉干迦斯西击吐蕃未还，夏，四月，次相帅

国人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阿啜为可汗，年十五。

（卷二二三·页二五下 七五二一）

〔五月〕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战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诛

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为后沙陀来降张本。节度使杨袭古帅麾下二

千人奔西州。六月，颉干迦斯引兵还国，次相恐其有废立，与可汗皆出郊迎，

俯伏自陈擅立之状，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陈郭锋所赍国信，悉以

遗之。去年唐遣郭锋册忠贞可汗。可汗拜且泣曰：「儿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国政不敢豫也。」虜谓父为阿多，唐韵：北人呼父曰阿爹。爹，徒可翻。颉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执臣礼，悉以所遗颁从行者，已无所受。国中由是稍安。

秋，颉干迦斯悉举国兵数万。（章：乙十六行本「万」下有「召杨袭古」四字。）将复北

庭，又为吐蕃所败，史言回鹘衰乱。死者大半。袭古收余众数百，将还西州，颉

干迦斯给之曰：「且与我同至牙帐；」（章：乙十六行本「帐」下有「当送君还朝」五字。）既而

留不遣，竟杀之。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北庭既陷于吐蕃，安西路绝，故莫知其音问。

而西州犹为唐固守。

（卷二三三·页二六上 七五二—七五二二）

贞元七年（辛未、七九二）

〔二月〕戊戌，诏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故城，旧书曰：城去原州一百五十里。以

扼弹箠峡口；浹辰而毕。浹，与周礼「挾日而敛」之「挾」同。郑注云：从甲至甲谓之挾，此言浹辰，从

子至子也。史炤曰：自子至亥曰辰，浹辰，十二日。分兵戍之。昌又筑朝谷堡，旧唐书作「胡谷堡」，

东距平凉三十五里。甲子，诏名其堡曰彰信；旧书作「彰义」。泾原稍安。

（卷二二三·页二七下 七五二三）

〔五月〕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韦皋书招云南，事始上卷三年。终未获报。

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

本阁罗凤使者也，阁罗凤者，异牟寻之祖。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

敦谕之。敦，迫也，厚也。

（卷二二三·页二八下 七五二四）

〔八月〕吐蕃攻灵州，为回鹘所败，夜遁。九月，回鹘遣使来献俘；冬，十

二月，甲午，又遣使献所获吐蕃酋长尚结心。

（卷二二三·页二九上 七五二四—七五二五）

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给之曰：「唐使，本
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
质，云南愈怨。

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扇诱群蛮，隔绝云南使者。韦皋遣三部落总

管苏危将兵至琵琶川。

危，牛罪翻，又音鬼。三部落，西林、勿邓、丰琶也。琵琶川在嵩州西南徽外。

为下卷明年诛梦冲张本。

（卷二二三，页二九下 七五二五）

贞元八年（壬申，七九二）

春，二月，壬寅，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

（卷二三四，页一上 七五二六）

〔四月〕壬子，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诏河东、振武救

之，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怀远县属灵州，后周置，隋五原郡在其界。宋白曰：

定远县在灵州东北二百里。

吐蕃乃退。

（卷二三四，页五上 七五三〇—七五三一）

六月，吐蕃千余骑寇泾州，掠田军千余人而去。田军，屯田之军也。

（卷二三四，页七上 七五三二）

〔八月〕韦皋攻〔章，乙十六行本「攻」下有「吐蕃」二字。〕维州，代宗广德元年，维州没于

吐蕃，获其大将论赞热。

（卷二三四，页八下 七五三四）

陆贄上言，以边储不贍，由措置失当，当，丁浪翻。蓄敛乖宜，其略曰：

「所谓措置失当者，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缘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有寇至，方从中覆，比蒙徵发赴援，比，及也。寇已获胜罢归。吐蕃之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故也。分，扶回翻。所谓蓄敛乖宜者，陛下顷设就军、和采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此李泌所行之法也，事见（三百三十二）卷（贞元）二年。

而有司竞为苟且，专事纤啬，岁稔则不时敛藏，艰食则抑使收采。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羈游之士，委贱余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又多支绌紵充直。绌，五之翻。紵，直昌翻。穷边寒不可衣，鬻无所售，上既无信于下，下亦以伪应之，度支物估转高，估，音古，价也。军城谷价转贵。度支以苟售滞货为功利，军城（章）乙十六行本「城」作「司」，「」以所得加价为羨余。虽设巡院，转成囊橐。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敕：「远处州使，率情违法，台司

无由尽知。转运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访察当道使司及州县，有两税外榷率及违格敕文法等事状报台司。」盖

刘晏始置巡院，自江、淮以来达于河、渭，其后遂及缘边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簿帐，伪指困仓，

困，区伦翻，困仓，皆以藏谷，圆曰困，方曰仓。计其数则亿万有余，考其实则百十不足。」

.....

(卷二三四·页八下 七五三四—七五三五)

九月，诏西北边贵余以实仓储，

考异曰：实录云：「凡积米二十三万斛。」按陆贄论守备状

云：「坐致边储，数逾百万，诸镇收采，今已向终。」又云：「更经一年，可积十万人三岁之粮矣。」盖实录所言，

今年之数，贄状通计来春也。边备浸充。

(卷二三四·页十一上 七五三六)

〔十一月〕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

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

外。云南之地，本汉云南县也，汉属益州郡，后汉分属永昌郡。南中志曰：云南县西高山相连，众山之中，又

有山特高大，状如扶风，太一，郁然高峻，与云气相连，视之不见其山，固阴沍寒，虽五月盛暑不热，所谓云岭

也。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卷二三四·页十一下 七五三七)

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败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

芳州，高宗上元二年已

为吐蕃所陷。郾道元曰：黑水出羌中，西南逐黑水城西。其地盖在阴平西北，临洮西南，古奢中之地也。堡，音保。

(卷二三四·页十二下 七五三八)

初，刘怱薨，见二百三十二卷贞元元年。怱，普萌翻。薨，呼肱翻。刘济在莫州，其母弟

在父侧，以父命召济而以军府授之。莫州治鄭县，在幽州南二百八十里。漕，于用翻。济以

为瀛州刺史，瀛州，河间郡，幽州巡属大州也，其地在幽州南。许他日代己。既而济用其子

为副大使，河朔三镇及淄青皆以其子为副大使，储帅也。漕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

防秋。济怒，发兵击漕，破之。为刘漕归朝张本。

(卷二三四·页十三下 七五三八—七五三九)

贞元九年 (癸酉，七九三)

〔二月〕初，盐州既陷，盐州陷见二百三十二卷二年。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

灵武，侵扰鄜坊。既阻绝灵武往来之路，又侵扰鄜坊之民。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

州，考异曰：鄆志：「八年，诏追张公议筑盐、夏二城。」张公奏曰：「师之进取，切藉骁将。神策散将魏范

者，朔方子弟，武艺冠绝；得范，足以集事。」上遣之。张公以范为鄆宁马军兵马使。三月，师及诸军赴于五原，

去城百里而军。范独以其骑径至城下，陷城而入，逐吐蕃，召诸军城之；更引其军西掠境上，往复走望，为师耳目。

蕃众距境而不敢入，官军城二郡而归。」白居易乐府盐州注，亦云「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而实录在九年

二月，盖去岁诏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彦光等而言之。

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

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

木波堡；

木波堡，在庆州方渠县界。九域志：方渠，宋朝改为通远县，置环州，有木波堡。

由是灵、〔章：

乙十六行本「灵」下有「武银」二字。〕夏、河西获安。

〔卷二三四·页十四上 七五四〇〕

〔五月〕陆贄上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匱于

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自措置乖方以下，所谓六失也。

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

情人。〔情，七政翻。〕

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

弃城镇，摇远近之心。岂惟无益，实亦有损。复有犯刑谪徙者，既是无良之

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可谓措置乖方矣。此一失也。

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鲜，息浅翻。务相遵养，遵，率也。言相率以养恶也。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

翻虑无功者反仄；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消于等夷，消，才笑翻。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僭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僭，方问翻。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可谓课责亏度矣。此二失也。

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徵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榷，古岳翻。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匱于兵众矣。此三失也。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胜兵，谓人之才力堪执兵以战者也。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

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愆，违也。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

强者也。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言西北两

蕃者，以别奚、契丹两蕃。若开元、天宝以来，西则吐蕃，北则突厥。中兴以来，所谓两蕃，西则吐蕃，北则回纥。

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事见二百二十五卷大历十四年。使，疏吏翻。其余

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

史出曰：衡，车上横木。抗衡，谓两相抗拒。有若车衡相抗也。余谓衡所以揜平，首尾有所偏重则衡为之低

昂，商轻重者所必争也，抗衡者，言无所低昂而平视之也。

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

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

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此四失也。

理戎之要，在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企，去

智翻。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缺望之衅。缺，古穴翻。今穷边之地，长镇

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懈于服劳，衣粮所颁，厚逾

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懈，俱安翻。唯改旧「障」乙十六行本「世」作「虚」名，其余廩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苟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愠，于回翻。此五失也。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行，下孟翻。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此孙子兵法之言。自顷边军去就，

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飙，驒，人质翻。驒，传递马。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

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据获则张百而成千。丧，息浪翻。据，居顾翻。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

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于遥制矣。此六失也。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以给之。又多开屯田，官为收采，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与

夫倏来忽往者，岂可同等而论哉！又宜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缘边诸节度使，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卷三三四·页十八上 七五四四—七五四七）

韦皋遣大将董勔等将兵出西山，勔，弥尧翻。自彭州导江县西出蚕崖关，历维茂，至当，悉诸州，皆西山也。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余。

（卷三三四·页二一下 七五四七）

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宋白曰：戎州，汉犍道南安县地，梁置戎州，言以镇戎夷也。西南取曲，泸州并南宁州，安宁，盐井路至南诏所居羊苴咩城二千三百里。旧志：戎州，在京师西

南三千一百四里。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矿未经锻炼者为生

金。丹砂，产石中，凿石取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

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章：乙十六行本「唐」下有

「故」字。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吐蕃以云南王为弟，见二百一十六卷天宝十载。封

薛东王，见二百二十六卷代宗大历十四年。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

(卷二三四·页二一下 七五四七)

〔七月〕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女王，亦羌别种，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

三波河，北距于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汤立志，新书作

汤立志，杜阳编：女蛮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因制菩萨蛮曲。哥邻王董

卧庭、白狗王罗陀勿、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

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白哥邻以下诸种，皆散居西山。西山即雪山。今威州保宁县有

雪山，连乳川白狗岭，有九峰，积雪春夏不消。白狗岭与雪山相连，威州，唐之维州也。先皆役属吐蕃，

至是各帅众内附。韦皋处之于维、保、霸州，天宝元年，招附生羌，置霸州。给以耕牛种粮。立志、陀勿、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赐而遣之。

(卷二三四·页二上 七五四八)

冬，十月，甲子，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节度巡官，在判官、推官之下，衙推之上。

(卷二三四·页二三下 七五四九)

贞元十年（甲戌，七九四）

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八国，即前女王、哥邻等。弱水最弱小，不得预八国数。

（卷三三四·页二六上 七五五—七五五二）

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蜀注：苴，徐嗟翻。咩，弥嗟翻。详见前。考异曰：旧传作「阳苴」。

咩城，今从新传。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

佐时衣牂柯服而入。牂柯蛮，在昆明东九百里，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佐时

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

宣诏书，大言以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事已成为业。乃歔歔流

涕，俯伏受诏。歔，音遽。歔，许既翻，又音希。郑回密见佐时教之，郑回劝异牟寻归唐事见二

百三十二卷三年。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

献其金印，吐蕃给云南金印，见二百一十一卷玄宗天宝十载。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

考异曰：旧韦皋传：「四年正月，皋遣判官崔佐时至苴咩城。」按西南夷事状：「四年，皋微闻异牟寻之意，始因诸

蛮寓书于牟寻。自是比年招谕，至九年，牟寻始遣使分皋书以来。朝廷赐之诏书，皋乃遣佐时赍诏以往。牟寻犹欲

使佐时易服而入。〔皋传误也。〕

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

山神祠。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争北庭事，见上卷五年、六年。徵

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以为少也。益至五

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

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铁桥，在施蛮东南。据新书，是战也，异牟寻破

施、顺二蛮，并虏其王，置白崖城。又据新志，自戍州开边县南行，至白崖城，三千里而近。南诏传曰：南诏居

永昌，姚州之南，铁桥之南。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卷二三四·页二六上 七五五二—七五五三〕

瀛州刺史刘潼为兄济所逼，济、潼不协事始上卷八年。请西扞陇坻，遂将部兵千

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

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理，治也。以普润为治所。军

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潼亲视之，死者哭之。

〔卷二三四·页二七上 七五五三〕

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横，户孟翻。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準厚抚之。史言李万荣不能制刘逸準。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

（卷二三四·页二七下 七五五三—七五五四）

〔六月〕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湊罗棟棟，郎何翻。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夷语以「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嵩诏，越析诏，浪穹诏，遣陵诏，施浪

诏，蒙舍诏。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至蒙归义，玄宗封为云南王，因号云南。

癸丑，以祠部郎中袁

滋为册南诏使，

考异曰：旧南诏传：「十年八月，遣湊罗棟献吐蕃印。」新传曰：「异牟寻与崔佐时盟点苍

山，败突厥于神川。明年六月，册异牟寻为南诏王。」按实录，乃今年六月，新、旧传皆误也。韦皋奏状皆称「云南

王」，而懿滂云南别录曰：「诏袁滋册异牟寻为南诏。」盖从其清，南诏之名自此始也。蛮语，诏即王也。新传云

「南诏王」，亦误。余按异牟寻被吐蕃于神川，考异误作「突厥」。

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

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

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

唐十部乐

有龟兹乐，有弹箏、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箜篌、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

腰鼓、檐鼓、齐鼓，具皆一，铜钹二，舞者四人。设五方师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师子有十二人，画衣，执

红拂，首加红抹，谓之师子郎。龟兹，音丘慈。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

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卷二三五·页二上 七五六一—七五六二）

韦皋奏破吐蕃于峨和城。

武德元年，以汉蚕陵县地置翼州，管内右峨和城。

（卷二三五·页三上 七五六二）

贞元十一年（乙亥，七九五）

〔十月〕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昆明城，在西爨西北，右盐池之利。又虜施、顺

二蛮王。施，顺二蛮，皆乌蛮种。施蛮在铁桥西北，居大施曠，斂寻曠。顺蛮在剑阁西北四百里，曠，失冉

翻。

（卷二三五·页十下 七五七〇）

贞元十二年（丙子，七九六）

〔九月〕壬子，吐蕃寇庆州。

（卷二三五·页十五上 七五七五）

贞元十三年（丁丑，七九七）

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请和亲；上以吐蕃数负约，不许。

（卷二三五·页十六上 七五七六）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

九域志：环州，治通远县，唐方渠县地，有木波、马岭、石昌、合道四镇。

使问邠宁节度使杨朝晟：「须几何兵？」对曰：「邠

宁兵足以城之，不烦他道。」上复使问之曰：「向城盐州，城盐州见上卷九年。用兵

七万，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虏境，兵当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对曰：

「城盐州之众，虏皆知之。今发本镇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

虏谓吾众亦不减七万，其众未集，不敢轻来犯我。不过三旬，吾城已毕，留

兵戍之，虏虽至，无能为也。此后周韦孝宽城汾石之故智也。城旁草尽，不能久留，

虏退则运刍粮以实之，此万全之策也。若大集诸道兵，逾月始至，虏亦集众

而来，与我争战，胜负未可知，何暇筑城哉！」上从之。二月，朝晟分军为三，各筑一城。军吏曰：「方渠无井，不可屯军。」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时，居人成市，无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智井，废井也。智，乌欢翻。果得甘泉。方渠县咸河，从土桥，归德州，同家谷三处发源来，咸苦不可食。甜河，在城西，从蕃部鼻家族北界

来，供人饮食。三月，三城成。考异曰：实录：「先是，鄒宁杨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

请城其地以备之。』诏问：『须几何人？』」鄒志曰：「十三年春，诏问杨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

城之可乎？若以为可，更要几兵？』二月十一日，起复，除本官。十四日，制书到军。十八日，发军。二十六

日，军次石堂谷。二十八日，功就三城。今从鄒志，而不取其日。夏，四月，庚申，杨朝晟军还，

至马岭。唐马岭县，属庆州。刘昫曰：马岭，隋县，治天家堡，贞观八年移理新城，以县西有马岭坂。宋白

曰：盐州治五原，即汉马岭县地。今州南抵庆州马岭县北界。杜佑：马岭县，汉旧牧地，川形似马岭。吐蕃始

出兵追之，相拒数日而去。朝晟遂城马岭而还。开地三百里，皆如其素。皆

如其素所虑之期也。建中，朔方兵破李纳军，朝晟为之也。盖其智略诚有足称者。

（卷二三五·页十六上 七五七六—七五七七）

吐蕃赞普乞立赞卒，于足之煎立。

（卷二三五·页十七下 七五七七）

六月，壬午，韦皋奏吐蕃入寇，嵩州刺史曹高仕破之于台登城下。台登，汉县，唐属嵩州，由清溪关西南至台登五百五十里。

（卷二三五·页十七下 七五七七）

贞元十四年（戊寅，七九八）

〔十月〕庚子，夏州节度使韩全义奏破吐蕃于盐州西北。

（卷二三五·页二二下 七五八一）

贞元十五年（己卯，七九九）

〔四月〕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约共击吐蕃，皋以兵粮未集，请俟它年。
韦皋有智略，恐南诏貌与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粮未集辞。此可与智者道。

（卷二三五·页二二下 七五八三）

〔十二月〕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嵩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

（卷二三五·页二五上 七五八五）

贞元十六年（庚辰，八〇〇）

〔五月〕灵州破吐蕃于乌兰桥。

唐书地理志：会州乌兰县有乌兰关，桥当在关外黄河上。

（卷二三五·页二八上 七五八九）

吐蕃数为韦皋所败，是岁，其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笮官马定德帅其部落来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诸将行兵，皆禀其谋策，常乘驿计事。至是，以兵数不利，恐获罪，遂来奔。

据旧书云：吐蕃酋帅兼监统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笮官马定德与其大将八十七人举部落来降。定德有计画，悉安知兵法及山川地形，至是以边功不立，惧得罪而来。如此，则婴笮别是一人，笮官马定德又是一人，考之字书，亦无「婴」字，然通鉴所书，全用旧书韦皋传文。盖旧书韦皋传与吐蕃传自相抵牾。

（卷二三五·页三二上 七五九三）

贞元十七年（辛巳、八〇二）

朔方邠、宁、庆节度使杨朝晟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朔方军号冠之，其实只节度邠、宁、庆三州。防秋于宁州〔五月〕乙酉，薨。……

（卷二三六·页一下 七五九五）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盐州。

（卷二三六·页四上 七五九七）

己丑，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
 锋，曜之子也。曜，郭子仪之子也。

僧延素为虜所得。虜将有徐舍人者，谓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孙也。」

李勣，封英国公。武后时，吾高祖建义不成，谓敬业也。事见二百二卷武后光宅元年。子孙流

播异域，虽代居禄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顾宗族大，无由自拔耳。今听汝归。」遂纵之。

（卷二三六·页四上 七五九七）

上遣使敕韦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纾北边患。纾，缓也。皋遣将将兵

二万分出九道，攻吐蕃维保、松州及栖鸡、老翁城。宋白曰：保州本维州之定康县，南

接吐蕃，为夷落之极塞。开元二十八年，羌夷内附，置奉州。天宝改云山郡，八载，移治天保军，改为天保郡，

寻没，乾元元年复归附，乃改为保州。按王涯传曰：绵州威蕃栅西抵栖鸡城，盖在茂州界。

（卷二三六·页四下 七五九八）

九月，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

宋白曰：雅州，即秦严道县地，后魏立蒙山郡，唐立

雅州。按郡国志，汉源县有高山崖，蜀守李冰所凿。离，即古雅字也，州以此为名。旧志：雅州，京师西南二千七

百二十三里。

（卷二二六·页五上 七五九八）

韦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余级，俘虏六千，降户三千，遂围维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皋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虏获尤多，上遣中使慰抚之。

（卷二二六·页五上 七五九八）

戊午，盐州刺史杜彦先弃城奔庆州。

为吐蕃所逼也。盐州修筑距是年才八年。

（卷二二六·页五上 七五九八）

贞元十八年（壬午，八〇二）

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战，挑，徒了翻。虏悉众追之，伏发，虏众大败，擒论莽热，士卒死者太半。维州、昆明竟不下，引兵还。〔正月〕乙亥，

皋遣使献论莽热，考异曰：旧唐书皋传云：「十月，遣使献论莽热，」今从实录。上赦之。

（卷二二六·页五下 七五九九）

贞元十九年（癸未，八〇三）

夏，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奏，请徙原州治平凉；从之。七年，刘昌筑平凉，

事见二百三十三卷。原州本治高平，唐为平高县，为吐蕃所陷。

（卷二二六·页七上 七六〇二）

乙亥，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贡。

（卷二二六·页七上 七六〇二）

〔六月〕壬辰，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亾使于吐蕃。

（卷二二六·页七下 七六〇二）

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为政苛刻。冬，闰十月，庚戌，部将李庭俊作乱，杀而啗食之。左神策兵马使李兴于戍盐州，杀庭俊以闻。

（卷二二六·页九下 七六〇三）

十一月，戊寅朔，以李兴于为盐州刺史，得专奏事；李兴于山宁神策军，宣官因

其定乱之功而崇奖之。自是盐州不隶夏州。贞元三年，置夏州节度使，领绥、盐二州，今盐州得专达于

朝廷。其后盐州属朔方节度，夏州节度又增银、宥、威三州隶之。

(卷二三六·页九下 七六〇四)

贞元二十年(甲申、八〇四)

〔正月〕吐蕃赞普死，其弟嗣立。考异曰：实录及旧传皆云：「赞普以贞元十三年四月

卒，长子立，一岁，又卒，次子嗣立。」韩愈顺宗实录张荐传云：「二十年，赞普死，遣荐吊赠。」新传云：「十三年，

赞普死，其子足之煎立。二十年，赞普死，遣工部侍郎张荐吊祠，其弟嗣立。」疑实录、旧传误以是字为一字，今

从顺宗实录及新传，按「字」当作「事」。

(卷二三六·页十一上 七六〇五)

顺宗

永贞元年(乙酉、八〇五)

〔八月〕癸丑，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德宗

贞元元年，韦皋代张延赏镇蜀。

重加赋敛，韦贡猷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

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复，扶又翻。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复，除也。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

（卷二二六·页二五上 七六二〇）

宪宗

元和元年（丙戌、八〇六）

〔九月〕壬寅，高崇文又败刘辟之众于鹿头关；严秦败刘辟之众于神

泉。

神泉，汉涪城地，晋置西园县。隋改为神泉县，以县西有泉能愈疾也；唐属绵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

五里。

河东将阿跌光颜将兵会高崇文于行营，愆期一日，愆，过也；愆期，过期也。惧

诛，欲深入自赎，军于鹿头之西，断其粮道，城中忧惧。于是辟、绵江栅将李

文悦、

绵水，在绵州雒县东三十里，源出绵竹县紫岩山。

鹿头守将仇良辅皆以城降于崇文；

获辟婿苏强，士卒降者万计。崇文遂长驱直指成都，所向崩溃，军不留

行；辛亥，克成都。刘辟、卢文若帅数十骑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于羊灌田；彭州有羊灌田守捉。辟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杀妻子，乃系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于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惊，珍货山积，秋豪不犯，槛刘辟送京师。斩辟大将邢泚、馆驿巡官沈衍，考异曰：林愿补国史曰：「衍与段文昌，辟逼令判案，礼同上介，亦接诸公候谒。崇文目段公曰：『公必为将相，未敢奉荐。』」并起。沈衍令梟首置于驿门。二人诛赏之异，未晓其意何如也。余无所问。军府事无巨细，命一遵韦南康故事，韦皋封南康郡王。从容指搦，一境皆平。搦，许为翻。……

（卷二三七·页十一上 七六·五—七六·六）

元和三年（戊子、八〇八）

〔正月〕临泾镇将郝玼，音此，又且礼翻。以临泾地险要，水草美，吐蕃将入寇，必屯其地，言于泾原节度使段祐，考异曰：旧传作「段佐」，新传作「佑」，今从实录。奏而城之，自是泾原获安。安，史乱后，原州没于吐蕃，是后遂以临泾为理所。

（卷二三七·页二三上 七六·四八）

沙陀劲勇冠诸胡，吐蕃置之甘州，沙陀降吐蕃，见二百三十三卷贞元六年。每战，以

为前锋。回鹘攻吐蕃，取凉州；吐蕃疑沙陀贰于回鹘，欲迁之河外。沙陀

惧，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复，扶又翻。遂帅部落三万，循乌

德鞬山而东，乌德鞬山在回鹘牙帐之西，甘州东北，史炤曰：唐历云，即都督军山，唐语两音也。鞬，居

音翻。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水经注：洮水至枹罕入河，枹罕，唐为

河州。石门水，在高平县西八十里，唐于此置石门关，在原州平高县界。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

者太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诣灵州降。考异曰：赵凤后唐懿祖纪年录

曰：「懿祖讳执宜，烈考讳尽忠，自曾祖入魏，复典兵于碛北。德宗贞元五年，回纥葛禄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纥忠贞

可汗，附于吐蕃，因为乡导，驱吐蕃之众三十万寇我北庭。烈考谓忠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灵、盐，闻唐

天子欲与赞普和亲，可汗数世有功，尚主，恩若骄儿，若赞普有寇于唐，则可汗必无前日之寇矣。」忠贞曰：

「若之何？」烈考曰：「唐将杨袭古固守北庭，无路归朝，今吐蕃突厥并兵攻之，倪无援助，陷亡必矣。北庭

既没，次及于吾，可汗得无虑乎！」忠贞惧，乃命其将颉干迦斯与烈考将兵援北庭。贞元六年，与吐蕃战于碛口，

颉干迦斯不利而退。烈考牙于城下以援袭古，吐蕃攻围经年，诸部继没。十二月，北庭之众劫烈考降于吐蕃，由

是举族七千帐徙于甘州，臣事赞普。贞元十三年，回纥奉诚可汗收复凉州，大败吐蕃之众，或有伺烈考于赞普者

云：「沙陀本回纥部人，今闻回纥强，必为内应。」赞普将迁烈考之牙于河外。时懿祖年已及冠，自烈考曰：「吾

家世为唐臣，不幸陷虜，为他效命，反见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复归本朝。」烈考然之。贞元十七年，自乌德健山率其部三万东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河转战至石门关，委曲三千里，凡数百战，烈考战没，懿祖扶护灵輿，收合余众，至于灵州，犹有马三千骑，胜兵一万。时范希朝为河西、灵盐节度使，闻懿祖至，自帅师藩界，应接而归，以事奏闻。德宗遣中使赐诏慰劳，赏锡数十万，因于盐州置阴山府，以懿祖为都督，授特进、骠卫将军同正。宪宗即位，诏懿祖入觐，元和元年七月，帝自振武至长安，授特进、金吾卫将军，留宿卫。时范希朝亦徵为金吾上将军。二年，吐蕃诱我党项部，寇犯河西，天子复命希朝为灵盐节度，命懿祖将兵佐之，贼平，戊酉受降城。一据德宗实录，贞元十七年无沙陀归国事。范希朝传，德宗时为振武节度使，元和二年乃为朔方、灵盐节度使，诱致沙陀。元和元年亦无沙陀朝见。纪年录恐误，今从实录、旧传、新书。

〔六月〕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自帅众迎于塞上，置之盐州，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诏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兵马使。未几，尽忠弟葛勒阿波又帅众七百诣希朝降，诏以为阴山府都督。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为沙陀强盛得中夏张本。

（卷三三七，页二五下 七六五——七六五）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于临泾，唐原州本治平高县，广德元年没于吐蕃，泾原节

度使马璘表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至是，徙治临泾。宋白曰：临泾，本隋之漱谷县。以镇将郝玼为刺史。

（卷二二七·页二九下 七六五六）

元和四年（己丑、八〇九）

〔三月〕辛未，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章：十二行本「原」下有「防秋」二字。）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许之

（卷二二七·页三二上 七六五八）

初，平凉之盟，见二二卷德宗贞元三年。副元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矩皆没于吐蕃。其后吐蕃请和，泌子随三诣阙号泣上表，乞从其请；路随表请和蕃，情切于其亲也。德宗以吐蕃多诈，不许。至是，吐蕃复请和，随又五上表，诣执政泣请，裴垍、李藩亦言于上，请许其和；上从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复使吐蕃。

（卷二二七·页三四上 七六六〇）

六月，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

蕃，虑其反复，又部落众多，恐长谷价，乃命悉从希朝诣河东。希朝选其骁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使以领之，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于是（章十二行本「是」下有「朱邪」二字）执宜始保神武川之黄花堆。神武川在汉代郡桑乾县界，后魏置神武郡，后周废郡为神武县，属朔州。此时其地在马邑善阳县界。

（卷二二七·页三四上 七六六〇）

〔七月〕……上又问〔诸学士〕：「今刘济、四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

物故注已见汉纪。史绍曰：「颜师古曰：物故，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

皆已故也。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议者皆言「宜乘此际代之，不受则发兵讨之，时不可失。」如何？〔李绹等〕对曰：「群臣见陛下西取

蜀，东取吴，蜀，谓刘辟；吴，谓李琦。易于反掌，故谄谀躁竞之人，躁，轻也。竞，争也。

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

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臂指，用贾谊语意，言其顺使也。刘辟、李琦独生狂谋，其下

皆莫之与，辟、琦徒以货财啖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

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胶，如胶之附著坚固也。蔓连，如蔓草之蔓延连属也。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煦，呼旬翻。妪，衣遇翻。郑玄曰：气曰煦，体曰妪。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又，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谓吐蕃。北狄，谓回鹘。北狄乘间窥窬，西戎，谓吐蕃。北狄，谓回鹘。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季安与〔王〕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

（卷三十八·页一下 七六六三—七六六四）

〔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万余骑至拂梯泉。

史绍曰：拂，薄勿切。梯，天黎切。

本又作「鹞鹞泉」，在丰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

辛未，丰州奏吐蕃万余骑至大石谷，掠回鹘入

贡还国者。

（卷三十八·页五上 七六六六）

元和五年（庚寅，八一〇）

诸军讨王承宗者久无功，白居易上言，以为：「……臣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细作，古之谍者。中国之事，小大尽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讨承宗一贼，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则兵力之强弱，资费之多少，岂宜使西戎、北虏一一知之！忽见利生心，乘虚入寇，以今日之势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连祸生，何事不有！万一及此，实关安危。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二也。」「其」字衍。考异曰：白氏集云「五月十日进」，据此疏云：「（占）从史虽经接战，与贼胜负略均。」则是未就缚也。此月戊戌，从史已流磔州，疑「五月」当为「四月」，故移于此。

（卷三三八·页十一上 七六七二—七六七三）

〔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论思邪热入见，且归路泌、郑叔矩之柩。平凉劫盟，泌、叔矩没于吐蕃。柩，巨敕翻。郑注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卷三三八·页十五下 七六七六）

〔十二月〕……〔李〕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淮西既平，帝之所聚，

适为骄侈之资耳。

(卷二三八·页二上 七六八二)

元和六年(辛卯、八二二)

〔五月〕庚子，以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李惟简，惟岳之弟也。陇

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抄，楚交翻。人不得息。惟简以为边

将当谨守备，蓄财谷以待寇，不当覩小利，起事盗恩，生事邀功，窃取官赏，是为盗

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禁妄入吐蕃界。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

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稔，良遇翻，又如字。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

(卷二三八·页三上 七六八四)

元和七年(壬辰、八二三)

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

李绛曰：「汉文帝时兵革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

安。见十四卷汉文帝六年。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羶，近接

泾、陇，烽火屡惊；唐六典：烽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冈隔绝，须逐便安置，得相望见，不必要

限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而置之，每烽置帅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两炬、三炬、四炬，随贼多少为差。

加之水旱时作，仓廩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卷二三八·页二七下 七六八九）

是岁，吐蕃寇泾州，及西门之外，先寇泾州界，进及泾州西门之外。驱掠人畜而去。

上患之，李绛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京西，凤翔、秦、陇、原、泾、渭也。京北，

鄆、宁、丹、延、麟、坊、庆、灵、盐、夏、绥、银、宥也。镇兵注已见前。

始，置之欲以备御吐蕃，

使与节度使犄角相应也。今则鲜衣美食，坐耗县官，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

俱进，则云申取中尉处分，唐神策镇兵分屯于外，皆属左、右神策中尉。比其得报，虜去远

矣。比，及也。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

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

道节度使，使号令齐壹，如臂之使指，则军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

「朕不知旧事如此，当亟行之。」既而神策军骄恣日久，不乐隶节度使，竟为

宦者所沮而止。

(卷二二九·页四上 七六九八)

元和八年(癸巳、八一三)

〔七月〕初，吐蕃欲作乌兰桥，

新志：会州乌兰县有乌兰关，在县西南。吐蕃于河上作桥。

先贮材于河侧，朔方常潜遣人投之于河，终不能成。虜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泌贪，先厚赂之，然后并力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

(卷二二九·页七下 七七〇二)

冬，十月，回鹘发兵度磧南，自柳谷西击吐蕃。

新志：西州交河县北二百一十里，

经柳谷渡。

壬寅，振武、天德军奏回鹘数千骑至鹑鹄泉，

鹑鹄泉，在西受降城北三百里。

鹑，扶所翻。鹄，徒奚翻。边军戒严。

(卷二二九·页七下 七七〇二—七七〇三)

元和十年(乙未、八一五)

〔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陇州塞，请互市，许之。

(卷二二九·页二四下 七七二〇)

元和十一年（丙申、八一六）

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

（卷二二九·页二六上 七七二）

元和十三年（戊戌、八一八）

十一月，辛巳朔，盐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灵武奏破吐蕃长乐州，克其外城。
吐蕃长乐州当在灵州黄河外，定远城之西。

（卷二四〇·页二五上 七七五）

甲午，盐州奏吐蕃遁去。

（卷二四〇·页二五下 七七五）

元和十四年（己亥、八一九）

吐蕃遣使者论矩、立藏等来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国失信，其使何罪！」（正月）庚寅，遣归国。

（卷二四〇·页二八上 七七五）

〔四月〕史馆修撰李翱上言，贞观三年置史馆于门下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国史。以为：

「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迕；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自建中初，杨炎定两税法，不令民输其土之所产而督钱。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

兵，以制戎狄侵盗；数访问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不为其易乎！以陛下天资上圣，如不惑近习容悦之辞，任骨鯁正直之士，与之兴大化，可不劳而成也。若不以此为事，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易，以鼓翻。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则太平未可期矣！」

（卷二四一·页八下 七七六八—七七六九）

〔八月〕癸酉，吐蕃寇庆州，

庆州，隋弘化郡，开皇十六年改为庆州，以庆美取其嘉名。汉

归德，富平县地。旧志：京师西北五百七十三里。营于方渠。

（卷二四一·页十一下 七七七二）

是岁，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将十五万众围盐州，党项亦发兵助之。刺史李文悦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灵武牙将史奉敬言于朔方节度使

杜叔良，请兵三千，赍三十日粮，深入吐蕃，以解盐州之围。叔良以二千五百人与之。奉敬行旬余，无声问，朔方人以为俱没矣。以为与盐州俱没。无何，言无何时也。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惊，溃去。奉敬奋击，大破，不可胜计。当曰「奋击，大破之，杀获不可胜计」，文意乃为明畅。奉敬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玘皆以勇著名于边，吐蕃惮之。（新、旧书皆作「史敬奉」。）

（卷二四一·页十四上 七七七四—七七七五）

元和十五年（庚子、八二〇）

〔二月〕吐蕃寇灵武。

（卷二四一·页十八下 七七七九）

〔三月〕吐蕃寇盐州。

（卷二四一·页十九上 七七七九）

〔十月〕庚辰，党项复引吐蕃寇泾州，连营五十里。

（卷二四一·页二一下 七七八三）

壬午，群臣入阁。欧阳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日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

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而入见，故谓之入阁。程大昌曰：宣政之左有东上阁，宣政之右有西上阁，二阁在殿左右，而入阁者由之而入也。西内太极宫两仪殿左右有东、西阁门，而两廊下有日华、月华门。其曰阁者，即内殿也，非真有阁也。又曰：西内太极殿北有两仪殿，即常日视朝之所。太极殿两庑有东、西二上阁，则是两阁皆有门可入已，又可转北而入两仪。按程大昌言西内二阁门，后说较为明白，而宣政殿入阁，则东内也。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陛下宴乐过多，郾，音偃。畋游无度。

今胡寇压境，谓吐蕃入寇也。忽有急奏，不知乘舆所在。又晨夕与（章十二行本与「

下有「近习」二字。倡优狎昵，昵，音尼。尼，音尼。赐与过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

非有功不可与。虽内藏有余，愿陛下爱之，万一方有事，不复使有司重斂

百姓。」时久无阁中论事者，入阁，谏官论事，太宗之制也。上始甚讶之，讶，惊疑也。谓

宰相曰：「此辈何人？」对曰：「谏官。」上乃使人慰劳之，曰：「当依卿言。」

宰相皆贺，然实不能用也。考异曰：旧崔郾传曰：「上即位，荒于禽酒，坐朝常晚。郾与同列郑覃等

延英切谏，上甚嘉之，畋游稍简。」杜牧《唐行状》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游声色为事，公晨朝正殿，浑同列进而言曰：『十一圣之功德，四海之大，万国之众，之治之乱，悬于陛下。自由已东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

失之。西望戎垒，距宗庙十舍，百姓憔悴，蓄积无有。愿陛下稍亲政事，天下幸甚！」「诚至气直，天子为之动容敛袖，慰而谢之。」按是时未失山东，杜牧直取穆宗时事文饰以为鄙谏辞耳。新传承而用之，皆误也。今从实录、旧传。

覃，珣瑜之子也。郑珣瑜，永贞间为相。

（卷二四一·页二下 七七八—七七八四）

癸未，涇州奏吐蕃进营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将兵四千人，并发八镇全军救之。左、右神策军分屯近畿，凡八镇，长武、兴平、好畤、普润、郿、扶风、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记与此稍异。

赐将士装钱二

万缗。以郾王府长史邵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清和好使。郾王经，顺宗子也。郾，音谈。

初，秘书少监田洎入吐蕃为吊祭使，按新书吐蕃传：帝即位，遣田洎往告哀。则以洎为告

哀使，非吊祭使。

吐蕃清与唐盟于长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还，唯阿而已。老子

曰：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既而吐蕃为党项所引入寇，因以为辞曰：「田洎许我将兵赴

盟。」于是贬洎郴州司户。郴，丑林翻。

（卷二四一·页二三上 七七八—七七八五）

渭州刺史郝玘数出兵袭吐蕃营，所杀甚众。

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凉县置行渭州。

李光颜发邠宁兵救泾州。

考异曰：旧传，

光颜救泾州事在十四年，

今从实录。

邠宁兵以神策受

赏厚，皆愠曰：「人给五十缗而不识战斗者，彼何人邪！」

谓上即位之赏也。愠，于问

翻。常额衣资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汹汹不可止。光颜亲为开陈大

义以谕之，言与涕俱，然后军士感悦而行。将至泾州，吐蕃惧而退。丙戌，

罢神策行营。

罢梁守谦之军也。

（卷二四一·页二四上

七七八五）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盐州奏吐蕃营于乌、白池，

盐州五原县有乌、白池，

唐时盐州元管四池：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池。

青、白盐池在盐州北。

寻亦皆退。

（卷二四一·页二四上

七七八五）

十二月，己巳朔，盐州奏：吐蕃千余人围乌、白池。

（卷二四一·页二五下

七七八七）

庚辰，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

（卷二四一·页二五下

七七八七）

穆宗

长庆元年 (辛丑、八二二)

〔五月〕癸亥，以太和长公主嫁回鹘。公主，上之妹也。吐蕃闻唐与回鹘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新书吐蕃传作「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击却之。戊寅，回鹘奏：「以万骑出北庭，万骑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卷二四一·页五十七 七七九一—七七九二)

吐蕃遣其礼部尚书论纳罗来求盟。〔九月〕庚戌，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

(卷二四二·页五下 七七九九)

〔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与吐蕃论纳罗盟于城西；遣刘元鼎与纳罗入吐蕃，亦与其宰相以下盟。吐蕃国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书之。

(卷二四二·页六下 七八〇〇)

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败吐蕃三千骑于大石山下。大石山，在鲁州东南，鲁州，六胡

州之一也。在灵夏西河曲之地。

(卷二四二·页九上 七八〇二)

长庆二年 (壬寅、八二二)

〔六月〕吐蕃寇灵武。

(卷二四二·页二四下 七八一八)

壬午，吐蕃寇盐州。

(卷二四二·页二四下 七八一八)

八月，辛酉，大理卿刘元鼎自吐蕃还。

元鼎去年使吐蕃。

(卷二四二·页二六上 七八二〇)

文宗

太和四年 (庚戌、八三〇)

西川节度使郭钊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蜀自南诏入寇，一方残弊，郭钊多病，未暇完补。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蜀自清溪关则南入南诏，逾西山则西达吐蕃。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易，以敌翻。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或无土，则以石垒之。德裕上言：「通蛮细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

崔旰之杀郭英义，见二百二十四卷代宗永泰元年。张拙之逐张延赏，见二百二十九卷德宗建中

四年。皆镇兵也。一时北兵皆归本道，惟河中、陈许三千人在成都，有诏来年三月亦归，蜀人恼恨。恼，许拱翻。德裕奏乞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以镇蜀；且

言：「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战胜之威，士气百倍，败兵之

卒，没世不复，正谓此也。脆，此芮翻。若北兵尽归，则与杜元颖时无异，蜀不可保。恐

议者云蜀经蛮寇以来，已自增兵，向者蛮寇已逼，元颖始募市人为兵，得三千余人，徒有其数，实不可用。郭钊募北兵仅得百余人，臣复召募得二百余

人，此外皆元颖旧兵也。恐议者又闻一夫当关之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前，前人所以言

蜀之险也。

以为清溪可塞，臣访之蜀中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小径

无数，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勿邓、丰邑、两林，皆东蛮也。若言可塞，则是欺罔朝

廷。要须大度水北更筑一城，迤迤接黎州，九域志：黎州南至大度河二百里。宋白曰：黎

州，古沉黎地。迤，以尔翻。迤，力纸翻。

以大兵守之方可。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

金帛赂遗吐蕃，造，唯季翻。若使二虜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其朝臣

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堂，谓政事堂。案，文案也。他日

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宪，法也。朝廷皆从其请。德裕乃练士卒，葺堡

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卷二四四·页十上 七八七·下七八七三）

太和五年（辛亥、八三二）

〔八月〕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臣

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简去四千四百余人，简，选也。复简募少壮者千人以慰其

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与土兵参居，参，包含翻，间厕也。转相训习，日益

精练。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务华饰不堪用；臣今取工于别道以治之，无不坚利。」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怛，当割翻。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行

维州刺史虞藏俭将兵入据其城。庚申，具奏其状，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烧

十三桥，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德宗之时，韦皋

屡出兵攻维州，不能取。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

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考异曰：

旧僧孺传载僧孺语曰：「今论董勃才还，刘元鼎未至。」按穆宗实录：「长庆二年八月，大理卿刘元鼎使吐蕃回。」

文宗实录：「太和六年二月，吐蕃遣论董勃藏入见，」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僧孺墓志亦无董勃等名，盖旧传误也。

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原州萧关县有

蔚茹水，水西即白草军。蔚，紆勿翻。上平凉阪，阪，音反。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

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

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怛

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誅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

深。为武宗朝李德裕追论维州事张本。

(卷二四四·页十六上 七八七八)

太和六年(壬子、八三二)

十一月，乙卯，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数为上言：「缚送悉怛谋以快虜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上亦悔之，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与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尤者，以为愆过也。疏者，情不相亲也。僧孺内不自安，……因累表请罢。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卷二四四·页十七下 七八八〇)

太和九年(乙卯、八三五)

〔七月，辛亥〕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为，于伪翻。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上以为信然，宠任日隆。……

(卷二四五·页九下 七九〇五)

初，王守澄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

诩等，

似先，姓；义逸，名。诩，直严翻。

李训、郑注因之遣分诣盐州、灵武、泾原、

夏州、振武、凤翔巡边，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为诏书赐六道，使杀之。会训败，

六道得诏，皆废不行。

六道即谓盐、灵、夏、泾原、振武、凤翔也。

〔十一月〕丙寅，以

师邕为矫诏，下御史狱。

（卷二四五·页二三下 七九一八）

开成三年（戊午，八三八）

是岁，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

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

按：吐蕃衰，

回鹘衰，而唐亦衰矣。考异曰：彝泰卒及达磨立，实录不书，旧传、续会要皆无之。今据补国史。

（卷二四六·页七下 七九三八）

开成五年（庚申，八四〇）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

黠，下八翻。戛，迄黠翻。

即古之坚

昆，唐初结骨也，后更号黠戛斯，

结骨入贡，见二百九十八卷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考异曰：李德

裕会昌一品集安抚回鹘制作「乾吃斯」，又作「乾于斯」。今从德裕会昌伐叛记、杜牧集、新、旧传、实录。乾元中为回鹘所破，自是隔阂不通中国。阙，牛代翻。其君长曰阿热，建牙青山，去回鹘牙，橐驼行四十日。青山在剑河西。其人悍勇，悍，户罕翻，又侯汗翻。吐蕃、回鹘常赂遗之。假以官号。回鹘既衰，阿热始自称可汗。回鹘遣相国将兵击之，连兵二十余年，数为黠戛斯所败，詈回鹘曰：詈，力智翻。「汝运尽矣，我必取汝金帐！」金帐者，回鹘可汗所居帐也。

及掘罗勿杀彰信，立匿跋，事见上年。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匿跋及掘罗勿，考异曰：旧传作「句录未贺」。今从新传。焚其牙帐荡尽，

回鹘诸部逃散。其相跋职、特勒庞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温没斯等，温，乌没翻。及其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帅其

众抵天德塞下，就杂虏贸易谷食，贸，音茂。且求内附。冬，十月，丙辰，天德军使温德彝奏：「回鹘溃兵侵逼西城，西城，朔方西受降城也。亘六十里，不见其后。

耳，横耳也。边人以回鹘猥至，恐惧不安。」诏振武节度使刘沔屯云迦关以备之。新志：单于府有云伽关。振武节度治单于府。考异曰：新传、实录作「云伽关」。今从一品集。

武宗

會昌元年(辛酉、八四二)

〔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韦仲平欲击回鹘以求功，奏称：「回鹘叛將嗢没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请自出兵驱逐。」上命朝臣议之，议者皆以为嗢没斯叛可汗而来，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请，击之便。上以问宰相，李德裕以为：「穷鸟入怀，犹当活之。况回鹘屡建大功，谓助收两京，平安，史之乱也。今为邻国所破，部落离散，穷无所归，远依

天子，无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击之！宜遣使者镇抚，运粮食以赐之，此汉宣帝所以服呼韩邪也。」呼韩邪事见二十七卷汉宣帝之甘露三年。陈夷行曰：「此所谓

借寇兵资盗粮也，史记秦李斯之言。不如击之。」德裕曰：「彼吐谷浑等各有部落，见利则锐敏争进，不利则鸟惊鱼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为国家用！今天德城兵才千余，若战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义抚而安之，必不为患。」

纵使侵暴边境，亦须徵诸道大兵讨之，岂可独使天德击之乎！」

时诏以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使察回鹘情伪，

考异曰：一品集赐噶没斯等诏曰：「天

德军递至，览所奉表。」又曰：「方图镇抚，已命使臣。今又知坚昆等五族深入陵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

越他所，特勒等相率遁逃，万里归命。」又曰：「岂非欲讨除外寇，匡复本蕃？」又曰：「但缘未知指的，难便听

从。」又曰：「又虑边境守臣或怀疑沮。」又曰：「故遣张贾往安抚。」又曰：「秋熟。」然则诏下必在此际也。

未

还。上问德裕曰：「噶没斯等请降，可保信乎？」对曰：「朝中之人，臣不

敢保，况敢保数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谓之叛将，则恐不可。若可汗在国，

噶没斯等帅众而来，则于体固不可受。今闻其国败乱无主，将相逃散，或奔

吐蕃，或奔葛逻禄，惟此一支远依大国。观其表辞，危迫恳切，岂可谓之叛

将乎！况噶没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乌介，自无君臣之

分。愿且诏河东、振武严兵保境以备之，俟其攻犯城镇，然后以武力驱除，

或于吐谷浑等部中少有抄掠，听自仇报，亦未可助以官军。

先斗之以离其交，此在兵

法，习者不察耳。

仍诏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怀柔得宜，彼虽

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诏田牟约勒将士及杂虏，

杂虏即吐谷浑、沙陀、党项等部

落。毋得先犯回鹘。……

(卷二四六·页二十下 七九五—七九五四)

会昌二年(壬戌、八四二)

〔八月〕庚午，诏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

俟来春驱逐回鹘。

考异曰：……又〔一品集〕八月十日请发陈许等兵状云：「臣等昨日已于延英面奏，请

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备，请更徵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至河冰合时，深虑可汗突出过河，兼与吐蕃连结，则为患不细，深要防虞。其所徵诸道兵恐不可停，须令及冰未合前，各到所在。」……

(卷二四六·页三一下 七九六—七九六四)

〔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论普热来告达磨赞普之丧，〔会要〕会昌二年，赞

普卒，至十二月，遣论赞等来告丧。〔考异〕曰：实录：「丁卯，吐蕃赞普卒，遣使告丧，废朝三日。赞普立仅三十余

年，有心疾，不知国事，委政大臣焉。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据补国史〕「彝泰卒后，又有达磨赞普，此年

卒者达磨也。〔文宗实录〕不书彝泰赞普卒，旧传及续会要亦皆无达磨。新书据补国史，疑文宗实录阙略，故他书皆

因而误。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开成三年已卒。达磨立至此五年，而实录云仅三十年，亦是误

以达磨为彝泰也。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

(卷二四六·页三六下 七九六—七九六九)

初，吐蕃达磨赞普有佞幸之臣，以为相；达磨卒，无子，佞相立其妃琳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琳，丑林翻。才三岁，佞相与妃共制国事，吐蕃老臣数十人皆不得预政事。首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拜，曰：「赞普宗族甚多，而立琳氏子，国人谁服其令，鬼神谁飨其祀！国必亡矣；比年灾异之多，乃为此也。老夫无权，不得正其乱以报先赞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斫面，恸哭而出。佞相杀之，灭其族。国人愤怒，又不遣使诣唐求册立。

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

洛门川在渭州陇西县东南，汉来歙破隗纯于落门，即此。考异曰：

补国史曰：恐热姓末，名衣力。吐蕃国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则口论，官族则曰尚，其中字即蕃号也。热者，倒皆

言之，如中华呼郎。性悍忍，多诈谋，乃属其徒告之曰：属，聚会其徒也。『贼舍国族立

琳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琳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天道助顺，功无不成。』遂说三部落，得万骑。三部落，吐蕃种落之分居河、陇者；或云，吐浑、党项、唃末。是岁，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国相。

至渭州，遇国相尚思罗屯薄寒山，恐热击之，思罗弃辎重西奔松州。

王涯曰：从龙州青川镇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之城，是吐蕃旧置节度之所。

恐热遂屠渭州。思罗发苏

毗、吐谷浑、羊同等兵，合八万，保洮水，焚桥拒之，恐热至，隔水语苏毗等曰：「贼臣乱国，天遣我来诛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为宰相，国内兵我皆得制之，汝不从，将灭汝部落！」苏毗等疑不战，恐热引骁骑涉水，苏毗等皆降。思罗西走，追获，杀之。恐热尽并其众，合十余万。自渭川至松州，所过残灭，尸相枕藉。藉，慈夜翻。

（卷二四六·页三七上 七九六九）

会昌三年（癸亥、八四三）

〔三月〕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

事见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

云：「维州

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并没，唯此独存。吐蕃潜以妇人嫁此州门者，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垒门，引兵夜入，遂为所陷，号曰无忧城。从此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并力于西边，谓吐蕃并力以攻岐、陇、邠、泾、灵、夏也。无虞于南路，谓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长安言之，西川亦在剑关之南。若吐蕃寇蜀，则南路自维、茂入，北路自嘉州入。凭陵近甸，盱食累朝。贞

元中，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万旅尽锐，急攻数年，虽擒论莽热而还，城坚卒不可克。见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贞元十七、十八年。

臣初到西蜀，外扬国威，中缉边备。其维州熟臣信令，空壁来归，臣始受其降，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其吐蕃合水、栖鸡等城，冀州有合水，与栖鸡城本皆唐地，没于吐蕃。既失险厄，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

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鲁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宕州西界。

岂顾盟约！臣受降之初，指天为誓，面许奏闻，各加酬赏。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弃信偷安！

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体备三木，舆于竹舂，舂，布村

及将就路，冤叫呜呜，将吏对臣，无不陨涕。其部送者更为蕃帅讥诮，云既已降彼，此言吐蕃谓中国为彼也。何用送来！复以此降人戮于汉境之上，恣

行残忍，用固携离；谓戎蛮有携离内向之心者，畏吐蕃屠戮之惨，不敢复怀反侧，以威虐固制之。至

乃擲其婴孩，承以枪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已来，未有此事！

虽时更一纪，十二年为一纪。太和五年悉怛谋死，至是年适十二年。而运属千年，谓千载一遇之运。

也。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卫将军。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遂好。」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见春秋左氏传。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

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偕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

「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元祐之

初，奔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

（卷二四七·页六上 七九七六—七九七八）

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世为吐蕃相，婢婢好读书，不乐仕进，国人敬

之。年四十余，彝泰赞普强起之，使镇鄯州。彝泰，达磨之兄，文宗开成三年卒。强，其

两翻。婢婢宽厚沈勇，有谋略，训练士卒多精勇。

论恐热虽名义兵，实谋篡国，论恐热起兵事，始上卷二年。忌婢婢，恐袭其后，

欲先灭之。是月，〔六月〕大举兵击婢婢，旌旗杂畜，千里不绝。至镇西，

镇西军，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畜，许救翻。

大风震电，天火烧杀裨将十余人，杂畜以百数，

恐热恶之，盘桓不进。婢婢谓其下曰：「恐热之来，视我如蝼蚁，以为不足

屠也。今遇天灾，犹豫不进，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骄而不为备，然

后可图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师，且致书言：「相公举义兵以匡国难，

闾境之内，孰不向风！苟遣一介，赐之折简，敢不承命！何必远辱士众，亲

临下藩。婢婢资性愚僻，惟嗜读书，先赞普授以藩维，诚为非据，夙夜慚惕，

惟求退居。相公若赐以骸骨，听归田里，乃惬平生之素愿也。」恐热得书

喜，遍示诸将曰：「婢婢惟把书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国，当位以宰相，坐

之于家，亦无所用也。」乃复为书，勤厚答之，引兵归。婢婢闻之，抚髀笑

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岂能事此犬鼠乎！」

(卷二四七·页十五下 七九八六—七九八七)

是月〔九月〕吐蕃论恐热屯大夏川，大夏川，在河州大夏县西，有大夏水，汉古县也。尚

婢婢遣其将庞结心及莽罗薛吕将精兵五万击之。至河州南，莽罗薛吕伏兵四万于险阻，庞结心伏万人于柳林中，以千骑登山，飞矢系书骂之。恐热怒，将兵数万追之，庞结心阳败走，时为马乏不进之状。恐热追之益急，不觉行数十里，伏兵发，断其归路，夹击之。会大风飞沙，溪谷皆溢，恐热大败，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胜数，恐热单骑遁归。

(卷二四七·页二上 七九九二)

会昌四年(甲子、八四四)

〔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开元之

盛，陇右、河西分为两镇而已，盖沦陷之后，吐蕃分为四镇也。十八州：秦、原、河、渭、兰、鄯、阶、成、洮、岷、临、廓、会、宕、甘、凉、瓜、沙也。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考异曰：实录，以濛为巡边

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会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状曰：「缘李回等称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车子收回，可汗余烬，切望国家兵马应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赐敕书，许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

于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代北诸军掩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续降中使赐诏。」黠戛斯使来在四年二月，德裕奏状所谓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濛为巡边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于此。使之先备器械糗粮及诃吐蕃守兵众寡。诃，黠正翻，又火迴翻。又令天德、振武、河东训卒砺兵，以俟今秋黠戛斯击回鹘，邀其溃败之众南来者，皆委濛与节度团练使详议以闻。濛，晏之孙也。刘晏以谗死于建中之初。

（卷二四七·页二九上 七九九九—八〇〇〇）

吐蕃论恐热之将岌藏丰赞恶恐热残忍，降于尚婢婢。恐热发兵击婢婢于鄯州，婢婢分兵为五道拒之。恐热退保东谷。九域志：河州东南二十五里有东谷堡，宋熙宁七年置。婢婢为木栅围之，绝其水原。恐热将百余骑突围走保薄寒山，余众皆降于婢婢。

（卷二四七·页二九下 八〇〇〇）

会昌五年（乙丑，八四五）

〔九月〕李德裕请置备边库，令户部岁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盐铁岁

入钱帛十二万缗匹，明年减其三分之一，凡诸道所进助军财货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卷二四八·页十八上 八〇二〇）

〔十二月〕，吐蕃论恐热复纠合诸部击尚婢婢，婢婢遣庞结藏将兵五千拒之，恐热大败，与数十骑遁去。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

（卷二四八·页十八下 八〇二一）

宣宗

大中元年（丁卯、八四七）

〔五月〕吐蕃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代北诸军，谓隆岭以北诸军也。宰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自麟州济河，与恐热战于盐州，破走之。

（卷二四八·页二十六上 八〇三〇）

大中二年（戊辰、八四八）

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隶秦州，宋白曰：清

水，汉旧县，其地即秦仲始所封。九域志：清水县在秦州九十里。宋白曰：长兴中，移清水县于上邽镇。九域志

之清水，长兴所移也。诏以本州未复，权隶凤翔。

（卷二四八·页三二下 八〇三六—八〇三七）

吐蕃论恐热遣其将莽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卷二四八·页三三上 八〇三七）

大中三年（己巳、八四九）

二月，吐蕃论恐热军于河州，尚婢婢军于河源军。河源军在鄯州东。宋白曰：

河源军置在湟（湟）州东西，本赵充国亭墩也。婢婢诸将欲击恐热，婢婢曰：「不可。我军

骤胜而轻敌，彼穷困而致死，战必不利。」诸将不从。婢婢知其必败，据河

桥以待之。诸将果败，婢婢收余众，焚桥，归鄯州。据河桥，则兵败而退者有归路。败

兵既渡，焚桥阻河，则可以截论恐热之追掩。史言尚婢婢善兵。

〔卷二四八·页三三上 八〇三七〕

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高宗时，吐谷浑为吐蕃所逼，徙于鄯州，

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之境。咸亨三年，以灵州故鸣沙县地置安乐州以居之。安、史之乱，吐蕃取安乐州，吐谷浑

又徙朔方、河东之境。原州界有石门、驛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七关。考异曰：实录：「泾原节度

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杀东道节度使，奉表以三州、七关来降。」献祖纪年录亦云「杀东道节度使，奉表。」

按补国史叙论恐热事甚详。至五年五月始来降，此际未降也。又不云杀东道节度使。且恐热若以三州、七关来降，

朝廷必官赏之，何故但赏边将而不及恐热？盖三州、七关，以吐蕃国乱，自来降唐，朝廷遣诸道应接抚纳之，非

恐热帅以来。实录误耳。

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

武皆出兵应接。

〔卷二四八·页三三下 八〇三七—八〇三八〕

〔六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原州本治高平，安、史乱后没于吐蕃。及石门、驛

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六关。秋，七月，丁巳，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长乐

州。〔长乐〕当作「安乐」。宋白曰：安乐州置于灵州鸣沙县。甲子，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

萧关县，旧志，属原州。甲戌，凤翔节度使李珣取秦州。凡取，言易也。秦州本治上邽。宋白曰：

时治成纪，在旧州南一百里。

诏邠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

（卷二四八·页三五上 八〇三九）

八月，乙酉，改长乐州为威州。

宋白曰：灵州鸡沙县本汉富平县地，后周立会州，隋立环州，

以大河环曲为名。唐神龙中，默啜寇掠，移县于度丰安城，咸通三年归复，以旧县基置安乐州，大中三年，改为

威州。

（卷二四八·页三五上 八〇三九）

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

考异曰：实录云数千人，今从旧传。

己丑，上御延喜门楼

见之，

延喜门在皇城东北角。

六典：皇城东面二门，北曰延喜，南曰景风。

延喜门则承天门外横街，东直通化

门，欢呼舞跃，解胡服，袞冠带，观者皆呼万岁。

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

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十处，三州、七关也。

四道

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

四道，泾原、邠宁、灵武、凤翔。宋白曰：史臣

曰：营田之名，盖缘边多隙地，蕃兵镇戍，课其播殖，以助军须，谓之屯田。其后中原兵兴，民户减耗，野多闲

田，而治财赋者如沿边例开置，名曰营田。行之岁久，不以兵，乃招致农民强户，谓之营田户。复有主务败阙犯

法之家，没纳田宅，亦系于此。自此诸道皆有营田务。

温池盐利可贍边陲，委度支制置。神龙元

年，置温池县，属灵州，是年度属威州，县有盐池。其三州、七关镇戍之卒，皆倍给衣粮，

言衣粮倍于其他戍卒。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栅，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子弟通

传家信，关镇毋得留难。其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

广德以来，西羌内侵山南巡内，阶、成陷没。文州移治剑南，西山诸州亦多有没于吐蕃者。按阶州时为武州。宋

白曰：阶州，汉武都之地，后魏平武都，筑城于仙谿山，置武都镇，西魏始置武州。大历初，与秦州俱没于吐蕃，

大中三年收复，复立武州，景历元年改阶州。

（卷二四八·页三五上 八〇三九—八〇四〇）

冬，十月，收备边库为延资库。备边库初置见上武宗会昌五年。

西川节度使杜棕奏取维州。

（卷二四八·页三六上 八〇四〇）

闰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复河、湟，请上尊号，上曰：「宪宗常有志

复河、湟，见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五年。以中原方用兵，谓方用兵于两河也。未遂而崩，今乃

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庙尊谥，以昭功烈。」

（卷二四八·页三六上 八〇四〇）

甲戌，追上顺宗谥曰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谥曰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仍改题神主。自天宝已来，加上诸帝谥号，陵中玉册及神主未尝改题。

（卷二四八·页三六下 八〇四二）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取扶州。

刘昫曰：扶州，治同昌县，历代吐谷浑所据。西魏逐吐谷

浑，于此置邓州及邓宁郡，盖以平定邓至羌为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县，在长安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广德后没于吐蕃。

（卷二四八·页三六下 八〇四二）

大中四年（庚午，八五〇）

〔九月〕吐蕃论恐热遣僧莽罗藺真将兵于鸡项关南造桥，以击尚婢婢军

于白土岭。

水经注：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凤林县西。以此推之，

鸡项关亦在河州界。

婢婢遣其将尚铎罗榻藏将兵据临蕃军以拒之，不利，复遣磨离

黑子、烛卢巩力将兵据螯牛峡以拒之。

螯，力之翻。

巩力请「按兵拒险，勿与战，

以奇兵绝其粮道，使进不得战，退不得还，不过旬月，其众必溃。」黑子不从。

巩力曰：「吾宁为不用之人，不为败军之将。」称疾，归鄯州。黑子逆战，

败死。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宋

白曰：甘州，西南至肃州福祿县界赤柳涧三百三十里。肃州，南至吐蕃界四百里。恐热闻婢婢弃鄯州，

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宋白曰：瓜州，东南至肃州界三百四十里。闻怀光守鄯州，

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宋白曰：鄯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东南至河州凤林县二百八十里。杀

其丁壮，剽刖其羸老，剽，鱼气翻。刖，鱼决翻。及妇人，以槩贯婴儿为戏，焚其室

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卷二四九·页二上 八〇四三—八〇四四）

大中五年（辛未，八五一）

春，正〔章〕十二行本「正」作「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

降。沙州，东南至长安三千八百五十九里。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

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躁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

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考异曰：补国史作「议潮」。今从实录、新、旧纪、传。以义潮为沙

州防御使。

（卷二四九·页二下 八〇四四）

置归义
狄道县五
十六里
百八十里
遣其兄
张
居（竟）
入朝于
谁敢不
骄倨，
常日胡
讨击使。

及新纪在十月。按实录：「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杀沙州刺史张义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闾英达等杀使上衣，请以沙州降。十月，义潮遣兄义泽以本道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十一月，建沙州为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观察、营田、处置等使。」新纪：「五年，十月，沙州人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新传：「三州、七关降之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十一州地图以献，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参考诸书，盖二月义潮使者始以得沙州来告，除防御使，十月又遣义泽以十一州图籍来上，除节度使也。今从实录。新传云三州降之明年，误也。十一州观察使；又以义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按新传：「官志：节度使有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判官、支使等；其兼都督、都护，则有长史。」

（卷二四九·页七下 八〇四八—八〇四九）

大中七年（癸酉，八五三）

〔十二月〕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万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酤，王护翻。考异曰：续皇王宝运录具载是岁度支收支之数，舛错不可晓，今特存其可晓者。温公拳拳于史之阙文，盖其所重者，制国用也。

（卷二四九·页十一上 八〇五三）

大中九年（乙亥、八五五）

三月，诏邠宁节度使毕诚还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项未平，移邠宁军于宁州，事见上卷三年。至是，南山、平夏（章十二行本「夏」下有「党项」二字。）皆安，威、盐、武三州军食足，五年，以原州之萧关置武州。故令还理所。理所，犹言治所。邠宁军

本理邠州，北至宁州一百二十五里。

（卷二四九·页十四上 八〇五六）

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前为泾原节度使，擅用官钱二百万缗，事觉，季荣请以家财偿之。上以季荣有开河、湟功，季荣有功见上卷三年。许之。给事中封还敕书，唐制：凡诏敕有不便者，给事中涂窜而奏还之，谓之涂归。谏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

贬季荣夔州长史。夔州，京师南二千二百四十三里。

（卷二四九·页十六上 八〇五八）

大中十一年（丁丑、八五七）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承勋，光弼之孙也。勋，与勳同。先是，吐蕃酋长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拜武卫将军；承勋

利其羊马之富，诱之入凤林关，

河州凤林县北有凤林关。

凤林，汉之白石县地，天宝元年以美名县。

居秦州之西。承勋与诸将谋执延心，诬云谋叛，尽掠其财，徙其众于荒远；

延心知之，因承勋军宴，坐中谓承勋曰：

宴于军中曰军宴。坐，徂卧翻。

「河、渭二州，

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

三川，平凉川、蔚茹川、落门川也。

吐蕃皆远遁

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

延心欲入见天子，请尽帅部众分徙内

地，为唐百姓，使西边永无扬尘之警，其功亦不愧于张义潮矣。」

张义潮以沙，瓜

等州归唐。

承勋欲自有其功，犹豫未许，延心复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内徙，

但惜秦州无所复恃耳。」承勋与诸将相顾默然。

明日，诸将言于承勋曰：「明

公首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

使府，谓秦、成防御使府。

将士无战守之劳，

有耕市之利，

耕，谓营田之利。市，谓互市之利。

若从延心之谋，则西陲无事，朝廷必罢

使府，省戍兵，还以秦州隶凤翔，吾属无所复望矣。」承勋以为然，即奏延心

为河、渭都游弈使，使统其众居之。

史言唐之边镇，自将帅至于偏裨，详于身谋，略于国事，故

夷人窥见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谋。

考异曰：此事出补国史。

按张义潮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间。今延心复以

河、渭降者，又潮所帅者汉民，延心所帅者蕃族也。

又补国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

新传但云张义潮降，其后河、渭

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湟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風林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游弈使。按旧傳，高駢懿宗時始為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从補國史。因承勛移鎮泾原，并延心事置于此。

（卷二四九·頁二一下 八〇六四—八〇六五）

懿宗

咸通元年（庚辰，八六〇）

〔四月〕……官軍少騎卒，〔王〕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余人。凡吐蕃、回鶻之配衆

浙東觀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

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無善狀也。困餒甚，餒，與餒同。式

既犒飲，又賜其父母妻子，皆泣拜灌呼，灌，與噴同。愿效死，悉以為騎卒，使

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龍陂，

漢潁川郡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群牧管龍陂牧。于是騎兵足

矣。……

(卷二五〇·页六上 八〇八四)

〔按：〕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裘甫起事于浙东。咸通元年二月，以王式为浙东观察使，讨之。〕

咸通三年 (壬午，八六二)

是岁，唃末始入贡。唃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卷二五〇·页二三上 八一〇二—八一〇三)

咸通四年 (癸未，八六三)

〔正月〕上游宴无节，左拾遗刘蛻上疏曰：蛻，输芮翻。〔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西凉，即凉州。盖此时谋进筑也。〕南蛮侵軼，軼，徒结翻，突也。干戈悉在于道途。旬月以来，不为无事。陛下不形忧闵以示远近，则何以责其死力！望节娱乐，以待远人又安，未晚。〕言待远人又安之后，然后娱乐，尚未为晚。弗听。

(卷二五〇·页二三下 八一〇三)

三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

（卷二五〇·页二四上 八一〇四）

咸通七年（丙戌，八六六）

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

等城。北庭，本贞观所置之庭州，长安二年，置北庭都护府，西七百里，有清海镇，又西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

轮台县。「回鹘固俊」，新书及考异正文皆作「仆固俊」。考异曰：实录：「义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汉皆归伏，并

表贺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传曰：「七年，俊击取西州，收诸部。」按大中五年，义潮以十一州图籍来上，西州

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盖当时虽得其图籍，其地犹为吐蕃所据耳。

论恐热寓居廓州，纠合旁侧诸部，欲为边患，皆不从，所向尽为仇敌，无

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怀光于鄯州，怀光引兵击破之。宋白曰：鄯州南至廓州一百八十里。

考异曰：实录：「义潮又奏鄯州城使张季颐押领拓跋怀光下使送到尚恐热将，并随身器甲等，并以进奉。」新吐蕃

传曰：「鄯州城使张季颐与尚恐热战，破之，收器铠以献。」今从补国史、实录。

（卷二五〇·页三二上 八一二三）

闰三月，吐蕃寇邠宁，节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卷二五〇·页三三上 八一四)

〔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乞离胡事，始见二百四十六卷武宗会昌二年。

(卷二五〇·页三四上 八一五)

咸通八年 (丁亥、八六七)

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入朝，宣宗大中五年，张义潮以沙州降，寻授以归义节，至是入朝。以为右神武统军，命其族子惟深守归义。

(卷二五〇·页三六二 八一七)

咸通十一年 (庚寅、八七〇)

〔二月〕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既而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又，东蛮苴那时、勿邓、梦冲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事见二百三十三卷懿宗兴元五年。其后边吏遇之无状，东蛮怨唐深，自附于南诏，每从南诏入寇，为之尽力，得唐人，皆虐杀之。……

(卷二五二·页四下 八一五六)

咸通十三年（壬辰、八七二）

八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薨，沙州长史曹义金代领军府；制以义金为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自唐末迄于宋朝，河、湟之地遂悉为戎，中国不能复取。

（卷二五二·页十二上 八一六四）

咸通十四年（癸巳、八七三）

五月，丁亥，以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中书令。

考异曰：锦里耆旧传：「十二年八月，路公

用边威，郭筹策，奏于邛州置定边军节度使，复制扼大渡河，修邛崃关南路，米点檀丁子弟，教之斫刺刀，补义军将，主管教练兵士。」新传：「岩至西川，承蛮盗边后，岩力拊循，置定边军于邛州，扼大渡，治故关，取檀丁子弟教击刺，补屯籍，由是西山八国来朝；以劳，迁兼中书令。」按置定边军乃李师望，耆旧传、新传皆误也。

（卷二五二·页十三上 八一六五—八一六六）

僖宗

乾符元年（甲午、八七四）

〔十二月〕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唃末所破，唃末者，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田牧，及论恐热乱，无所归，失相啖合数千人，以唃末自号，居甘、肅、河、沙、瓜、渭、岷、廓、叠，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

（卷二五二·页二十下 八一七四）

乾符二年（乙未、八七五）

〔二月〕去岁，感化军发兵诣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章：主行本「援」下有「未至成都」四字。）蛮退，遣还；至凤翔，不肯诣灵武，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擒唱帅者胡雄等八人，斩之，内养，亦宦者也。众然后定。

（卷二五二·页二四上 八一七七）

中和元年（辛丑、八八一）

〔七月〕论安自百井擅还，郑从说不解鞞衫，斩之，灭其族。鞞与鞞同。考异曰：唐末见闻录：「六月三十日，沙陀收却忻、代州，使司差教练使论安、军使王蟾、高弁、回鹘、吐蕃等军于百

井下寨守御。当月内，论安等拔寨，却回到府。」按当月内，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尔许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饭大将等，于坐上把起论安，不脱靴，于毡场内处置，族灭其家。又差都头温汉臣将兵依前于百井下寨。当月内，契苾尚书领兵马却归振武。」今从之。更遣都头温汉臣将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还振武。

（卷二五四·页十九下 八二五三十八二五四）

昭宗

大顺元年（庚戌、八九〇）

〔九月〕李匡威攻蔚州，虏其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引吐蕃、黠戛斯众数万攻遮虏军，〔意：十二行本「平」作「平」，〕杀其军使刘胡子。克用遣其将李存信击之，不胜；更命李嗣源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军继其后，匡威、铎皆败走。考异曰：太祖纪年录：「是月，幽帅李匡威会赫连铎，引吐蕃、黠戛斯之众十万寇我北鄙，攻遮虏军，太祖御亲军出塞，营于浑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与贼战于乐安镇，贼军大败，遁走。」旧纪：「九月，幽州、云州蕃、汉兵三万攻雁门，太原府将李存信、薛阿檀击败之。」实录：「闰月，甲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

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败。赫连铎引吐蕃，黠戛斯之众攻遮虏军，克用营浑河川，战于乐安镇，破之，铎乃退军。」此盖约奏到日，唐末见闻录：「十一月十五日，发往向北打鹿，有使报称幽州李匡威收却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旋发诸州兵士至军前。二十九日，大捷，有傍晚告杀燕军三万余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资榜到，杀得退浑一千帐。」二十九日下复云十九日，亦误，今但系此月，不书日。获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新志：河东道有武州，领文德县，阙其建置之年。及铎之婿，俘斩万计。……

(卷二五八·页十九下 八四〇四—八四〇五)

乾宁二年 (乙卯、八九五)

〔十二月〕……河西州县多为〔李〕茂贞所据，河西，渭凉、瓜、沙、肃诸州。以其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

(卷二六〇·页十九下 八四八一)

乾宁四年 (丁巳、八九七)

春，正月，甲申，……〔韩〕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暂出江南，遽谋不轨。事见肃宗纪至德元载，二载。代宗时吐蕃入寇，光启中朱玫乱常，皆援立宗支，以系人望。渭吐蕃立广武王承宏，朱玫立襄王温也，事各见前纪。按，于元翮，今诸王銜命四方者，

乞皆召还。」指言延王戒丕等。……

（卷二六一·页二上 八四九七—八四九八）

天复三年（癸亥，九〇三）

〔四月〕王建出兵攻秦、陇，乘李茂贞之弱也；遣判官韦庄入贡，亦修好于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报聘，建与之宴。殷言：「蜀甲兵诚多，但乏马耳。」建作色曰：「当道江山险阻，骑兵无所施；然马亦不乏，押牙少留，当共阅之。」乃集诸州马，大阅于星宿山，官马八千，私马四千，部队甚整。殷叹服。王建以多马倚王殷，殷遂叹服，非游说者也。宿，音秀。建本骑将，王建从杨复光起许州，及扈从昭宗，皆为骑将。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州市胡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史言蜀中互市，可以得西蕃之马。然王建取兴元而得骑五千，则东，西川之马亦必多，此一万二千之数，盖集成都近州耳。

（卷二六四·页六下 八六〇七—八六〇八）

昭宣帝

天祐三年（丙寅，九〇六）

春，正月，壬戌，灵武节度使韩逊奏吐蕃七千余骑营于宗高谷，将击唃末及取凉州。

赵珣聚米图经曰：灵武自贺兰山路过，西至凉州九百里。

（卷二六五·页八下 八六五六）

后梁纪

太祖

乾化元年（辛未，九一二）

〔十一月〕庚寅，保塞节度使高万兴奏遣都指挥使高万金将兵攻盐州，

刺史高行存降。考异曰：实录：「开平二年六月丁未，灵武韩逊奏收复盐州，擒伪刺史李继直已下六十二人。」

至此年降高行存下云：「盐州与吐蕃党项犬牙相接，为二境咽喉之地；又乌池盐醴之利，戎羌意未尝息。

唐建中初为吐蕃所陷，砥其墙而去，由是银、夏、宁、延泊于灵武，岁以河南、山东、淮南、青、徐、江、浙等道

兵士不啻四万分护其地，谓之防秋。贞元九年，朝政稍暇，乃命副元帅浑瑊总兵三万复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虏

尘乃息，边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复失之。今才动偏师，遽收襟要，国之右臂，疮痍其息哉！」李茂贞养子多连「继」

字，[开平]三年所收，似属凤翔。今又收复，云「唐革命失之」，前后必一误，或者开平既得又失之也。

（卷二六八·页八下 八七四八）

乾化二年（壬申、九一二）

〔四月〕维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塞军使赵綽讨平之。

（卷二六八·页十六上 八七五六）

后唐纪

庄宗

同光二年（甲申、九二四）

〔五月〕乙丑，以权知归义留后曹义金为节度使。时瓜、沙与吐蕃杂居，

义金遣使间道入贡，故命之。唐懿宗咸通八年，张义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归义。十三年，惟深卒，

以义金权知留后。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盖曹义金亦已老矣。

（卷二七三·页十一下 八九二二）

同光三年（乙酉，九二五）

〔十月〕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谋掩击唐军。欲自秦州掩击唐军之后。

重霸曰：「击之不胜，则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万，天下险固，唐兵虽勇，安能直度剑门邪！然公受国恩，闻难不可不赴，愿与公俱西。」言自秦州西赴成都。

休素亲信之，以为然。重霸请赂羌人买文，扶州路以归；承休从之，使重霸将龙武军及所募兵万二千人以从。将行，州人餞于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于马前曰：「国家竭力以得秦、陇，蜀得秦、陇，见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贞明元年。若从开府还朝，谁当守之！开府行矣，重霸请为公留守。」蜀盖加王承休开府仪同三司，故称之。承休业已上道，无如之何，遂与招讨副使王宗泐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战且行，士卒冻馁，比至茂州，余众二千而已。此自秦州取道文、扶，循山至茂州也，为王承休、宗泐为魏王继岌所诛张本。

（卷二七三·页三十上 八九四一）

〔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泐至成都，十月自秦州上道，为始至成都。魏王继岌诘之曰：「居大镇，拥强兵，何以不拒战？」对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则何

以不降？」对曰：「王师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几人？」对曰：「万二千人。」曰：「今归者几人？」对曰：「三千人。」曰：「可以偿万人之死矣。」皆斩之，并其子。

（卷二七四·页六下 八九四八——八九四九）

明宗

天成四年（己丑、九二九）

〔十月〕戊戌，以〔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

唐之盛时，河西节度使治凉州，与朔方、陇西并为缘边大镇；肃、代以后沦陷，宣宗大中间收复，然隔以吐蕃、党项，朝廷悬属而已。至于唐末，以朔方兼节度河西，然亦声势不接。赵珣聚米图经：灵州西至凉州九百里。……

（卷二七六·页二五下 九〇三三）

〔十一月〕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击走之；至青刚峡，自方渠

秦驼路出青刚峡，过旱海至灵州。赵珣聚米图经曰：环州洪德寨归德、青刚两川，归德川在洪德东透入盐州，青刚川在洪德西北，本灵州大路，自此过美利寨入蒲洛河，至耀德清边镇入灵州。自过美利寨后渐入平夏，经旱海中，

难得水泉。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皆不觉唐兵至，福遣卫审峰掩击，大破之，杀获殆尽。由是威声大振，遂进至灵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卷二七六·页二七下 九〇三五）

长兴四年（癸巳，九三三）

〔二月〕凉州大将拓跋承谦及耆老上表，请以权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

上问使者：「超为何人？」对曰：「张义潮在河西，张义潮以河西来归，事始二百四十九卷唐

宣宗大中五年。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凉州，自黄巢之乱，凉州为党项所隔，郛人稍稍物故皆尽，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孙也。」

（卷二七八·页八上 九〇八二）

〔十一月〕庚辰，……置保顺军于洮州，领洮、鄯等州。自唐肃代以来，

洮、鄯没于吐蕃，是时必有西戎首领来归附，故置节镇以宠授之。

（卷二七八·页十七上 九〇九二）

后晋纪

齐王

开运三年（丙午，九四六）

〔六月〕初，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武，得羌、胡心，市马期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镇邠州及陕州，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河阳节度使。晖知朝廷之意，悔离灵武，乃厚事冯玉、李彦韬，求复镇灵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扰，丙寅，复以晖为朔方节度使，将关西兵击羌、胡；以威州刺史药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威州，唐之安乐州也。中世没于吐蕃，大中三年收复，更名威州。梁、唐弃之，晋复置。后周改为环州，以大河环曲为名，亦唐初之旧州名也。赵珣聚米图经：灵州南至环州五百里。按薛史，天福四年五月敕，灵州方渠镇宜升为威州，割宁州木波、马岭二县隶之；后周改为环州，显德四年，降为通远军。

（卷二八五·页九下）

九三〇四—九三〇五）

后周纪

太祖

广顺元年（辛亥、九五二）

〔十月〕王峻有故人曰申师厚，尝为兖州牙将，失职饥寒，望峻马拜谒于道。会凉州留后折逋嘉施上表请帅于朝廷，折逋，羌族也，因以为姓。帝以绝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愿行者，率府，谓东宫十率府也。月余，无人应募，峻荐师厚于帝，丁巳，以师厚为河西节度使。

（卷二九〇·页十七上 九四六七）

显德元年（甲寅、九五四）

〔六月〕河西节度使申师厚不俟诏，擅弃镇入朝，太祖广顺元年，申师厚镇河西，事见二百九十卷。署其子为留后；秋，七月，癸酉朔，责授率府副率。唐制，东宫十率府，皆百副率，其后遂以为冗散之官。中师厚以藩府失职牙将而得节，弃镇擅归，虽加责授，犹胜故吾。

（卷二九二·页四上 九五一七）